

漢 聲

黃帝紀元三千九百四十六年六月朔日發行

[本報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華里昌明公司

[各發行所]

橫濱 山下町二百四十番慶振華
武昌 中東書社
上海 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
四馬路開明書店
四馬路望平街中外日報館
四馬路作新社
棋盤街商務印書局
棋盤街新中國圖書社
四馬路望平街啓文社
無錫 務實學堂帳房
南京 夫子廟明達書莊
東單牌樓啓新書局
江西 南昌派報處
湖北 朱復成
湖北 文明書室
廣東 衣上街廣開報社
武昌 青石橋總派報處

湖北 謙吉士莊
宜昌 南正街令原畫室
四川 成都紗帽街少年學社
北京 公慎書局
天津 李茂林
山西 太原武備學堂毛昌年先生
湖南 礦務總局
寧波 文明書社
杭州 白話報館
北京 有正書局
平湖 文海閣
洋涇鎮 兩宜齋
直隸 官書局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傅崇渠君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吳達權君
四川 成都學道街徐伯庚君

第七百八十八冊

漢聲

即湖北與中學生界第七期

漢 聲

黃帝紀元三千九百四十六年六月朔日發行

[本報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華里昌明公司

[各發行所]

橫濱 山下町二百四十番慶振華
武昌 中東書社
上海 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
四馬路開明書店
四馬路望平街中外日報館
四馬路作新社
棋盤街商務印書局
棋盤街新中國圖書社
四馬路望平街啓文社
無錫 務實學堂帳房
南京 夫子廟明達書莊
東單牌樓啓新書局
江西 南昌派報處
湖北 朱復成
湖北 文明書室
廣東 衣上街廣開報社
武昌 青石橋總派報處

湖北 謙吉士莊
宜昌 南正街令原畫室
四川 成都紗帽街少年學社
北京 公慎書局
天津 李茂林
山西 太原武備學堂毛昌年先生
湖南 礦務總局
寧波 文明書社
杭州 白話報館
北京 有正書局
平湖 文海閣
洋涇鎮 兩宜齋
直隸 官書局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傅崇渠君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吳達權君
四川 成都學道街徐伯庚君

第七百八十八冊

漢聲

即湖北與中學生界第七期

晴
二
雲
上
子
午
時
分

行發日期月六年四十九百三千四元紀帝黃

告廣別特社本

一本雜誌延擱至今深負海內外閱者雅望歎仄無地此段務以次續成不誤尊覽

二本雜誌在日本以橫濱山下町二百四十番慶振華爲總經售處在東京比可與留在中團以上海四馬路東華里昌明公司爲總發行所凡內地分派本雜誌各處論於該處直接

三代派各處及定覽諸君辱承厚愛曠諸年餘無任感荷所有各項帳目其有寄上本雜誌第六期尚未寄資來者恕不續寄閱以前數期仍作零售數計算所望代辦及定覽諸君速將全價交總發行所以資用轉

上海湖北遊學生招待所簡略章程

本所專招待過滬之湖北東西洋遊學生故名曰湖北遊學生招待所
本所暫設在老北門外城河濱法工部局間壁六十九號洋房尙嫌狹小俟經費充足再行擴
充
本所預備火食茶水一切除官費學生動輒數十人本所尙不能容外其餘若自費學生恒在
十數人之間者可徑至本所居住
官費學生除人衆不能在本所居住一節外其餘若換不購票製衣等事苟有用於本所者本
所仍一律効勞
本所未設立以前同鄉早公託馬君剛侯經理招待事宜今設立本所大綱仍記馬君經理至
奇零事件馬君已另託一熱心妥善人常居所內經理
凡居本所者每日納火食燈油茶水費二百文如有僅在所內居住而就食於外者則每日僅
納燈油茶水費五十文此條另有細則
本所現因經費不足力難普及故招待事暫限於遊學界中人一俟經費足以擴充即除此限

漢叢第八期合冊目錄

●論說

◎論中國合羣當自自治始

●軍事

◎軍隊之精神

●歷史傳記

◎非立賓亡國慘狀紀略

◎亞米利加之大英雄哈密頓傳

●史學

◎史學之根本條件

●實業農學

◎論中國迄日有農業無農學

●實業商學

◎國際商業政策

●經濟

◎普通經濟學

●理科

◎物理學

●算學

◎新算學

●詞藪

◎楚風集

●政治小說

(0883)

(0882)

◎(記事) 燕子窩
◎(傳奇) 陸沈痛

●雜俎
●外事

◎日俄之戰爭如何

附錄

荊州同鄉追悼朱君蘭陔文

荊州同鄉追悼朱君蘭陔哀辭

論說

論中國合羣當自地方自治始

吾曠觀世界之歷史。吾嘗不解以最大統一之國。往往與外來之一種族。一部落。相遇。任其侵略。吞并。俯首聽命。而不敢抗。嗚呼。吾今思之。吾知其由結合之羣小。則其團結之力。堅結合之羣大。則其團結之力。薄。知有大羣。而不知有小羣。此古大國之所以劣。敗也。而反觀今日之強國。則世界之無數種族。無數部落。莫不服從於最大主權之下。而任彼制其生命。此又何故哉。嗚呼。吾今思之。吾知其由一團結之結合。則其團結之力。弱。數團結之結合。則其團結之力。充。由小羣而進為大羣。此今強國之所以優勝也。比例而觀。則中國之所以致弱。與今日之所以圖強。可以知其道矣。是道也。何道也。亦曰。各郡各省之自治。而自合其羣而已矣。合羣之義。今中國稍有智識者。類能言之。問有能實行合羣之事者乎。無有也。問有能確知合羣之道者。

(0885)

告表	價	廣定	一月每			回行發日			本														
			報			定			價														
			冊			日			發														
			全			大			寄														
			年			洋			費														
凡欲惠登廣告務於本報發行前五日交到價須先惠長期酌減	五	圓	三	圓	二	頁	半	頁	一行	四號十七	字起碼	角											
													冊	元	角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每冊			每冊														
大洋二元			大洋一元一角			大洋二角			大洋二角														
寄費視路遠近照加			閏月視零冊照加			寄費視路遠近照加			閏月視零冊照加														

(0884)

編輯者 寶 燕 石
印刷者 藤 本 兼 吉
印刷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日本東京神田區河原町本町十八番地
出版所 漢聲雜誌社
中國上海四馬路東華里
總發行所 昌明公司

論說
二
序無有也。即或有一二英豪之士大聲疾呼奔走相告其所組織未必無一二之成立。然既無天然之感情復無地勢之根據。不過暫時之契機。相激發耳。一旦有外界之干涉。內部之競爭。其勢必至立敗。即或不然。而散處各地。聲氣難通。事或苟安。熱度漸減。不久亦必歸于自潰。可斷言也。夫謀一國之獨立。以禦外侮。猶築堤坊也。合一國之人民。以對外族。猶聚亂河也。必也相其地形。審其土性。層累而積之。因勢而用之。而後其成功易。而堤坊固。否則東置一匱。土西聚一堆。沙不旋踵而已。隨流而去矣。由此而言。則苟有各地之自治。何患舉國之不治。苟有各地之合羣。何患舉國之不群。非爾者。今日集一會。明日結一黨。東扶西倒。此與彼仆。吾未見其能濟也。吾中國之言合羣。亦已數年于茲矣。而未聞謀及于此者。何也。

今之主平權派者。動曰人權者天授者也。人人有自由之權。而後人人能自立。人人知自由之道。而後人人知自治。中國素不知人權之說是其弱之總因也。故欲救中國。當自平權始。嗚呼。此所謂最良最美之主義。而吾所日夜夢想者也。然施於不能真自治。真自立之國民。其弊實不可勝言。何也。人權之授出於天。而人權之立則在

(0886)

於人人權之資格。存於己。而人權之效果。則成於羣。不能保羣之自由。則不待他族之侵奪。而同胞之自相侵。自相奪。已無有已時。而個人之自由。更於何有。知有一己之自由。而不知有全體之自由。則洵自由之大蠹也。觀吾中國全體之外形。誠所謂極不自由者。而自箇人之則。實深受自由之弊。今不先汲汲于地方之共同生活。共同扶助。以務進其羣。於自由之道。而遽欲以平權之說。鼓動人心。則人々但知以私權。私利。小故。末節。斤斤然擴充一己之自由。極其弊。必至有不法行為。而可籍口曰。此我之自由。人有以道義相規者。亦可藉口曰。不得干我之自由。由此誠自速其國之亡者也。夫一羣之自由。原為箇人自由之積實。世界之公理。然未能深知自由之道。而遽欲行于野蠻自由習慣之國。此大不可也。且自由之極。即專制之漸。人々吾自由。則必人々思侵人之自由。有強者起。則一羣之自由。盡為所奪。取吾中國羣政之專權。實原于戰國時之過于自由。法國拿破崙破命之專權。亦實因于第一次革命後之偏于自由。也。吾國民果真愛自由乎。其學美洲。合衆國。各州自治之自由。可也。其學歐洲。英吉利。鄉邑自治之自由。亦可也。

(0887)

論說
四
試推中國不可不始於地方自治之故。厥有二端。一曰。原於地理。一曰。原於人情。所謂原於地理者。何也。或曰。歐洲山河破碎。宜于分立。中國則平野寥濶。自成一統。一之區域。故於分治不宜。此似是而實非者也。何也。中國雖區域之統一。而天然之界限。終不能除。惟平野之寥濶。而人民之感情。遂至薄弱。此自古已然者也。然以地勢言之。東有開海之阻。西有重嶺之險。北有黃河之限。南有珠江之隔。浩々千萬里。音問難通。莽々數平原。肥瘠漠視。即今鐵道日盛。而所聯絡者。不過數通商之市場。航路日興。而所交通者。亦不過揚子江之流域。其所不及者。正多也。至以人羣區別之。西北有高原之民。東南有沿海之民。中原有平野及瀕江瀕河之民。風俗言語。迴不能通。各守其鄉。始如異國。杜若鎖關。時代以專制之政體。強而合之。但求同服。從于一主權之下。而人民之渙散。可以不問。人民亦但知服從于一主權之下。而社會之關係。從無所知。故一有他族入其國。而奪其主權。則舉國之民。即為所屬。未聞有一小羣能獨立。而與之抗者。非無地方自治。以至此哉。今則非朝廷之問題。而國家之問題也。欲結舉國之團體。合四萬々人之精神。以抵抗外族。而漫曰。統一統

(0888)

一誠大言。而無當也。夫大團體者。乃積小團體而成。土地雖廣。由近及遠。其合自易也。人民雖多。由寡及衆。其集無難也。試觀吾中國之大勢。黃河以北。長城以內。土地之高下。相若。人民之性情。相若。實天然自治之區域也。河以南。揚子江以北。一大平原。為各國競爭之中心。點實吾國自治之中心點也。江以南。東至于海南。盡于邊疆。其間雖風俗習尚。亦各相異。而其壤地。接交通。便可為南部之自治區域也。川陝連為高原。共同自治。則又可自為一部也。由此而聯為一最大之團體。而後其地方之根基。固而後其國家之根基。固而後不至以一部之破壞。而累及全體之破壞。而後者以一部之安寧。而保全體之安寧。其勢至便。其成功亦至速也。此猶自大勢言之。也。細而別之。則一鄉之人民。其密切之關係。必親于一邑。其自治必易于。一邑一邑之人民。其密切之關係。必親于一郡。其自治必易于。一郡推之。而一省而數省。而全國。庶幾可得完全自治之團體。亦庶幾可為永久不破之團體。孟子曰。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然則謀國者。詎可不知其本哉。

所謂原於人情者。何也。保守之念。重進取之念。輕此吾國人之特性也。愛身家之念。

(0889)

厚愛國家之念。薄此吾國人之恆情也。每至河北。糜爛而江南之安堵。如常邊境。淪亡而內地之歡嬉。如故。同是國民。而胡為淡漠若此。此誠百思而不得其故者。然實不難解決也。吾國者最大土著之國也。分地而居。自食其力。耕田鑿井。長子育孫。或老死不相往來。是以各地之民情。日久而日離。四方之風。當日趨而日異。其地愈遠。則其所差愈甚。離鄉千里。即生異地之悲。遠遊三日。輒動思家之感。欲一旦強而羣之。庸可得乎。夫人類者。乃最能羣之動物。非吾國人而獨不然也。家者。即一鄉中之小團體。即一國中之小團體也。吾國民非最富於愛家愛鄉之心者哉。惟不知有其一。一鄉以外之關係。故其愛情。不出於家與鄉耳。然吾國土地之範圍。若是其廣。而人民愛情之範圍。何以若是其狹也。蓋祇知有天然之相合。而不知有人群自治之道也。使一家一鄉。真能自治。則必知非郡縣之安全。不能保家鄉之安全。自移愛家鄉之心。而愛郡縣矣。使一鄉一縣。真能自治。則必知非國家之安全。不能保郡縣之安全。自分愛郡縣之心。而愛國家矣。夫人愛家鄉之心。亦非生而有也。日處於家鄉之中。互相保護。互相補助。知恃一己不能生活。而後其相愛之情。日深而團

(0890)

結之力。日固擴而充之。則一國之團體。豈外是哉。彼歐美日本之人。最以愛國心自詡者也。試登其堂。家人嬉々然。入其境。人民融々然。觀其一學校。一會社。無不有國家之規模。則其愛國心之由來。從可知矣。且欲吾國人之知公德公益。必先改良法律。而地方自治。則商民諸法。必不能直接而周知。其慣習。但以少數人之意見。擅定之。則與舊時之法律。無異也。而欲吾國人之有同德同心。不可不設立議院。而地方自治。則代議之士。必無定見。而代表其同情。但以一己之主義。強合之。則與今日之官吏。何殊也。而其餘之關於兵政。關於財政。關於教育。關於路礦。諸問題。何一不當自地方始。耶。嗚呼。如有真愛國者。固可不察國內之人情。而冒昧從事者哉。

(0891)

也。吾亦非薄吾國民之團結力也。然邊類合四萬萬。不知國家。絕無感情之人。以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必不可得也。且國家者。必合人民土地而成。而國家之團體。亦豈有僅恃人民。而可無土地者。何者。人民者。團體之質點。而土地者。團體之基礎也。譬之植物。必據有一定之土地。且必得土地之堅固。而後能上收酸素。下吸溶液。以滋生其枝葉。叢出。其莖幹。而後成爲絕大之茂林。至如萍浮水面。同類相集。未必不聚。處而成團。一遇狂風。疾雨。則即不能自主。而聽其飄散矣。不觀猶太之民乎。散居各國。人民亦爲不少。雖時有團結之心。而終不能實行。團結之事。以光復其祖國。無他。失土地之根據也。吾國土地。具在。非無自治之基礎。各省各部之界限。自存。非無自治之區域。古語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日求其毛。而忘其皮。此吾所大惑也。美利堅之獨立也。必先有十三州之自治。而後華盛頓得統而一之。以抗英德意志之再興也。必先有二十五邦之自治。而後俾思麥得連而合之以破法不爾者。吾恐雖有俾思麥之鐵血。華盛頓之堅忍。東奔西走。舌敝唇焦。而一無成立也。吾國民其思之。而重思之哉。

(0892)

軍事

軍隊之精神

吾讀西洋上古史。至斯巴達。而心醉。吾讀東洋近世史。至日本。而情痴。心醉者何。醉其國家。皆由軍人組織而成。而能遺傳數十斯巴達。於歐美之天地。區々萬餘人。至今不死。情痴者何。痴其身材。短小地薄。而溢而以大和魂三字。貫清於其全軀。遂敢與偉大充隆之中國。戰與鷹麟虎視之俄國。戰中國。而即據遼東。割臺灣。獲賠款二萬萬。戰俄國。砲火相交。未半。載海陸兩軍。倍彼漸成爲檻獸。噫。是果恃何道哉。吾心醉情痴於其軍隊。吾不能不心醉情痴於其精神。

(0893)

時不爲外人所燭。照此不問而知其爲無精神之軍隊也。蓋軍隊之於精神。猶魚之於水。人之於空氣。有之則活。無之則死。有之而後乃可以軍。其國無之則雖軍亦不軍。國亦不國矣。軍隊乎精神乎。吾欲振軍隊。吾不得不先振精神。

顧此精神之爲物。筆墨不能宣。口舌不能道。必其殷々懔懔。隱蓄於中。乃能洋洋溢々發洩於外。若影響不可捉。摩究其所附麗。以得見諸施行者。曰惟軍紀。

軍之有紀。猶國之有法。國中立法。自天子以至庶人。罔敢不守。軍中立一紀。自將帥以至士卒。靡敢不遵。孫武之斬吳姬也。先之以三令五申。武侯之斬馬謖也。出之以揮涕掩泣。非喬探造作。實律以軍紀之必當如是。蓋國有法。國以立。軍有紀。軍以成。容有國法稍寬於軍紀。未有軍紀較寬於國法者。雖然軍紀者。固軍人之所有事。但細究其理。決非粗暴酷虐者所能辨。亦非營和逐利者所能行。誠以軍紀之目的。在爲國家盡瘁。厥職爲社會犧牲其身。其對軍隊也。必躬行率先。無偏倚恩威兼濟。寬猛並施。親若父子。嚴若師弟。氣息時相連屬。億兆咸具一心。有事招之。來無事令之。即去。雨彈煙硝之場。刀鋸鼎鑊之地。爭相赴如適樂土。蓋實由其養於平日者。

(0894)

有道而必非臨時倉猝之所能觀成也。其道若何。曰秩序。曰服從。曰職守。

所謂秩序者何。限嚴軍人之階級。分明軍隊之順次也。上不敢虐下。下不敢犯上。故不敢欺新。新不敢凌故行則步武分明。止則氣象森然。待命令而後應。待報告而後請。禮式秩然。修理井然。無或倒顛。無或紊亂。蓋軍人之階級然也。

平時各中隊。依其號數編制。各守其定名。戰時各團隊。依其區分序列。各保其建制。若步若騎。若砲若工。若輜重。一經分畫。東西劃然。永盡任務。彼不得參于此。左不得混于右。如旅雁橫空。如游魚戲水。蓋軍隊之順次然也。

如是則軍人之階級。嚴軍隊之順次。明而全軍之心耳。目亦有所專注。在上者運用既易。得其緒在下者亦不至紛亂眩惑。於臨時此秩序所以爲軍紀之一要物。而階級順次所以爲秩序之一要物也。

所謂服從者何。以公理爲之的也。竊以服從二字。自十九世紀以來。自一般國民視之。亦幾鄙棄。而不屑道。而軍人所以拱之如神明。誠以軍人者。合數十百萬人而成之一集合體也。合數十百萬人而成一集合體。非有統一之規。嚴肅之制。勢必至人

(0895)

女。講我自由。行我平等。將見此軍爲十萬人成者。即不啻爲十萬軍。焉此軍爲百萬。人成者。即不啻爲百萬軍。焉。惟以公理爲之的。是愈服從而愈見其軍之悍。愈服從而愈顯其軍之神也。

以言將帥。用人不偏。勵士以奮。發號施令。有定規。懲罪賞功。有定格。一語言之微。莫非武德一舉動之末。莫非公忠。而決不以一時之喜怒。而擅作威福。此即將帥之服從也。

以言官弁。事上則嚴守法規。深體意旨。出于恭而非出于諂。待下則盛以道義。發以真誠。出于嚴而非出于刻。結同僚。無猜忌。謗爭。或勸或規。相輔以義務。期保持上下一般之名譽。團結一軍全體之精神。此即官弁之服從也。

至若兵卒之服從。遵命令。聽指揮。上官命之左則左。上官命之右則右。成敗非所論也。死生非所計也。可以赴湯。可以蹈火。可以裸體衝鋒。可以單騎劫敵。兵卒之能事。蓋略書於此矣。爲軍人而尚不解服從之義。解之而或不克實行。即不成爲軍人。即不成爲軍隊。安見所謂精神也哉。

(0896)

所謂職守者何。專責任也。官階無論大小。事務無論簡繁。有是職即守是職。無可旁貸者也。以一聯隊而論。法令。軍紀。風紀。訓練。教育。內務。服裝。衛生。及一切經理出入事務。聯隊長之職也。聯隊長宜恪守之。他隊不與焉。推而至于大隊中隊。亦罔不以大隊中隊所當盡者爲準。及降至兵卒。或爲衛兵。或爲巡察。或爲斥候。或爲偵探。皆不能倩諸他人。俟之異日。蓋如是。則個人守職。人人守職。全軍無不守職。將守職而始具有軍人之資格。有具有軍人資格之軍人。結爲軍隊。而始具有軍隊之資格。居今世而欲光大其民族。宣揚其國威。不可以是資格律個人。不可以是資格律人々。不可以是資格律全軍。

審是而秩序。服從。職守三者。誠軍紀中之要素。稍缺其一不可也。倘居楚歌四面之中。仍循其數千年來稱戈比干之舊。即不然。借秩序而聊事敷衍。或假服從而益尚壓迫。或借職守而任意張皇。此軍隊之蠹也。軍紀之蠹也。賊也。其能畢乃事。奏乃功。未之聞也。蓋軍紀之張弛。無他。惟視其軍人之誠與不誠。軍人之誠與不誠。惟視其軍隊之有精神與無精神。軍隊乎精神乎。吾欲擴張其軍事。吾不得不先磨鍊其精

(0897)

神。作者歷觀如狼如虎之歐美列強其欲實行政策澎湃國勢侵入土地奪人利權或鯨併或蠶食莫不藉兵力以達其目的焉。羣雄爭鬪勢不相下相率而至東亞大陸見我國地大物博人民繁多當此爭競劇烈之世界獨晏安酣嬉若無知覺威聚鼎旁思一染指各遂其橫噬大嚼之野心張牙舞爪之惡狀如颶風如怒濤猛撼急衝盤旋于黃河西江黑龍揚子江各流域擇其肥美各畫一勢力圈如鳥喙屍如蟻附。既腑臟皮膚剝削將盡而吾國素尚文弱慣習柔順忽遭強有力者破天而至無所抵制惟束手以待斃焉。而歷年以來曾歲糜數十百萬以充軍餉至今日竟無一兵可與彼黃髮碧眼兒賭萬死而博一生者。噫尚得謂之國乎。尚得謂之國乎。雖欲不亡不可得已。常持是說以號于人。

詰者曰。吾國軍備之廢弛。不待言矣。如謂竟無一兵。余不之信。間嘗游南北洋及內地通都大邑矣。見其堂哉皇哉。濶大高聳。仿西式兵房。非吾國之屯管區乎。乘肥馬。衣美服。着貂尾帽。佩日本刀。侍從如雲。非吾國之將官乎。列隊成伍。步伐整齊。或縱

(C898)

或橫時前時後。非吾國所練之兵乎。不憚勞苦。作戰曠野。裹衣載糧。行數百里。或數十。里率能畢其事。非吾國之兵之演習乎。如謂吾國竟無一兵。吾不解其說矣。曰。吾所求者。非徒有形式之兵。乃完具精神之兵也。如以形式求之。則綠營之老弱殘疾。半死半生者。兵也。各省爲督撫標提。鎮標操防。練勇之荷長戟。舞大刀。着寬衣。繫博帶。若乞丐。若無賴。若酒徒。若煙鬼。兵也。而淮軍湘勇之拾槍隊。藤牌隊。生槍。鏑砲。一綫齊發者。亦兵也。豈僅今之所練毛瑟槍。格林砲。德國東洋陣式。步法之新兵也哉。蓋徒有形式而無精神。雖擁衆兵。舉不足當方家一嘖。謂余不信。請觀甲午之役。若者牙山失守。猶報連獲勝。仗若者急懸白旗。全軍紛紛。宵遁平壤。遂陷若者出勸降告示。未交鋒而全軍崩潰。若者奉命專征。逗留數月。不發。如此尙得謂之有兵哉。猶不之信。請復觀庚子一戰。其肇亂之烏合。無論已守舊鬼之戰策。無論已獨怪各路勤王之師。素稱勁旅。其將領或流連申江。置身歌館。或于途站掠。艷美以鑿。忿擊其兵卒之。于民間姦虜抄殺。無所不至。未及抵境。已逃散多矣。吾國之兵。大抵如是。雖練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仍不堪與敵一試。不過爲民間多增劫賊耳。

(0899)

尚得謂之有兵哉。故曰吾國竟無一兵。詰者曰。言之誠是也。吾恍然吾國前此之無兵矣。雖然。羊已亡而牢尙容補。車已覆而轍不復蹈。況今日之在上位號知時務者。競々業々。尤以練兵爲強國急務。厲兵選士。夙夜不遑。安知此後之灼々猶前日之昏昏也哉。如子之言。吾終不服。曰。子知今日之現象。不知前此致敗之原因。今日所練之兵。與昔日所練之兵。其比例差。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槍砲或較爲新也。技藝或數爲巧也。裝服或較爲整理也。兵卒或較爲強壯也。此皆屬形式也。至若精神。與昔無異。今之練兵者。之虛僞誇張。與昔無異。今之將領之好聲色。貨利。與昔無異。今之官弁。專營私刻薄。與昔無異。今之兵卒。橫暴及偷惰。與昔無異。長此悠悠。吾知其腐敗必較前尤甚。何所恃此後之兵之可用乎。噫。無可怪焉。無精神之軍隊。之結果。應如是也。故曰吾國竟無一兵。

(0900)

下級之見。上級莫不肅然行軍禮。而各營各隊。彼疆此界。分畫綦嚴。所謂秩序者。不過如是。將領命令。無敢不遵。今日迎主明日送客。排班站隊。每至終朝。官弁兵卒。雖勞不怨。且居上者。如有怒容。爲之下者。必委曲奉承。稍不滿意。即嘗之罵之鞭撻之。笞杖之。亦不敢畧有違言。所謂服從者。不過如是。將領或數月一至屯營區。翼長亦不數月。檢查部下。一次當將領入營。與翼長檢查時。各隊各營。無不整肅。嚴靜。力服勤務。即尋常間。隊長月一入練兵地。親事督率。而兵卒之爲衛兵巡察。亦各循其分焉。所謂職守者。不過如是。子之所謂精神。彼盡完備。無遺。子言無兵。吾恐若輩聞之。不但不服。且嗤其言之荒謬甚矣。曰。此即其所以無精神之確證也。不然。吾何用是喋々也。豈知若輩所講之秩序。服從。職守。皆有所爲。而然者。歟。爲顯尊榮。而始講次序也。故所講之秩序。自顧頂翎。服色。以爲凡下我者。吾得而制之。烏能不尊我敬我。而爲之下者。恐失歡心。脫却飯柄。中心雖有不悅。外象不敢不帖耳。而服尤強爲禮式。至若軍隊平時互相猜忌。無所連屬。其演習野外。不知已屬何隊者。有之。彼雜于此者。有之。亂雜無章。毫無頭緒。彼

(0901)

外觀者不知其所以然。見尊之敬之者如此。其衆野外槍砲之轟烈如此。其巨即從而交贊之稱譽之。若輩所講之秩序。即以爲達于極點矣。爲濟私欲而始講服從也。故所講之服從。以壓制而不以感發。以酷虐而不以溫和。置己身于範圍外。驅他人于牢獄中。惟圖一身之體面。不顧兵卒之疲勞。凡百命令。雖不敢顯形違悖。而中心之譎怨。背後之唾罵。盈耳皆是。此豈服從之效乎。爲圖衣食而始講戰守也。故所講之戰守。潦草塞責。有能附上官之私意者。放棄責任。數越月而不一問可也。否則即摘疵苛責。必驅之附己。而後已。將領數月一臨屯營區。冀長數月一理檢查。事隊長間月一至練兵地。若輩如此。而軍隊安用此將領。翼長隊長爲哉。掩耳盜鈴。果誰是欺。無怪乎兵卒之面從心違。而無一循分者矣。如此而曰秩序。曰服從。曰職守。則秩序服從職守。反爲軍隊之大害也。最可笑者。上級之荒淫廢事。悞下級之不服。竟忝然號于衆曰。我之所以入梨園入妓館。位已如此。不得不藉爲酬酢之場。爾輩無所酬酢。慎勿犯軍紀也。尤可恨者。藉服從以濟私。其于兵卒多方虐待。時加鞭撻。必使無可容身。畏而潛逃。乘間獲餘利焉。由是觀之。若輩徒知有利欲。不知有軍隊。徒

(0902)

知有身不知有國。上以是惑下。以是應。互相欺飾。互相忌妬。全軍中無一人不秩序。不服從。不職守。全軍中無一人能秩序。能服從。能職守。一年三百又六旬。惟僞之一字。時々刻々與身心性命相關。夫集無數之僞。將帥僞。官弁僞。兵卒而成一僞軍。其軍尙可問耶。吾故曰吾國竟無一兵。

詰者曰。果如是言。吾國之兵。不堪問矣。豈國人之根性如是耶。抑措置整頓未盡善耶。何以外國之兵。如金玉。吾國之兵。如奮土也。願明以教我。俾釋茲惑。

曰。彼外國之將領。由學校出身。受無量數之磨鍊。閱歷而出也。官辦亦由學校出身。幾經實驗而得也。兵卒盡由國民之愛國心。與自愛心和合而成也。故彼之軍隊。上下一致。萬衆一心。直視軍隊之名譽。爲切己之榮。祝國家之禍。爲切膚之災。以此爲戰安往而不勝哉。回視吾國。將領何由而出乎。不必苛其識字。也不必察其居心。也不必問其磨鍊。閱歷也。僅見善于趨承。工于迎合。其舌尖細。其聲婉柔。即舉兵符大權。而全付之彼。既得權而所用之官弁。亦不必問其能勝任與否。只見某々手本請安。磕頭之多。寡且視某々趨承迎合之優劣。定甲乙。評去取。優而多者。即提挈而

(0903)

援擢之。若輩以朝不謀夕之身。一旦得叨深寵。既沐深恩。得猶患失。乃出其平生慣習。奔走順承之伎倆。以期永保發財升官之權利。其募兵也。限以數日。齊歸而擔此任者。先以募兵費入之私囊。及限期將至。將事蒐集。無論爲游民爲逃犯。均可入選。惟以備數爲期。歸而練及數月。技藝稍就。範圍即儼然兵矣。即儼然一大軍隊矣。而素以練兵強國爲已任者。見其形式稍備。乃詡々焉揚々焉。心滿願足。自鳴得意。有奸資緣之門外漢。從而詬之曰。公眞知兵公善將。聞之直喜。不自勝。于是上下之驕態。起而不復求進步矣。豈知彼所驕之形式。以視未及三月之胎卵。尙有缺點。何由至精力彌滿之成人時乎。以此兵爲戰。吾知其棄甲曳兵。將較甲午庚子之不若矣。如此尙得謂爲有兵耶。故曰吾國竟無一兵。

詰者曰。然則吾國終無練兵自強之一日乎。

曰。否。亦視乎練兵者何如耳。使形式與精神而並重也。則力除積弊。徹底澄清。洗刷之餘。急興教育。必使全軍發愛國之熱誠。爲保種之爭競。比及三年。其庶幾乎如仍求形式而不求精神。則以國民有限之膏脂。供軍隊無盡之消費。吾國前途。不知稅

(0904)



駕何所矣。嗟呼。矯々白人。將主赤州。哀々黃種。永墮黑獄。奴隸之慘。何如牛馬之苦。奚似吾國人士。其必身受而後知也。耶。每念及此。寸衷如割。滔々血淚。不覺其潛焉迸下矣。西望東陸。沉淪若斯。不得不頂禮虔祝。吾國之居高位。握重權。明大勢。有血性者。起而飭整于軍隊間。則魯陽揮戈。安知不能爲挽回計哉。

(0905)

非立賓亡國慘狀紀畧 續第五期

吾紀非立賓事。至政府告降。擲筆掩卷。繞室三匝。頻浮大白。其樂無極。謂志士頭顱。終可購還自由矣。雖然。其樂猶未極也。此不過僅得自由於異族政府之下。後日固真有布獨立之國書。上統領之徽號。之日。吾又紀事。至和約破毀。志士被欺。擲筆掩卷。繞室三匝。頻呼負負。其悲無量。謂志士之熱誠。爽直。只宜居於大未來之黃金世界。如此貪狡險詐。積惡無量。如黑暗地獄。今日之地球。中辱生我志士焉。有不敗。不被欺之理。雖然。其悲猶未至也。此不過始受欺於元來異族政府之下。後日固又有被玩弄如嬰兒。被踐踏如微生動物之事。嗚乎。飢者不擇食。渴者不擇飲。乍得飽。煖則醜毒伏於其中。而反為飲食所斃。此一解也。悍僕欺主。家主不實心毅力。思自立之法。仰他人之威力。以逐悍僕。一悍僕去。一悍僕又來。此又一解也。吾不悲菲。

(0907)

傳記



(0906)

立賓民者之不開而悲。其不善用民智也。吾不悲菲立賓民氣之不盛而悲其不善用民氣也。吾不悲菲立賓之不能自立而悲其終不能自立也。菲立賓苟堅忍待時。久隣一擊。專仗己力。盤踞吾土者。既退。垂延吾土者。亦疾雷不及掩耳。何從漁漁人之利哉。況西班牙內政紊亂。兵力衰弱。非人連戰連捷。故非敵西之難。而敵繼起之西之難。在西政府之下。終有獨立之時。在繼西而起政府之下。遂再無獨立之望也。請與閱者諸君。沈觀靜思。以數其覆車之軌跡焉。

西班牙政府既背盟。非人憤怒。特甚。揭竿而起。西軍散漫無紀。累戰皆逃。阿將軍一行在香港。組織愛國協會。雄心勃勃。欲效拿破崙。破命逃回巴黎之舉。集合揭竿之義旅。與西班牙決一大雌雄。行有日矣。忽門使通刺。有一美國將弁云。因秘密事請面見將軍。并屏左右。嗚乎。是人也。胡為乎來。無平生之相識。無知交之介紹。竟以驚心動魄之詞句。突如請見。落魄亡命之身。草木皆兵之時。暗殺之恐。一利。那頃動於如雷之心。胸雖然嚴拒之不足以為武矣。屏左右嚴備而見之。此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事。阿將軍之罪案。遂自此始。

(0908)

速客入則昂然一偉丈夫。譔然和悅之容。半含憂愁弔唁之意。詢其身分。則軍艦提督。底威使。帶秘密之命。而來慰問將軍者。其言曰。『吾北美合眾國人民對於菲立賓之不幸。厚表同情。前日助古巴獨立之事。將軍其知之矣。美人素重自由之大義。持公大之人道。今日博愛之眼。視菲土無異。坎巴得拜將軍之顏。深喜此願之將償也。敢以市其腹心。夫已過之偉業。吾人誠深感佩。究之人事反復。將軍提島合之旅。內無全國之響應。外無強鄰之助援。吾雖知此言之唐突。將軍能保其必勝哉。』阿氏嘿然。

既又曰。『吾今敢居失禮之言。非侮辱將軍也。我美國請盡力聽命。以助將軍。阿氏曰。『助吾。』曰。『吾美人感將軍之盛德。犧牲七尺軀。求島民之自由。原恐強弱之勢異。而正道之不彰。今日之決心。非但為菲人。自由主義立國之北美。視自由如國民之生命。有破壞自由者。即吾人之仇也。今日吾美人之心。將軍其諒之否耶。』阿氏太息曰。『深戴美人之盛意。世人恒言。感情之言。不敢與仇。』曰。『吾決非慰情也。自吾國政府以至人民。無不抱此真心。將軍亦何狐疑之甚哉。君不知北美合眾國者。隔絕東半球之大陸。世運們洛之主義。決無有乘人之厄而據為己利。

(0909)

固、國際上之點。有與他國異者也。吾國未開之土。一望迷茫。人口有不增加之虞。有歡迎世界之嘉客。何暇勞民傷財。求拓地殖民於海外哉。是亦將軍所素知者矣。

狡矣。毒哉。何其言之甘而義之正也。無擴張領土之妄念。美人云々。使者云々。世界之人亦復云々。今竟呈極點反對之現象。逞帝國吞噬之主義。蹂躪他國之自由。們洛主義。々々々々。誤人爲不淺矣。

阿氏曰。聽君之言而不感泣者。豈復人情。雖然。吾尙有所求於君者。則底威提督代表美國政府正式之條約書是也。客聞之半响言曰。是非吾今日所得擅。須歸候於提督。異日當有以復命。訂再晤期而歸。阿氏疑信參半。越數日而艦長無復後命。遂棄之。至新嘉坡。其他之美領事復以底威艦長之電命。邀至館舍。告以美國與西已於昨日宣戰。抵威提督蹈公式爲美國之代表。與將軍立相助之盟言。限於遠方。僅得傳其電諭。遂出一葉燦爛光華之電紙以相示。阿氏以領事爲堂々之名譽外交官。口約已足憑信。不必固邀形式之證書。負其義心。而傷其同情。直允諾之。歸國一戰。求轉運軍械於美國政府。領事允諾。約遂成。適千八百九十八四月二十二日事

(0910)

也。

電文之意曰。

北美合衆政府承認以全權之艦隊保護非立賓而助其獨立。關於此件。不必拘泥形式之文字。北美合衆國艦隊提督及領事之言。可爲嚴格正式之質言。決不同西班牙野蠻政府之所爲不顧公義。自棄其國家之信用也。北美合衆國政府重誠實。尊正義。以立強大之國家。決不貪他人之土地。以自肥。願善承宣其意。

嗚乎。讀以上之電文。雖大智慧。能不爲所蒙蔽哉。今日留此不可磨滅之言。足爲美國近世史與最近史交關之一大紀念。文足爲永世。永年。北美合衆國一大污辱之點。

(0911)

吾慘觀今日非立賓。無告之國民。吾痛念當日非立賓亡國之將軍。阿將軍。君之靈心如電。明目如炬。何竟一誤而再誤耶。吾知君彼時心中之美國也。豈不謂「北美合衆國之歷史。固立正義。人道之鵠。以鐵骨植字。熱血印刷而成者。

也。暴政慘稅。全國人民呻吟於英國政府之下。求死不得。求生不能。與已國困於西班牙。同也。宣獨立之戰。大受法蘭西革命之影響。與已國之教夫。玖馬。同也。八年血戰。父死子繼。兄仆弟起。卒殲英軍。脫羈絆。享完全自由之福。浸至富強。凌駕全球。與已國戰而復和。和而復戰。同也。此鐵骨植字。熱血印成之歷史。固時時映入革命兒之眼。簾而徘徊。不忍忘去者也。彼輩犧牲。一切圖子孫永久平和之祖。先辦發。夜如何。義勇如何。殺敵如何。耐戰固時。時把晤於革命兒。尙友之書室。欲以己身步其後塵者也。豈料今日爲自由而表同情者。即平日所最欣羨最敬慕一度同病之大國哉。況其們洛主義。欺日月而常昭。歷萬世而不磨也。阿氏之受詐也。以此。

後日美人既敗盟。縣非立賓之三年。政府機關報。對於世界之攻擊。曲爲辨護。巧言如簧。非短幅所能記載。辨駁者。其中有最警痛之數語。摘記於是。『非立賓之於吾合衆國。無支那通商之利益。又非通支那之門戶。將來。吾美洲。地運河。開通之後。全爲無用之長物。』噫。讀此數語。美人犯大不韙。受大垢。罵掠取非立賓其目光所注射者。何處願支。

(0912)

那革命健兒下一解語。

阿氏既成約。歸故鄉。號召舊日之部下將士。久不勝脾肉之歎。聞之。無不踴躍者。不徒將士也。西總督因抗美軍。組成民兵。今聞義軍復興。皆來歸。阿氏整頓計畫。如快刀斬亂麻。草建政府之案。行將組織共和國議會。選舉大統領。編成內閣。傳檄四方。無不響應。全島如水至沸。騰點其勢洶々。不可終日。西班牙總督知事不可爲。欲以諛辭甘言。收拾已散之人心。曰。『汝民其助汝母國之西班牙乎。勿賴他國也。』

又曰。『美國陽助島民。陰實圖己之利。驅西班牙之後。而美人來矣。同胞之吾民。切勿妄信虎狼美。自貽噬臍之悔。』夫就後日觀之。其言何嘗不驗。然苛政已極。詐術已窮。人心已去。天運已終。無論如何。盡哀乞憐。島民只付之冷笑而已。五月二十八日。西班牙千總率一分隊來攻。義軍只一擊。全軍皆沒。義軍遂占有甲威州。即時又得一吉報。美西海戰。西軍全敗。斯時島民之狂喜。不問可知。義軍乘勝長驅。縱刺橫擊。轉戰無前。西督命一大佐逆之。復大敗。西人已易攻爲守。無敢出擊。義軍者。義軍攻奪各州市。土崩瓦解。盡落義軍之手。瑪瑙蓬者。西國文武員所在地。破之。總督等

(0913)

皆就擒。阿氏既得絕大勝利。潛伏四方之同志。各揭竿應之。如奔馬。如怒潮。如疾矢。僅旬日間。而南北呂宋各島。無不殺西官。而建民政廳者。是役也。美人除海戰一捷之外。陸地未濺一滴之血。未放一發之砲。是各國所共見共聞者也。七月十五日。阿氏舉行就大總統之禮。廢臨時獨裁之政府。組織新政府。而無數志士積年所夢想。今乃一見諸實事。

彼美人則何如哉。海戰一捷之後。報達合衆國。全國人民。帝國主義之狂熱。沸騰達於極點。平時回望母國水戰之歷史。炫耀人間。已國則無一頁記錄。海戰者。今接抵威之報。魂飛色舞。若穉猫初捕得鼠。不知如何始快。全身氣焰。自全身細孔而出。炎。競燃。街談巷議。無不曰。帝國主義哉。領土擴張哉。星之旗哉。星之旗照臨黑闇之全世界哉。此等風潮。既高。點者愈巧。其說以求得選舉區民之歡心。施其政黨之手段。全美國之人。縣非立賓之心。已占大多數矣。容復知世間有所謂德義公道。踐約哉。其時元老議員中。乃有錚々之一人。極力反對馬刺來之政策。於會議之席。作刺耳之說。主持公道。吾欲書其美名。吾先洗吾濁筆。濺吾新墨。大書之以檄

(0914)

美人。以質世人。是人也。年已七十。共和黨。之一員。名曰「播亞」。今錄其演說之一

「嗚呼。彼等心醉帝國主義之人。彼等渴仰武力政策之人。彼等被此主義政策。行雲流水片時頃刻之浮光所眩之人。此等人人。將吾輩敬畏之祖先。創設亞美利加合衆國之際。所賜吾輩子孫敬畏之金言。與歷代之先覺者大哲人。留置吾人之遺訓。與過去一世間光榮燦爛血汗染成之歷史。悉置之腦後。夫金言如何遺訓如何。歷史如何。皆不須吾之復讀。茲特有關於二主義之點。而必需詳言者。一則以金錢買人之主權。以武力奪人之主權。此主義諸君既實施於非立賓者。

(0915)

當時。以慷慨之聲。調沈痛之語。口涸沫乾。卒不能喚醒全國人民帝國主義之迷夢。而非立賓之事。愈亟矣。先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義軍與美軍合圍首府瑪利辣。既與西班牙立休戰之約。紙墨未乾。美軍潛行肉薄瑪利辣。義軍翌日。始得美軍通告書。成大怒。部下數人。奮勇先登。遂拔市之一部。美軍續登。撤去義軍先登之旗。

而樹赤十字旗。復宣言曰。『合衆國對於非士勝利之報酬。從西班牙得正式之認許。割讓非立賓全島之主權。於北美合衆國。』此何言也。此何言也。胡爲乎來。哉。當日領事及艦長之盟約。其責任其價值。於今安在哉。阿氏之憤慨。固無言足以形容。屢發抗議之詰責文於美之當道。其返辭惟武力之厭迫而已。惟強者之權利而已。事至是。獨有決戰之一策。而久疲之兵。軍械不足。艱危萬狀。乃託吾國某人。察購器械於日本。復被無信義無道德之日本大盜賊騙取。嗚呼。萬劫不復之日。本。人。日。言。同。洲。日。日。言。同。種。日。日。言。亞。洲。盟。主。日。日。言。非。立。賓。與。彼。有。血。族。關。後。乃。竟。設。無。道。之。騙。局。使。非。人。陷。於。永。世。奴。隸。牛。馬。之。地。嗚。呼。是。固。非。天。厭。黃。人。黃。人。固。自。取。矣。如。是。人。種。吾。願。大。世。界。無。論。何。物。不。再。作。黃。色。阿。氏。既。困。於。四。面。楚。歌。之。中。外。援。又。絕。計。無。復。之。率。少。數。之。兵。暫。逃。入。山。中。以。養。銳。

(0916)

北呂宋地方。從海岸進入六哩。有拔辣朗者。風光明媚。人戶稀微。時聞唱敗軍之歌。瀝窮途之淚。悲故國之墟土。憤強梁之跋扈。斜陽片影。與從者十餘騎。時偷洩於林中者。則非立賓亡國大總統熱血志士阿即納朵也。勇將猛卒。次第戰死。眞珠羣島。

被賺於他人之手中。七百六十萬之同胞。橫遭殲殺。種族將絕。僅與千二百之土人。撫今追昔。深自悔。喪自謂。賈絕。大不赦之重罪。於祖宗與同胞。漸有慰者。則淚潛々下。惟求速死。及轉憶此肩之責任。重大。欲爲將來補過之地。則又撫膺太息。與同志三抱頭痛哭。土人感之。憐之。極意款待。不忍其抑鬱寡歡也。蠻女蠻婦。聯羣結伴。相將舞蹈於將軍之庭。歌音繚繞。聊表獻芹之意。美人追捕及之。不獲而返。閑居年餘。適一千九百零一年。即前年壬寅。遺書於舊部之在中呂宋者。命其率精兵四百至拔辣朗。後得復書。從命首途。準於三月二十二日。阿氏之誕辰。來集於其麾下。至。土。民。羣。集。攜。酒。担。肉。祝。賀。而。來。競。馬。奏。樂。歡。呼。萬。歲。阿。氏。復。命。親。兵。十。餘。人。迎。新。來。之。軍。於。中。途。及。至。胸。午。而。活。劇。乃。大。作。矣。阿。氏。持。望。遠。鏡。遙。見。海。岸。三。五。成。羣。而。來。以。爲。新。至。之。兵。卒。也。及。漸。近。身。乃。知。誤。中。敵。計。槍。聲。隆。々。轟。於。中。庭。猝。有。二。士。官。入。縛。阿。氏。土。民。奔。散。而。阿。氏。自。此。爲。秦。庭。之。囚。矣。痛哉。美人之毒。美人之詐。亦至於此。

(0917)

嗚呼。畢士馬克有言。『天下可恃者。非公法。惟鐵與血耳。』弱小如非立賓。一蹂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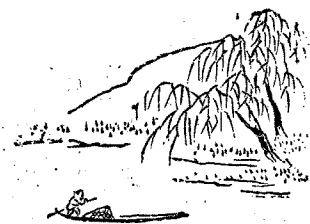
於西班牙再蹂躪於美利堅氣力有幾精魂有幾雖有志士仁人不忍受奴隸之慘酷衝腥風破血雨起而倡言獨立其何以堪此挫喪也嗚呼非立賓亡矣被縛於文明人之羈絆吾恐其奴隸萬劫永無衝破網羅之一日天平地乎父耶母耶亡國之慘乃將如是嗚呼吾能勿為非立賓悲也雖然弱小如非立賓一蹂躪於西班牙再蹂躪於美利堅明知氣力無幾精魂無幾而仁人志士不忍受奴隸之慘酷衝腥風破血雨起而倡言獨立者猶踵不絕雖氣盡力窮終不能達其希望而此心此志已可以告無罪於祖宗可以鳴冤屈於天下壯哉非立賓之亡國誠世界亡國之最激烈者矣吾何為悲也吾今不悲非立賓之亡國而獨悲如非立賓者之亡國脚靴手版朝珠花翎俯伏唱諾於異種人之前祝其一統祝其萬年率其至親至切之同胞教之咬文嚼字言忠言孝以供異種人之驅使棄其固有之血族祖宗而呼異族殺我祖宗之祖宗為祖宗日日削同胞兄弟之膏血以供獻於殺我祖宗之仇讐使彼得坐食無事專心致力以駐防我同胞兄弟勿令稍逞嗟嗟嗟斯誠賤種矣夫勢力不敵弱者終屈飲恨茹痛無可如何猶可言也然必為之傷者是誠何心哉是

(0918)

誠何心哉嗟嗟嗟呼嘗奴隸之苦而不甘心者此非立賓也如寡掃孤兒之類被強賊所欺凌欲脫不能脫惟一死以盡節天下之仁人君子所當哀憐之而同聲一哭者也若以作人之奴隸為榮寵有人訴之以奴隸之污告之以奴隸之慘使之脫奴隸之圈套而彼猶反噬人曰「心術不端」品行不正更勵言之曰「大逆不道」『無父無君』者此娼妓之類一日不得客之顧寵則戚々而悲塗粉沐膏以求人悅必將使世界持金錢之人皆為其夫而心始快此仁人君子所深惡痛絕見而反走恐其賤軀之污射目光者也嗟嗟嗟呼如是踐種吾願其斬宗絕祀永無噍類不願其酣歌醉舞觀生人間著我祖宗之醜使世界之人恨我祖宗生此不肖之子孫汚穢大地而日日蹴踏之鞭撻之以為優等人種待劣等人種應享之權利嗟嗟嗟呼種禍烈人心死滅亡之慘已數百年請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家之私產孤燈兀坐泣數行下夜哭失聲夢魂驚悸我祖宗神靈安往乃令爾子孫長作人奴耶嗟嗟嗟呼我同胞善殺同種以媚異種者速抉吾舌斷吾頭使我早入地下泣訴於我祖宗而不願奴顏婢膝苟圖生存令我談非立賓亡國之歷史而尚有愧色也而尚有

(0919)

愧色也



(0920)

亞米利加之大英雄哈密頓傳
亞米利加之革命者人類歷史上之大變動也雅典民政興起以來二千五百年諸國之民迭起唱革命之快論登革命之舞臺演革命之壯劇流革命之鮮血猶未能達其目的茲當實行自由民政之大理想以為法國革命之先驅產出近世文明之新時代為十八世紀特異之一大現象者非亞米利加乎蓋美洲大陸之發見為世界學術一大革新合衆國政府之建設為萬國政界一大開元而米國政變之所由得見如彼哈密頓者即立此革命之基礎揮絕代之技倆為建設共和國之一大偉人也
哈密頓者多智多能之人也為軍人為文人為辯士為法律家為財政家為政治家而能行政通立法宜其無不成功姓名事業傳於後世為人所驚歎弗及者年十七入閔智力富才能宛然為一代人物其在哥倫比亞大學也年十七值紐約人民之集會演說辯護民權自由其雄辯勁舌閱傳都府當時英國王權之辯護者與老博士維路經輩匿名而論交戰其老練之論雄健之文人疑為當時名士覺塞之筆年

(0921)

十九。投革命軍。爲將軍華盛頓所賞識。遂拔擢而參與帷幄。且與軍國大小之機務。其收戰塵也。拋劍退于阿爾巴尼而隱居。初研究法律。六月。得辯護士之資格。當時法曹社會之有數人物也。而爲彼畢生之事業。揮國家建設經綸之技倆。則在爲華盛頓第一次執政之大藏卿。時整理紊亂衰耗之財政。揮枯木開花之奇術。時年僅三十二。如彼之多才多能。智慧夙成者。古今罕見其比也。

雖然其多才夙慧。非彼一生之能事。彼之所以爲彼者。在其建設經綸之識見與手腕也。當獨立戰爭之時。米軍每失利。軍隊國民意氣鎖沈。炯炯時運之先。察勝利之歸於米軍。豫畫戰後之計。唱道國家統一之急務者。誰歟。其戰塵漸收。內政未建。立法行政司法財政外交皆無。中央統一之機關雖有。國會亦無。實力實權國債達非常之巨額。而無一財源產業受歷年戰爭之苦。全爲荒廢。國民惑於目前之狀態。失自由政治之望。軍隊騷擾而漫求功賞。各州有分治地方之私心。宛然呈割據之狀。稍一貽誤。國勢支離。滅裂不可收拾。當此時。先唱制定憲法。喚起輿論。開費拉地費之大會議院之討論。論文壇之筆戰。縱橫馳騁。振其畢生之精力。遂終制定憲法之

(0922)

功完新政府之大業者。誰歟。而其新政府之成也。爲其運轉之主軸。智力靈慧判斷。明決揮雄敏之手腕。使其活動。使其發達。其最難之局。當財政之任。整理紊亂財政。維布特者。鑿國家財源之岩石。而無限財源滾滾湧出。彼如觸財政信用之死屍而立。死屍而使之甦。揮靈敏不思議之技倆者。誰歟。北米共和國建設之歷史。放最赫赫之光者。華盛頓之高崇與道德也。哈密頓之建設經綸也。夫華盛頓者。非學問之人。非辯舌之人。非文辭之人。非有過人之才華。非有出世之特識。非有驚俗之行爲。然就其德性品格而論。世界卓出古今之英雄豪傑。誰能及彼乎。其態度不飾質朴風貌。莊重森嚴。其性情深沈而寡默。平靜而重厚。喜怒不形於色。其克己自制之念。強一生不倖。其情無一過言。一躁行。其志意堅固。忍百千之難。臨逆境而不失意。從容不屈。其寬大仁慈雅量。春風忘人間紛々。恩仇猜怨之情。襟懷如水。脫去人生之榮枯得失功名富貴之念。獨超然高舉於塵俗之外。誠令人仰望嘆美之情而不能已也。

(0923)

當其率烏合之民。兵與精脫無比之英兵戰也。軍往々不利。兵士逃亡者踵相接。部

下將士。又不用命。國民散漫。無攻擊之責任。當此時也。泰然不動。其心徐待回復之時。六年苦戰。振旅凱歌。光榮一代。淡然不變。其志順逆得失。毀譽褒貶。往來衝突。與一身如不相關。只期確立國民之獨立。自由。盡我天職。義務之終而已。帝王之榮冠。轉至其前。處人生富貴之極。視之如弊履。眷戀顧望如遊子之思故鄉。是以解將軍之印綬。於萬軍涕泣之間。告其訣別。辭國民感謝之聲。退院維爾龍山。歸居故廬。把昨日護國之劍。取鋤於手。忘悠悠浮世之事。報其友奈耶特曰。我友歟。余今者仍爲波特馬克河畔之一民耳。余離軍隊之騷擾與公生涯之匆匆。我葡萄之樹。無花果之陰。軍人政治家不能爲宮人之想像。長享其幸福。余滿腔之滿足。送此退閑之生涯。死欲葬於祖父之墳墓。嗚呼。何等之高韻。何等之清節。乎想像其高絕清絕之大德。想像其崇高偉大之品格。想像其心胸如皓潔之雪。瓊玲之玉。彼適如壓群山聳。一大高峯。於白雲之際。獨步古今之歷史。噫。彼洵人物史傳中之高峯哉。夫華盛頓者。其德足以導國民。其劍足以禦敵。敵使無華盛頓。則不能成獨立之業。雖然。戰爭既終。獨立既成。愈至國家統一。憲法制度之組織。新政府運轉之機關。全

(0924)

在哈密頓建設之經綸之識見之手腕也。使無哈密頓。則國家建設之業。其奈何。蓋華盛頓之事業與哈密頓之事業。殆如車之兩輪。不可不相輔而行。雖有華盛頓而無哈密頓。革命事業必不能善。其後彼兩人之相遇。抑可謂合衆國之幸福云耳。哈密頓者。非幸福之人。其少爲先輩所識。置身行陣間。受華盛頓不次之拔擢。年三十二。爲閣員。而其所爲事業。無不成就。亦可謂幸運之人耳。雖然。彼生于異鄉。當時不喜米人之感情。及其爲合衆黨之領袖。其才幹手腕。辣快銳利。頻招嫉妬。功勳力量。不能普及當世。一生名譽。不能推崇于最高地位。年方四十七。正值壯年。抱滿腔之壯圖。斃於漢布爾之毒手。逮其死也。其事業功勳。上則爲華盛頓之盛名所掩。下則彼之政敵加爾孫主義極盛。多數之國人。遂漸相習而忘之。彼豈幸運之人哉。雖然。今彼死已百年。望彼畢生之精神。使北米共和國之國運益盛。爲彼之紀念之憲法。愈放大光輝于世界。彼又當瞑目於地下也。

(0925)

哈密頓青年時代

墨西哥灣頭之群島。如無數巨魚細鱗之相躍。自夫路達半島之南端。遙連密利諾

河口。如封鎖灣口。此所謂西印度諸島是也。彼絕世探險家哥倫布冒不測之險。漂無邊之濤。望盡魂消。憐千古之雄圖。空消泡沫。破墨夜之空。初見火光微茫。即此群島之山薩巴特也。雖昨年來其大島古巴無端現修羅之慘劇。然原為天然之樂園。氣候中和。潮流溫緩。鳥啼花咲。土肥人豐。誠一良土。而絕世之英雄亞歷山德哈密頓。即誕生於此群島中英領涅壁斯。時一千七百五十七年一月。當十八世紀之半。適英有雄才大畧之比的初立政府。普魯士有腓列特力大王。俄有加他隣二世。皆遠畧雄圖。一時孟德斯鳩波爾的盧騷之輩。羣起而鼓吹思想界之大革命。而遠洋航海殖民貿易之風氣。靡然橫溢于天下。亞歷山德哈密頓之生。實斯時代也。然其生也。非倫敦巴黎之市。非金殿玉樓之中。遠距文化之域。生于絕海孤島貧困之商家。此呱呱一赤兒。為他年北米合眾國建設之巨人。世界歷史上留赫赫之名。大有關係於人類消長之問題。豈偶然哉。

哈密頓之父。為蘇格蘭商人。關係蘇國之歷史不淺。壯年慕殖民地貿易之佳景。移住於聖克拉士特（西印度群島之一）從事貿易。母法蘭西人。路易十四世。撤回南

(0926)

的布令。為新教之迫害。保其信教自由。移住西印度。為「由克諾」之後裔云。蘇人為父。法人為母。哈密頓之血管中。剛健質實。為蘇格蘭人之血。快活而有才氣。血性而深感情。為法蘭西人之血。橫溢無可疑者。雖然。哈密頓幼時不幸喪母。寄身於戚幸戚慈。善撫育教界。稍長入墨西哥別拉爾知市學校。當時彼之才氣英發。凌駕群童。鄉黨父老。無不稱述。然此時彼父商業失敗。貿易零落。其戚亦不能扶助。小學課程未終。入同市尼可拉克烏加商家司出入簿記。任事極勤。年十三。義同齡少年輩。日夕樂學校生活。深為慚愧。然不幸中之幸。則當時學行兼優之牧師諾芝克熱心教育。識此少年之天真。遂為之啓發教導。哈密頓得補其缺乏教育。實此恩人之力。彼在商館也。勤勉正直。能勵精職任。進步甚速。不期年已擢為代理。主人外出。時委以一切事務。而哈密頓雖勉力商館之事。其英發四射之才能。其活動不已之頭腦。以求智識之渴望。彼于業務餘暇。凡文學、歷史、哲學、至數學、化學、皆研鑽考究。彼雖為一商館代理。其天稟資性。英發才鋒。活動元氣。冥々之中。刺激鼓舞。彼於是不安于現在之地位。更欲圖偉大之方面。若彼僅為一商人。則北米共和之運命如何變

(0927)

態。亦不可知。然天不欲使英雄長埋于簿記堆中。遂忽湧出一新事件。千七百七十二年。熱帶地方之颶風。通過西印度群島中之利維阿特群島。是實罕有之暴風。所過無論市野。其草木人家橋梁。悉受其猛烈。破壞殆盡。人畜死傷不少。受害之地。如戰後之景。人々擊其慘景。戰々恐怖之時。忽聖克拉士特島之新聞紙上。敘述暴風通過情景。及其始末結果。能摘其要。文老練而有精彩。喚起讀者之注意。探求記者為誰。則百思不得之無名少年哈密頓也。哈密頓之才能。為先輩有力者之所知。代籌資力。出商館。送于北米大陸。受完全教育。哈密頓私心自計。不可失此時機。千七百七十二年十月。遂辭故鄉。出西印度。入大陸。少年哈密頓初生紐約埠頭之時。即他日為世界所驚之一大共和之建設者也。彼少年亦自命為此建設者之一人。而負最大有力者也。是時達紐約。入佛蘭西巴巴監督之耶薩士頓語學校。苦學勉勵。為「哥列其」入學之準備者一年。明年。入哥倫比亞「哥列其」學校。在哥倫比亞彼之勤勉。如在商館。在語學校者。冬日夜半至十二小時。夏日上午六小時。皆手不釋卷。適為商館簿記之外研究詩文者。智識上之熱望。歷久不變。日課之外。廣涉群書。

(0928)

且治醫解剖學云。當哈密頓攻苦學窓之下。忽殖民地政治上之交涉。日復一日。遂不可支。此風潮驚破哈密頓之書齋。遂投書討論演說文章。與先輩志士奔走國事。是時哈密頓以十七歲之少年。臨紐約人民之集會。揮其雄辯。攻擊英政府之處置。為自由民權吐萬丈之氣焰。於是少年愛國者以「雄辯學生」之綽名號。當時政治上之激昂益加。多著小冊。頻々流行于世。主權、民權之議論甚喧。王黨論者之有力者。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特克特克伯。君涅其加特監督基別利。博士維金士等。各揮精力。辯護英國之王權。維金士於維士特切斯達農夫大陸會議評論難大陸會議。哈密頓於講學餘暇。揮其如鐵之筆痛擊維金士之論。其論理明銳利。富奇想警語。文辭有老練縱橫之妙。大喚起時人之注意。然此論未署名。人或云知事利賓克士頓作。或云覺塞作。無論何人。皆以當時著名之士擬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帕亦以是為覺塞之筆。距知其為已監督下青年書生哈密頓耶。至是哈密頓之文章演說。現非凡之才力。以十八妙齡之青年。重視于先輩名士之間。當此時國難愈急。大陸會議。決然

(0929)

以兵力抵抗英政府之壓制。移檄募義勇軍。於是哈密頓去大學。投義勇軍。為民權自由而戰。此蓋彼公生涯之首途也。

獨立戰爭之由來

北米之殖民如何而成乎。蓋十七世紀之前半。為北米殖民移住最盛之時代。然欲知其如何原因。必審歐洲當時之形勢。英國當時「都鐸爾」統最後之依利薩伯女王死。斯丟亞的「統之惹迷斯一世即位。唱帝王神權說。壓制民權。迫迫新教其子查爾斯一世更甚。大臣洛金果。士拉窩特。洛特之徒。助其橫虐。益逞暴政。人民渴望政治上宗教上之自由。爭企移住海外。法國深謀大膽。外靜穩而內酷烈。取利舍由之政權。內撲滅法國「比由但」之信徒。壓抑貴族。外攻擊壤國。為畢生之主義政策。揮其大胆酷烈之手腕。次馬薩林。次路易十四世。皆固持壓新教徒之策。南的布告。撤回新教徒迫害之。當時法國國民之精粹。最為勤勉。且富宗教道德心。「由克洛」之去海外者。達四五十萬之多。遂為法國元氣損傷之影響不少。而大陸新舊教之衝突。三十年之戰爭破裂。人民一日不能安。悉避兵亂。陸續奔去海外。蓋

(0930)

此等戰亂此等暴君惡政之結果。驅歐洲最善良精英之良民移住新大陸。使彼創大理想之自由民政之鄉國。彼等愛信教之自由政治之自由也。甚於愛生命。是以去祖父墳墓之地。割鄉黨親戚之愛戀。顧盼而去。故鄉千里之波濤與風浪戰。與寒氣戰。與猛獸戰。與野蠻人戰。與飢饉戰。與惡疫戰。忍其千辛萬苦。而獨不悔。彼等精神雖如斯。然實英國政治之方針。奪彼等之自由干涉自治。蹂躪權利。誅求其財產。遂使米國獨立之良果。燦爛於世界矣。

英國政府課稅於米國殖民地。初發印紙條例。千六百五十一年。於克倫維爾共和政治之時。發布航海條例。由殖民地輸出英國物產運輸規則。僅限英船。是英國濫用其海上權。壟斷與英國貿易之運輸。米國貿易。雖加限制。然當時此法實行甚緩。易為潛匿。殖民頗不覺痛苦。爾來屢變更。每一變更。愈形壓制。遂于殖民地之輸出輸入。課物品關稅。馬薩諸塞州首先反對此政策。米民不代表英國議會。設立此條例。蹂躪殖民地英國臣民權利特權。決決殖民會代設權與課稅之論。已萌芽於此時。千六百九十六年。更置商務局。監督航海條例之厲行。翌年。此局置都督。殖民謀以

(0931)

全權任軍隊之徵募訓練。千七百三十三年。布糖蜜條例。課稅一切糖蜜砂糖糖水酒等。除由英領印度輸入。千七百五十四年。英兵適用保安條例於殖民地。遂變法官終身之規程。不違職務。全奪裁判之保障。以上一步之壓制干涉。非殖民之忍而不言。往往對殖民地之駐英使節抗議。然終無效。千七百六十年。補佐命令發布。下行政官吏助稅吏。有違犯法例之嫌疑者。無赦。行搜索家宅之命令。殖民人非常激昂。塞姆士窩其士痛論其非立憲。大動天下之人心。當時傍聽者。交相謂曰。窩其士之演說。如起死者而肉白骨也。由此可概當時之形勢矣。雖然。前此之課稅。關於航海貿易。未與國民直接課稅也。然克連比爾為內閣也。發布砂糖條例。課稅殖民地輸入之砂糖類。翌年。更發布印紙條例。於米人課直接租稅。蓋一印紙稅之意。為課百物之直接稅。若置此條例而不問。則米人之財產不保安全。米人非常激昂。以代議權與租稅。為政治上之警語。美人對英政府之壓制。為唯一之武器。波爾吉尼之議會。先決議此條例之無效。請求撤回。革命雄辯家帕利托克別林大唱曰。求我自。由。歟。抑。寧。死。歟。馬薩諸塞議會。開殖民總會。勸告為博

(0932)

同一致之運動。千七百六十五年。於紐約開殖民大會。決議條例之無效。為權利宣言之決議。更派遣使節于閣下。哀懇於國會。適增王之冥頑。克連比爾之執拗。然米人之決心。斷乎不屈。例克連比爾之內閣。以洛金加代之。遂撤回印紙條例。

雖然。冥頑為吉約爾王。謂米人為反逆之民耳。著名政治家左祖米人。取調和策。徒鼓吹反抗之精神。再復舊制。回復壓制政治。美人之希望。不獨廢止印紙稅。且顯廢止茶稅。適英船茶入波士頓港。波士頓之壯年。乘夜襲之。取其茶悉投水中。王乘此機。愈逞壓制手聚。於是封鎖波士頓港。奪馬薩諸塞父祖比利克利姆士布利卯士上陸以來自治之特許。變更其狀。奪參議院之選舉權。全收于王之掌握。移法官之選舉知事權於內。捕唱民權志士無赦。送于本國法廷。厲行此等壓制。遣軍隊于米國。於是英國政界之明星。比的波爾克之雄辯熱辭無效。一旦兩國之間。無再見和平之天日。印紙條例全廢之政策。不留其痕跡矣。英王吉約爾。無限喜而笑曰。彼等殖民。為我等之羊中獅子耳。揚々得有得色。然米國殖民。不甘為羊。以為英國若廢棄瑪薩諸塞之憲法。封鎖波斯頓之貿易。則總殖民之憲法。又安可保。由聖路連士河

(0933)

邊至墨西哥頭為貿易之自由又為同一之危機千七百七十四年九月四日開第一大陸會議議濟時之策其決議唯陳情請願而已末雖示以最後之決心然國民義憤如山遂為歷新頓之戰巴加比爾之役大戰七年演出無量數可喜可悲可驚可愕之活劇遂使北美合眾國出現於世界

為軍人之哈密頓

歷新頓巴加比爾人之戰報如一聲喇叭喚醒萬軍振奮國民之心胸得阿波士達克怕特拿阿諾爾克林等諸將各由其鄉國馳集學者投筆農夫棄鋤商人置簿樵夫擲斧爭投義勇軍哈密頓初屬于少將列夫閱克之義勇軍暫時操習軍事以千七百七十六年一月加於紐約之砲兵隊未幾熟練軍事躍為大尉倫克哀蘭之戰米軍敵英將荷烏之大軍大敗哈密頓殿後有功米軍退屯于哈列姆築設堡壘哈密頓監督工事初為總督華盛頓所知怛特布連之戰米軍又敗退軍於流甲阿其為大膽動作再為華盛頓注意步連頓及布林士頓之役華盛頓連傳二大勝利適渡拉坦河英將君烏富利率八千精銳新兵猛烈進擊當此時也米兵僅三千不食

(0934)

不眠連戰疲困而戰亦無氣力危機實迫于一髮哈密頓嗟嘆之間見其據邱陵之大砲激加砲擊無難鎮壓追兵米軍得安渡河使無哈密頓之救援不但前此之二勝利歸于水泡即此時全軍難免不覆滅矣華盛頓以此二大勝利振作國民之元氣一千七百七十七年三月入摩士但之冬營也拔躍哈密頓以中佐之資格為華盛頓之傳令使兼秘書官夫一傳令使一秘書官位雖不高官雖不重然當時哈密頓之位置實為重大也彼雖名為秘書官傳令使實則顧問官也帷幕之謀士也華盛頓之代理人也其為副官也入則參與帷幄之籌畫軍務之機密戎則議會之交涉報告個人之通信皆資于彼之一手華盛頓最為緘默謹慎一生未嘗遽開胸襟而對人者獨對哈密頓全去胸壁公私機密無大無小皆與相謀蓋哈密頓之才能智力資性最适于此地位者彼有勇氣有精力有決斷若使彼久處兵戎則必為卓出將軍無可疑者而其炯眼明見事物之利害識見老成富于才辯智謀誠實謹慎有處事之材幹精力過人可謂最適彼當時之地位者是以哈密頓軍事上之勳功在裏而不在表為世人所不知然華盛頓冬營于夫窩記大澤最為困難之時彼使

(0935)

克之將軍說傲慢頑固之將軍使出援兵又蒙磨士之戰適于機宜取敏速果敢之手段將失而終同復勝利其為功亦大也

華盛頓之于哈密頓為一生之知己恩人也公生涯之伴侶也同主義同政見同黨同進退始終政界適如玄德之於孔明符堅之於王猛宇文泰之於蘇綽有莫大之關係摩士但之役稍有芥蒂然華盛頓急遣人相慰然哈密頓猶不還其職意哈密頓或不甘秘書之職有揮其獨立之念慮歟後華盛頓償其希望陞將官之格約克但之役使法蘭西之海軍提督謀海陸之連絡有功交戰之際彼以一方面之將卓著戰功科爾窩士降結七年獨立戰爭之局彼遂飄然起臥于阿爾巴尼再為法律之研究

哈密頓畢生之事業

哈密頓畢生之事業在建設合眾國是為人類歷史之大有功者美國平民政治之著者布拉士論曰憲法制定以前之合眾國為未完全之國家十三國家與十三政府無一實權實力僅有一同盟國會雖名為國會實則不過十三州之委員集合而

(0936)

已無國家統一之立法行政司法上之機關各州互相割據適如昔時希臘之共和國相嫉爭財政外交農商務之取締無統緒無倫次內外之政務荒廢宛然現出無政府之狀態人民失望各地同起軍隊不平時有暴動其形勢岌岌可危若非組織中央政府為國家統一之政治則終不能救濟危迫之時局也

獨立戰爭之際世人唯驚心戰爭憂其勝敗他事措置不暇顧也哈密頓豫察此形勢於千七百八十年致書同盟議會之有力議員丹思論聯邦政府之利害得失籌其救濟之方法同時又貽書革命時代之著名財政家洛巴摩士論財政機關之統一其第一要着在先勸告設立中央銀行定其方針為國家統一之先聲翌年辭職歸阿爾巴尼發行「君其連達士」雜誌指摘聯邦政府之失主張強固政府之組織哈密頓此時既洞察聯邦制度之弊害國家組織之必要抱其改革之大策以待機會而其機會遂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

千七百八十六年九月維爾幾尼州之立法部於阿拉波利開諸州之通商會議欲商議諸州通商之事項哈密頓臨機應變因通商會議遂盡憲法會議之策為紐約

(0937)

之立法部。贊維爾幾尼之發議。而自代表紐約而臨會。

然贊維爾幾尼之發議。遣代表者僅五州。不足與謀改正憲法之大事。哈密頓更變其策。新開改正憲法會議。勸諸州提出發議。其主義謂此會議為合眾國必要之方案。於是勸告同盟國會會議。贊同其方案。全國輿論紛紛。當同盟會議之初。各州立法部。或違憲法。或贊同。新聞演說可否之議論。騷然。紐約頑固地方分權黨之知事克林立法部之議員。反對者多。當此形勢。無人敢出為代表者。哈密頓奔走遊說于議員之間。於是除洛特哀蘭外。各州皆遣代表者。於千七百八十七年五月。會合于夫拉的夫亞。開憲法改正會議。

列夫拉的夫亞會議之代表者。為革命時代產出最大人物之集合。達八旬之高齡。白髮皓顏。博天下之歎。美擔學術上政治上之名譽。之佛蘭林及國祖華盛頓亦來。金克露曼耶烏窩利壁克頓的加孫洛特列幾蘭爾夫壁克尼馬的孫等諸名士。皆至而年最少。智慮最長。為紐約代表之哈密頓亦翩然蒞會。彼等之德之智慮之人。物之年齡之愛國憂民之事業。亞米利加人民之祖父也。共和國之恩人也。彼等之

(0938)

集合國民信用。敬從愛慕之所集也。由法文上而論。則所為者權限以外之事也。所議者未受委任之事也。彼等豈不自知。彼等唯知謀國家之幸福。人民之安寧。他非所計也。何則。彼等於國利民福之外。不知為何事。惟謀如何可造國家恒久堅固之組織。商籌子孫萬世之幸福。安寧。彼等有此意。而國民不知之。同盟會議不知之。諸州立法部不知之。彼等自身亦不知之。唯彼等之所希冀善謀熟議。欲為最善最良之改革也。

於此會議。哈密頓之運動最為重大。彼於蘭爾夫提出討議進行之間。作十條成立草案于全院委員會。提出說明之。其宗旨欲造恒久堅固有力國民之政府。州政府之外。不可不立。自存政府。其國民議會不依州議會由人民直接選舉。何則。州政府之存任其論不能及。影響于國民議會。且極端之民主政治。最得中庸制度。彼民主政治之基礎。以優於立憲政治。恒久強固之勢力為最善最良之制度。彼于此會議。最通法律制度。富于政治智識之人物。且為最雄辯之人。彼之意見議論。定憲法制度。最有勢力。決無可疑。故憲法會議之討論。熟議善謀。積四月之久。遂成制定憲法

(0939)

之功。僅々除小數而通過大多數。在歐洲。恒演慘澹之革命。逐漸改革。此則成于平穩無事之中。誠為事事。故憲法之立。哈密頓之功績。實為大云。彼先天下而道破憲法制定之急務。導阿拉波利之會議。遂成夫拉的夫亞之憲法會議。而其會議盡滿身之精力。智慮謀其萬善。使于天地間為赫赫一大憲章。彼苦心籌畫。憲法如何。至於善善美微之君。浪其加特之代表。博士覺孫之言可知。博士曰。若憲法有失敗。哈密頓較他議員責任最輕。何則。因彼能補救其缺失也。若憲法有成就。哈密頓較他議員最有勳勞。何則。因彼能匡正其不逮。最盡精力也。幾孫亦述哈密頓之功績。曰。合眾國之憲法。哈密頓不啻與秩序。不能長享此太平之幸福。噫。哈密頓萃畢生之精神。成就亞米利加之憲法。發射其神秘之力。使為十三州三百萬之國民。三十萬八千餘萬之國民。其光輝所照。由大西洋及太平洋。杳不知其所止也。嗚呼。哈密頓之功績。真可謂偉矣。

哈密頓與加夫阿遜

哈密頓與加夫阿遜者。為北米歷史之一大源泉也。適如聖多林。密士西比之二大

(0940)

川橫流於北米之原野。哈密頓之合眾主義。與加夫阿遜之共和主義。橫流於北米政治之廣野。是以生千波萬濤之波瀾。而添歷史上之偉觀。其名義曰。夫耶的拉利。曰。利波布利幹。曰。幾摩拉特。為南為北。然終不過哈密頓主義與加夫阿遜主義之千變萬化。北米合眾國之存在。實此二大主義長存立而無消滅之時期也。哈密頓之理想的國家。非聯邦同盟之組織。在為國民之組織。彼思共和政治之弱點。以中央政府之權力甚薄。地方自治體之權力甚大。尾大不掉。一旦有緩急之際。缺活敏之作用。自治之權力與中央政府之權力。相扞格衝突。殊缺政令一途之運用。而其弊之所在。由各地地方有強大之精神。其軌轢衝突之結果。必至有分裂之患。以是欲限制國民之自由自治。削減州政府之權力。溶解地方之形體。而渾然組織中央統一之國民政府也。

彼初漫不悅中央擅制者。今乃出此而後知。彼唯欲秩序統一而已。欲為活敏強固國民之政府。而已。彼初與華盛頓阿達姆幾耶蘭爾夫合眾黨之著名人。均希望國民得達自由之極點。毫不讓民政黨諸氏。唯所異者。較民政黨諸氏。然有希望強固

(0941)

國家之組織耳。蓋哈密頓爾夫為伊遜馬的孫之徒。為英國通行之政治思想。受孟德斯鳩之思想之感化。加夫阿孫等民主主義諸人。專涵養盧梭之民約說。加夫阿孫曾奉使法蘭西。前後五年。此時法蘭西革命破裂。王制顛覆。貴族僧侶等階級制度。由根本一掃而空。凡有貴族之趣味者。大受激烈攻擊。破壞嘲笑罵詈。而其壯快痛切理想之民權自由等說。革命之雄辯家皆為華麗言辭。鼓舞唱道。加夫阿孫于此間。贊賞熱心。革命之盛舉。遂主張自由民權之說。加夫阿孫初喜為倫理家哲學家之議論。而其性情甚博愛慈仁。深於感情。如斯人物。自由民權最易浸染。然彼一旦浸染自由民權之說。而自由民權即為彼之生命。為彼之理想。為彼之眷戀之人。然彼不如哈密頓行政之手段。而哈密頓揮其建設經綸之敏腕。隨處運轉。握政治之總機關。活動組織。整頓。始以一人之手。運轉新政府之軸。加夫阿孫則靜耽冥思。默考其感受天賦人權之說。民權自由之論。而新政府之事業。略就緒。社會漸太平。中央政府統一之政略。次第為其運動。因加夫阿孫之冥想。唱自由民權之說。動社會之傾聽。彼民權者。依地方自治而確立者也。若強中央政府之權力。則

(0942)

月為一專門學於學術中最稱復雜深遠如法律學而得領取其精華其秀拔之腦力實可驚也。而彼以其蘊蓄之淺著述法律應用小冊以察其品評之優劣。自辯護士免許之後。由阿爾巴尼移于紐約。愛張其事業。擅雄名於法曹社會。與布爾並稱。哈密頓法廷之生涯。如西塞洛阿爾斯靖先詰以難問。其事件為紐約之貧困寡婦。對于英國之一豪商。為倍償損害之要求。其獨立戰爭中。英軍占領紐約時。得其司令官撒黑利。克林頓之許可。由英商人使用寡婦之家屋。因有損害而起。原告之所證。在依紐約州之法律。被告之行。為不免賠償損害之義務。然對於被告辯護之根據。英米兩國結締和條約。戰時兩國人民一切行為。互不相問。若自今日觀之。其是否易明。然當時聯邦政府與州政之權限未確定之時。則此事實意外之大問題也。若紐約法廷裁判之結果。寡婦之訴勝。忽生二重大之結果。一為聯邦憲法上之問題。若依州法律。而使聯邦政府之法律無効。是聯邦政府受治於州政府之下。如是則顛覆聯邦政府組織之根本也。其他國際問題。若以州法律為聯邦議會之決議。得破壞講和條約。英國之平和。必再破裂。是此區區一寡婦之訴件。而關係甚重。

(0944)

法律家之哈密頓

為自由民權之大仇敵矣。於是乎自由民權之說。當地方利己心。合為一體。反對統一主義。天下兩分。為「夫耶的拉利」主義「利波布利幹」主義。之二者。是北米政界之兩分。為二大主義。二大政黨之起源也。加夫阿孫民主主義。如哲學家宗教家信念。彼唱道。民主主義。不惟為政治上之主義。且即以為是為人生主義。華盛頓哈密頓之在政府也。重典禮威儀。加夫阿孫之出也。悉掃虛文粉飾。定制就大統領之職也。乘六頭之馬車。臨正威儀。彼輕裝畧服。不從臣僕。不伴御者。單身鞭馬。親繫馬於木柵之傍。而上廳。廢大總統誕生日之祝典。廢其尊稱。上由大總統下至僕使。悉以「米斯達」為通用。欲以政府化民成俗。是蓋彼畢生之目的也。

(0943)

大。一時學者時論壇之論題。大喚起社會之注意。哈密頓關於此事件。自任英國商人之辯護。為最不合人望之事業。何則。當時紐約為最主張州權勢力之地。戰後人心敵愾之氣象益熾。一則憫老寡婦之生活。一則國人最憎惡英國之豪商。一則循紐約州之法律。爭州法律之是非。一則州民以聯邦憲法為國民名譽之退步。次第爭辯和條件。除少數之識者外。社會之人心。悉表同情於寡婦之訴訟。哈密頓之辯護。實為一大難事也。雖然。哈密頓辯曰。就此問題。不可不排除一切感情。更不問其原被之內國人與外國人。貧人與富人。要皆以法理之曲直辯護憲法之精神。而顧國家大局之利害。抑聯邦憲法赫赫在人耳目。不可以州法動議會之議決。不可以州權而杆格憲法。然紐約州之法律。不關係於聯邦議會之議決。不可涉及講和條約。亦明也。況共和國建設之日。尚淺。此裁決之如何。聞共和國之建設者。或驚嘆而贊賞。或恐怖而嫉妬。交相瞻望。招歐洲友邦敵國之毀譽褒貶。此一宣決其對於外我國民有自由國民之資格否耶。我司法權足以保護自由正理否耶。我國民立于世界之表面。足以受

(0945)

傳記 四十

其尊敬與同情否耶。其對於內果能以一地方之利害感情不破壞國家全軀之大事。完聯邦政府之組織為恒久強國有真正自由建設之能力否耶。滔滔數萬言。反覆辯論。其論理之公明正大。其辯舌之銳利爽快。其政治家之識見與愛國之深情。溢於言表。動滿場之傍聽人。動列席之法官。遂為被告之勝利。哈密頓辯護士之名譽。因是一案。遂電掣風馳。那剎間喧傳於世界。

不意為法律家政治家一生之敵手之阿倫·布爾者。為此事件原告之辯護士。二人之衝突。達於極點。遂使哈密頓斃於布爾之毒手。而兩法律家之對戰此事件。終為哈密頓所勝。蓋哈密頓欲知政治家法律家之特長。不若與布爾比較。布爾當時為法律家政治家第一流之人物。法律家哈密頓外。無及之者。政治家則有凌彼同黨先輩加夫阿孫之勢。布爾有眩惑一種人之風采。巧妙善辭。態度優美。博俗人之感。唯奪婦人之心目。為社會之時尙。彼為法律家之所長。善於說明法律。有曲解利用之才。巧於法例判決。有活用之術。敵之毫末細鎖之缺點。一一摘出。言語縱橫。妙于詭辯遁辭。敏于小機巧策畧。是蓋彼辯難場得意之技倆也。

(0946)

至若哈密頓之所長。有大異者。彼不欲為此瑣々之理論。不欲于言語之枝葉爭其勝敗。彼直高翔闊步。關懷大局。提其大原理。演繹之。布爾之推論之歸納之一。對照事實使人一望而即判其利害曲直。堂堂之論。正大之理。直由根本駁結。而於敵區々用意之論理。一舉而破之。此實哈密頓獨步一代之所長也。若與布爾相較。適譬以大刀而對小錐耳。小錐雖銳利。豈其敵戰。至其流暢雄麗。論理緊切明快。兩不相讓。亦不易軒輊也。

在哈密頓則法律家之資性。為政治家之資性所掩。在布爾則政治家之資性。埋沒於法律家之中。哈密頓之論法律。以政治家之智慮識見。布爾之論政治。不能脫政治家之規模。與見地。哈密頓之本領。真有大政治家之資格。布爾之特質。有滿腔政治家之性情。哈密頓者。有政見者也。有主義者也。有經驗者也。有抱負者也。至若布爾則無主義。無政見。無經驗。無抱負。其畢生汲汲於計畫密策陰謀。盡百端之手段。消耗滿身之精力。猶然不憚。非為國家民人。非為己之政黨。雖欲得一身之權勢地位。彼蓋陰謀之惡魔也。功名心之窮鬼也。目前之利害。雖甚明敏脫利。然其眼光不能

(0947)

傳記 四十二

遠及。故自陷於陰謀。自敗於功名心。彼乃政治家之下卑陋劣者。殆不足論其價值也。

為「夫耶的拉利」記者之哈密頓

哈密頓不朽於政治文學史上者。由彼為「夫耶的拉利」新聞記者之文章也。千七百八十七年。費拉地比亞憲法會議。雖制定憲法。然不得各州之同意。不能為憲法。而欲得各州之同意。實為一大難事。於是哈密頓與同志政友馬的孫。幾耶等謀。發行「夫耶的拉利」新報。其內容所說明者。專為新憲法之辯護。論新政府之設立。為國民統一之必要。新憲法之行於各州。實哈密頓新報論說之辯護力最大。「夫耶的拉利」新報。最能說明米國憲法之精神。說明立法者之意義。說明憲法運轉之作用。是以米國憲法之學者。無不深覽之。歐洲政治家研究米國之憲法者。無不讚稱之。當時「夫耶的拉利」之翻譯。早出版于巴黎。政治家爭購讀。達列蘭賞揚其價值。大為歐洲政治家所注意。幾孫謂哈密頓之事業。為應用政治之原則。實際之行政。米國憲法之成。斯報為一大寶典。其珍重於政治家。尚何疑哉。

(0948)

財政家之哈密頓

憲法制定。為新政府設立之事業。哈密頓雖素注重於此。然其協助者。先輩同僚甚多。若新政府財政經綸之事業。實為哈密頓獨力之事業。謂合眾國財政經綸之策。由哈密頓手中生出可也。彼就大藏卿之職也。國債交集。庫帑空虛。一為外國債。二為對於各州政府之負債。三為對於軍人之負債。四為對於戰時中各種供給之負債。五為舊大陸券之銷去。關於中央政府名義之負債。固有異論。其各州獨立戰爭消費之負債。議論紛然而起。加夫阿孫之徒。與之反對。哈密頓駁之曰。為國家公事消費之負擔。國家宜有此負擔之義務。是增政府之威權。增加財政之信用也。於是議政府之負擔已定。然國庫空虛。信用缺乏。其將如何而任此負擔。哈密頓乃決計招外債應之。然前財政家往々募集外債。不能成功。然則哈密頓其果能成功否歟。彼意前者之所以失敗。因不講維持信用之策也。利子保證之方法。未確實。若利子以正金正確保證。決不難募集公債。然今國庫無一餘裕。其何能任此利息。若以徵集租稅充之。則當時連年戰亂。民力疲弊。終無負擔之餘力。前財政家屢試屢敗者。

(0949)

且一有利息。耶不能擴財政。然而機智炯眼之哈密頓。忽發最善之財源。不爲國民直接之負擔。避直稅而爲間稅。亦不爲中下等之間稅。惟課輸入稅。人民需用物。爲珈琲之類。課輕稅。羅紗。酒。布。蘭的。絲。布。絨。氈。等之奢侈品。供上等社會之需用物。課重稅。豫計收入。可償外債之利子。於是歐洲之資本家。爭應招集。資本。沿輸入。各種產業。勃興。產業。勃興。則增國民之富。而貿易益盛。貿易盛而輸入愈多。輸入多而稅務愈增。不數年。而巨額國債。全數償還。殖產工業。亦大進步。國家經濟上之形勢。至是爲之一變。

次則彼於財政上重要之政策。設立中央銀行。加夫阿遜派之政治家。難極力反對。然經議會決議。終得設立。中央銀行既立。政府之收稅。與財政之整理。大得便利。金融圓活。通商貿易。大爲發達。政府民間。遂致交受其益。

哈密頓處無信用。無財源之時代。瀕破產之危域。擔財政之重任。鞠躬盡力。五年。其去也。歲入盈餘。商業繁榮。產業發達。如變瓦礫爲大理石。使非有卓越古今財政之技術。何由至此哉。

(0950)

哈密頓與布爾之衝突

哈密頓掛大藏卿之冠。專從事辯護士之事業。謀其擴張。然哈密頓政治家之勢力。其官位非由權勢而來。由其實力技術而來。然君子與小人。不并存。豪傑與奸雄。不兩立。千八百八十年。加夫阿遜爲大總統。布爾選舉爲副總統。布爾者。哈密頓之政敵也。近時之「梅特涅」也。策士之標本也。狡猾奸智。粗暴不愼。其滿身陰謀密策之橫溢。其滿腔名利私慾之充塞。而以其假面。掩飾詭譎。野心卑陋之念。以欺庸俗。其運動進退。行爲陰謀。百出。長于離間。巧于中傷。不飽其野心。不止世之陰謀策士。罕見其匹也。

以如是之人。豈足當重大之地位。而任國務。千八百年。布爾爲「利怕布幹」黨之候補者。欲去其先輩加夫阿遜自爲大總統。哈密頓之炯眼。識破其陰謀。以爲如彼之人物。不能居國家最高之任。於是布爾深恨之。遂有談判。決鬪之事矣。

嗚呼。哈密頓助華盛頓成就邦家獨立之大業。當戰後國政混沌之時。完其建設國家之籌畫。不愧爲大政治家。救新國民之破產。不愧爲大財政家。哈密頓捨其國家。

(0951)

捨其政。友捨其妻子。以四十七春秋之壯年。抱前途無限之雄圖。而至空斃于毒手。布爾之凶惡無道。最大。最極。千八百〇四年七月十一日午前七時。哈密頓與布爾於紐約對岸大特孫之西。會合於維荷克之小邱。布爾先放彈丸。擊碎哈密頓之第三肋骨。貫于肝臟隔膜。深入脊骨。實行之政治家。不復長留人世矣。

當與華盛頓同爲北米之偉人之恩人之大政治家。哈密頓之逝也。國民哀悼之情。較國祖華盛頓死去之時。猶切何則。華盛頓成功之日。春秋已高。國民滿腔之感。謝。尊。敬。而後死。若哈密頓。業大功偉。未受國民之感謝。春秋壯。前途遠。大忽罹凶手。是以國民不期而盡哀。吊之。禮行最盛大。最悲壯。葬送之式。以弔其英毅。魄其後。布爾爲國民所衆惡。不能保其職。退入西部地方。由合衆國分離西部諸洲。金建設一獨立國。其陰謀發覺。而呻吟于牢獄。弄其雄辯。幸得放免。自是國民亦無語及彼者。所至遭憎惡。輕蔑。擯斥。流浪。孤立。送污辱之生涯。遂窮死于寂寞之地。出乎爾返乎爾。又何咎哉。

哈密頓之人物事業

(0952)

哈密頓早世。所成之事業。長于建設之經綸。爲政治家。爲財政家。爲「夫耶的拉利」之記者。爲法律家。爲雄辯家。爲軍人。彼之月旦。既有定評。彼之盛名。彌于世界他人。雖加以十年。念年之歲月。求如彼之事業之才能之本質。殆不能增加一毫也。

要之哈密頓者。有智力之人。非有德之人。有功業之人。非有器量之人。彼之智力。燭漫而照射。彼之事業。赫々而炫耀。雖然。乏道德之理想。缺宗教之品性。以彼與華盛頓兩相比較。其人物之區別。殊覺甚明。華盛頓爲有德之人。哈密頓爲有智之人。華盛頓爲治人之人。哈密頓爲辦事之人。華盛頓之所長。在商量。在調和。哈密頓之所長。在能燭照事物之真相。華盛頓之量。包容其黨派。爲國民之代表。哈密頓爲其一黨之首領。華盛頓爲德高天下之師表。在黨化千載。哈密頓立其雄才。法制大經綸。在支配百世。彼等人物之相異。其事業之相異。二人之品性。雖殊。然缺一則不能完成合衆國創建之功業。而今日之大民主國。實二人之遺物也。二人之遭遇。爲歷史上一大偉觀。其盛名。直并駕齊驅。同飛馳於千載以後。而不朽。

(0953)



史學

史學之根本條件續前

第二 心理條件

心理條件必待心理學之發達始能說明今日之心理學不無遺憾然供史學中條件之研究者尙非不足可略言也

A 個人心理條件

先由個人心理而言固有之意志感情個人各有特異然平均觀之則不過小異而大同可以互相推察所謂以人間爲一家更進而爲一社會者基於此原理也若意志感情不能互察則二人不能從事於一處無論意見多歧即一事偶合所受之感情亦異故但舉其大體本諸好惡而齊爲共同之點俗所謂人情者最宜先知也

人有神經必有血非運轉道理之機械亦非傳播理想之針金故紙上之理不能計人間之意志感情欲察人情必須志於世故非但關於年歲之深淺實多本於境遇之苦樂苦勞之人多明安樂之人多疎由上所言假定爲平均之苦樂而立論社會大多數之人間常居於平均之見解大智極愚必爲少數

本此爲言雖曰未當然亦不甚相遠特別之例固亦不免是當爲特別之研究而已譬如宗教之教祖如何感奮棄一身上之榮辱圖人類一般之利益大抵企社會之改良國民之統一悉其心事而教祖之心理可得而言矣世之遵奉教祖百世不愆順乎人情之故也而洞鑒人類一般之希望即人々之大器量所有者耳

B 社會心理條件

社會心理即俗所謂時代心理置一時代平均社會人々所持之心理定爲此名因無大差然時代云者本非動物不可以有心理所謂時代心理者組織一時代之社會而所有人人之心理之意味之略語也

一社會之人每適應於周圍之事情變化心理大多數人之心理變則社會全體之心理亦變所謂時異而事殊也是故社會心理得爲無量變化第潛移默轉其事甚漸本之情性施之度數同時代社會之心理可以測量而得之矣置諸史學從事於茲實爲當務之急測量不可得則史學亦莫由成若乃忘社會之推移肆武斷於胸臆以是而言史學誠不知其何所取也

C 國民心理條件

國民心理與社會心理不同社會變遷千態萬族截其時表其變社會心理於是乎生第有遞嬗之程度無可移之根本通過久遠之時期而永保其生存者是爲國民所固有之心理拔其不可變之部分別諸可變之部分而國民心理之名立焉故中國人有中國固有之心理俄羅斯人有俄羅斯固有之心理日本人有日本固有之心理希臘人有希臘固有之心理法蘭西人有法蘭西固有之心理推之世界萬國莫之或無如此之國民心理蓋基於

不經變更之周圍事情成立於物理條件之下

中國人之心理。為大陸的。如森林之蔥鬱。其人偉而大。俄人同之。日本人之心理。為島國的。如花草之秀麗。其人機敏而狹小。希臘人同之。蒙古人之心理。受沙漠之震盪。故好暴亂。印度人之心理。經喜馬拉雅山冰雪之寒凝。故成為超絕的。而不顧現世之事。法蘭西居歐羅巴之通衢。四通八達。海陸俱便。南北出入。悉得自由。本此結果。成周游運動之性。故無論如何境遇之下。為不能蟄居家室之國民。

循此次第以國民心理附諸物理條件自由研究。可以溫然冰釋。怡然理順。較諸社會心理了解。良易其在歷史地理學中亦占重要之位置。從事苦學者所當注意於此也。

第三 文化條件

自皇初以迄今日。亘久遠之時代。經各種之方面。人間之感情。意志。變動。不拘與時偕行。乃有絕大之生產物出乎其間。是之謂文化條件。在社會上為顯著之運動。占

(0958)

學藝

制度

經濟

A 學藝

學藝及於國家社會之影響。伊古以來。研究者頗為不乏。觀其著作。寧多解人。按諸實際。皆為無當。蓋但詳於沿革。而不能與各時期之社會心理對照。譬諸畫太空之雲。雖如何極其變態。而不令與大地連絡。則無由察其要素。從來研究之方針。若第云學藝之理論。亦無大差。然至於一派學風之何以興一派美術之何以始。一派之教育何以兆。各等重問題。到底不能得其端緒。

陋巷窮閭。必無素豐之宅。長廊廣廡。是為華豪之邸。古人所謂富潤屋。德潤

(0959)

身之義也。而一國之經濟。其影響及於學藝者。亦畧稱是。昔者希臘之立國也。以學藝鳴於一世。而在波斯戰爭以前。社會貧乏。百廢不振。及至大戰後之時期。商業發達。國用饒裕。乃能歡迎學藝。不遺餘力。造成倍李庫之有名時代。世界國民大率類此。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為中土之名譽。故歡迎學藝之心。有所推遷。轉移。是為被動的。不能附屬於國民心理之內。

巨數多之時期。經濟充實。流風所被。殆是為國民心理一部之觀。社會衰者反之。譬諸種樹。焉深根固蒂。鄭重培養。數載之後。必成巨木。而維持之法。常不可失。三年棄置已大衰。十年棄置乃為廢材。又或歷取其實。迭為播種。經數十代。必呈異狀。所種種者是也。社會之道。亦類於茲。數千年之間。經濟困。學藝必生國民心理。不幸自古以來。國家社會。無此實例。所以永富之國。邈不可得。要之學藝及於國家社會之影響。以經濟為原動。明白屬於社會心理。而代有變遷者也。

(0960)

B 制度

制度之說。以法令為始。而包含百般之制度者也。論其主要。寧屬於國家方面。無論何國。皆有調查。而在漢土。尤為繁重。即中國史中之表志。西洋所謂制度史也。但從來之研究者。本諸法令。參諸庶政。詳於移變化。其所立說。與社會為離緣。吾輩之所着眼。不僅在讀碎法令之文章。以述精神之變遷。必細察其如何之社會心理。而制度乃行。如何之社會心理。而制度乃變。以制度為空文。以社會為動體。或假定一時期之社會心理為一致。而窮究制度之沿革。必使社會制度。兩相聯合。明其相互之關係。而人間之借鑑。乃得而取。資近頃之史家。莫不持此方針。前途遠。遠成績未著。好學之士。所當遵道而行。收其效果也。

C 經濟

經濟之學。發達最晚。從來學者。莫或過問。縱有稍加之意者。又不識經濟之原則。譬諸昏狂。有求於幽室之中。其無所見也。審矣。此不獨東方之學者為

(0961)

然也。西歐之人亦陷此弊。條件經濟事情而觀。以推知社會之風氣者。經濟史學兩家殆不一二觀。至於近頃。始以經濟事情為社會所切要。德人蝦模列兒英人羅蝦美人塞李古滿。鼓吹其說。漸就流行。調查經濟與社會之關係。而明其沿革。先路既啓。來軫可循。實吾人之所大幸也。

經濟條件之研究。在於我國。尤乏其人。迂濶者流。厭其瑣屑。視為卑污。是可謂大謬者也。譬諸人間之身體焉。消化器組織生理機能之學理。在視察箇人身體之健康上。最為必要。人既如此。國家社會。何獨不然。所謂經濟學者。對於國家。實消化器組織生理機能之學問也。匪但實際研究不可稍緩。即如史學。亦不可無切實之調查。如讀羅馬共和時代時治三歷史。及中世之オド。制度之歷史。日本武家之歷史。若不顧經濟條件。斷無由得其解釋。古來於此三者。頗置重於茲點。比例而觀。無論何處。不可傳經濟條件於忽諸也。經濟之有取於國家社會者。如前所述。可比於箇人之消化器。其器紊亂而消

(0962)

化飲食之作用。於是乎失以致血液減少。血中之品質。缺乏全軀機能。受其影響。不能自由運動。所謂貧血症者。又因以生。國家社會。如之經濟紊亂。必歸衰頹。若機械之不能運轉。積日累月。乃至不救。今日之西羅馬。實此結果。而漸有致死之兆也。嗟乎。死亡與貧苦。皆為大惡。所存而其相為感召也。又若此仁人志士。幸為留意於茲。所以利其國家者。正自無量。而尚論古昔。社會亦當注重此點。以取鑑於盛衰消長之數也。

(0963)



(0964)

實業(農學)

論中國近日有農業無農學

續第五期

動物學者。亦農學界中之第二主人也。綜其全數。脊椎動物為最上等。節足動物次之。圓形動物又次之。下而至於原生動物。僅恃一細胞之蠕動。而亦占一動物之位。置其關於農學者。不必盡所有而一々究之。類多賅括於脊椎動物中。其宜於脊椎動物中加之意者。大都以力。用乳。用肉。用毛。用四者為之。的惟牛除毛用外。其最適於力用者。若英之鐵昂。最適於乳用者。若英之嗟爾查。和蘭之和爾斯達因。適最於肉用者。近尤以英之短角種。與但利抹爾拖。熟最早而量最大。原短角種之流行於今日。自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查烈斯可林古。及羅巴可林古兄弟。先自多肉種中。特選哈拖巴一頭。經六代之選配傳遺。而此種之佳質。始煥發無遺。而瑞士之新面達爾。阿爾傀。亦於歐洲大陸亂牛中。標特色焉。馬則於力用之中。別之為車用。乘用農

(0965)

者爲不完全之變態。且一年中變態之循環。有一次者。有二次者。有三次者。有四次者。有別爲胎生卵生者。而口之部宜於咀嚼與宜於吸取。皆以食物之懸殊。而務各適於用。其變態完全者。惟幼蟲之食慾最甚。而變態不完全者。爲害幾令始終而一貫之。稻菽之患。時在發榮螟蟲。浮塵子。偏迎期。而蟄化果實之患。時在成熟。體蟲。綿蟲。避債蟲。幾從中以俱來。先時而豫防之。則殺卵。燒繭。養白蠶。菌飼食蟲。此最關重要者也。臨時而驅除之。若刺蟲。網若刺蟲。器若誘蟲。燈若殺蟲。劑被害之作物。有大小對待。手術之輕重。緩急。因之中國農書。亦曾有食苗。食葉。食心。食根之別。而曰螟。曰蠶。曰蟲。曰賊。之變態。之果。爲完全。果。爲不完全。何以豫防。何以驅除。古之人從未詳。以示我。而每年各地之損收。亦付諸不可知之數。飛蝗蔽野。天地爲愁。人亦有言。是天災之不能以人力勝也。學何有焉。

次若氣象學。歷盡中國四百州。西北多旱。東南多雨。而西北旱之爲災。視東南之雨尤爲。率見蓋大氣一般之狀態。其接近地表一層。各固溫度。濕度之不同。有風以波動於其間。而晴雨遂以頓異。自千八百六十年。法人拉波鳩發明天文圖。各國效之。

(0970)

距今時向未遠。而萬國農家。無不奉之以爲耕耨收穫之準。蓋以風雨之有無。就其表中所示。當高氣壓時。尋其方向。按其位置。凡覆拉此氣壓各部。必日暖風和。夜則霜露玲瓏。朝生濃霧。此洵可豫知者也。至低氣壓。則據高氣壓反觀之。視其圖中。弱急徐之度。而風雨之起。即知隨於其後。若高低氣壓。其由雨而晴。由晴而雨之交。皆可舉圖中所經。驗與所指。指示以決定之。其不能一概視者。不過緯度之高低。海陸之差。別山岳之南北。土地之高下。潮流之寒暖。地質植物之燥溼。多寡。理有固然。循其類而引伸之。據其實而明驗之。直足以人力奪造化之權。以視夏秋之間。不識爲高低氣壓。過度轉暑早魃之爲虐。向泥塑木偶而乞靈懼河伯之爲災。持絲竹笙歌。以上壽者。直夢夢也。學何有焉。

又其次若園藝學。據世界進化之例。天地間生物之數。凡有可以供人生之需。玩者。皆宜罄其力。所能爲。裁成之。使各底於用。故菜蔬花果草木之栽培。以春夏秋冬寒暑之不同。則一榮一枯。需用者。祇得因時所宜。亦斷不能別出生成。顛倒其春華秋實之次第。而園藝學之在今日。有溫室焉。省識天氣之燥溼。配置寒暖之高低。宜實。

(0971)

者。實宜業者。葉宜花者。花早非不必。其春初也。晚菰不俟。其秋末也。數椽之下。可春可夏。可秋。可冬。直足以回天地。氤氳之氣。將大造亦退處。無權果樹之種植。初以接枝。促其發生。既以前枝蓄其養分。發生速。故含花早。養分聚。故結果多。西諺曰。自今以後。樹木亦將有學校。彼接枝。翦枝。殆教師之撫摩。生徒相樹之形。任意以爲。曲直而亦因材施教之類也。且人生快愉之境。惟得自家。庭閑散之地。爲最真。不拓數弓。地爲清節。先生種既荒之松。菊此心。時覺其不快。入倫敦之郭。過巴黎之市。煙雲繚繞。闌闌萬家。綠樹夾道。一望成籬。入其室。環窗翠滴。院宇雅潔。草結如茵。蓋非徒供其逸游。而於空氣之一吐一收。養心地上。不盡之幽趣。祛體肉上。無限之垢。魔。況以其實。與肉配。食更足爲調和。血液之助。近日者。德法以葡萄酒。名地。球。英以蘋果。柑梨。栽培之書。爲人先導。美利堅屹立於東西兩洋。無鄉無市。果林菜畦。疊々貫四時。人羣之進化。既日未有已。故園藝一科。實占農業一大部。以我中國。處溫暖二帶之間。得天時而兼地利。菜蔬花草果實。豈必於他國。有遜色。乃華實皆聽之。天。無一能舉栽培新法。而稍爲致意焉者。也。學何有焉。

(0972)

無學。故不知變。無學。故不知爭。不知變。則雖撫有廣大沃腴之方輿。仍踳踳於半開化之小天地中。而罔識變計。不知爭。則雖集有無數之兇悍大敵。日攫其皮毛。骨血。以試爪牙。而甘就割。割夫我中國。以農立國。巨數千年。肥料土壤植物動物化學。害蟲氣象園藝。其理雖少。成書其事。不無妙手。以近日外患之逼。雖難遽如歐美之各精於其業。但能就向所已得之肥料土壤植物動物化學。害蟲氣象園藝。斟酌而改良焉。先普行於內地。行省俾內地行省人人知農業改良。當先於肥料土壤植物動物化學。害蟲氣象園藝。入手。其事乘以其理。今日過渡時代之問題。亦祇可作如是解也。北走長城。南望湘。與奔々神州。正天之厚。我黃人。特別錫以至大。無外之農場。彼爲此至大。無外之農場之主人。翁者。不揮發其天產氣息。庵々惟日就蹴踏於列強實業政策之下。斯殆天地間喪失腦筋血氣之大頑物。亦古今來最可痛心疾首之一怪事。

果其險阻艱難。無他人先我爲之。猶得日事出劍。舉彼日本者。誠今車亞之雄。立國至今。除學人以外。無他事。回憶十六七年前。維新諸人。惟汲々於軍事政治諸務。既。

(0973)

乃知無實業以爲之心腹則歐風美雨相襲而來仍不足當鋒銳之一轉明治十九年後始重立農學專科彼其時規模之簡風氣之塞至爲可憐至其地力豐饒物質茂美浸淫於國人之深且久殆不及我今日遠甚徒以振興之始就所固有者而改造之取所未有者而倡行之農民無他願惟使今歲所入高出於舊歲而徐示以陰晴蟲病之所以然則其成效斯著準今年第五次大阪博覽會覽農業館出品證以農會所調查

第一米 此次經農會檢出較前功品質精良亦勻亦實雖東京北海道各地舊歲氣候不適以被害淺而栽培之法加良教不見稍劣彼新歸我版圖之台灣其質雖不甚佳但能於栽培上加之意焉其前途固大有望也

第二麥 亦經農會檢出大麥惟孔天米論種占大部其質最適於釀酒爲碧綠之原料小麥亦減去以前劣種就中自歐美傳來以適於製麵之佳種爲最多

第三豆 分大小兩種子粒不齊不變不雜雖素勻產之地亦獲優種焉

第四蔬菜 中分葉用莖用根用實用種類最夥產地亦稱是惟無歐美促生佳品

(0974)

以無溫室故殊爲歉然

第五麻 大麻較亞麻苧麻黃麻品質尤良他若芭蕉鳳梨富於纖維質者附焉栽培改良進步之速尤爲罕見

第六製油原料 菜子棉子蓖麻胡麻荏亞麻皆是菜子尤夥但較前次品質稍劣油分亦減去二六九殆收穫期與天氣使然或於改良之法有未盡善處此外富於蠟分者曰櫨子其大粒種視小粒種則含臘分較多色澤濃厚近來木蠟之用途愈趨愈廣擴張櫨樹之栽培誠巨事也

第七煙葉 生產地幾滿全國以土地之殊性質亦不無稍異近於二三新產地獨出優品向之以優品名於世者反出其下且其製造亦較新產地退後一步洵奇事也

第八顏料 占大部者惟藍視前次出品人減七名出品數增十之五質亦佳良以數年來自外輸入者日益加多影響所及竟獲此競爭之結果

第九藥草 我國所最翹出於世界者靡不以人參(即東洋參)首屈一指年來購

(0975)

者紛如益見品質之良黃連之爲用從無分野生園生邇來專取園生亦栽培之有道也其他漢藥諸種需用之途既日隘故出品者少

第十紙料 以楮皮雁皮三極皮紙爲大宗點數亦過從前殆撰種擇地精於製造所致蘭之一種此次出品家多前次數倍蓋以彙入北海道一部其品質遠駕本州而上之而栽培法與製造業亦迥非昔比則其輸賣至外國自不待贅

第十一綿 全數較前次減三分之一出品人減十四點數幾不及其半以歷年來自外輸入者日多內地無從抵抗之故爲所傾跌安得盡我三島作苦田間者籌一挽回之術而一告之

第十二蠶 蠶子之形狀及產着諸點較前次俱增完備至其病毒之檢察驅防尤徵進步蠶繭較前次增十分之六經緯柔細而長明治二十七年間其產不過百七十萬碩近已增至二百五十萬碩有奇其發達可謂盛可謂速矣

其較前次有遜色者惟棉花一種此外無不著有進步至其絲之出口亦幾奪我中國之席而襲有之所謂肥料土壤植物動物化學害蟲氣象園藝者近得專門多

(0976)

人農學之科目既備雖歐美亦不得挾所專長傲彼以所不知且地方農學校已行將普及彼其中所教授之什伯生徒皆將來農業之製造家也得此什伯生徒輸其學於人々之腦彼人々腦中既浸入學之一字則此後之二耕一作皆將據學理以證之其於學理有未盡合之處皆可據實驗以底於釋然而必不至如向之課暗問兩其虛無縹緲之談理有固然更有學折之彼歐美農學大家既出日本先今日本農學大家勢又將出我中國先明治以前謂中國有一僅及日本者吾未之信明治至今謂中國有一可及日本者吾亦未之信

奇極奇極據世界第一之土地轉爲第一之老大病夫分之割之而不知痛憤然憤然聚世界第一之人民降爲第一之下乘奴隸鞭之唾之而不知羞嗟彼小人吾不責爾以工俾以一技之發明風行五大洲吾不責爾以商挾巨資冒天風海浪斷斷一切利盡數倍吾不識開闢至今祖若宗遞相授受爾有土地爾自耕之誰禁爾出作入息而令騰騰之周原致夷爲曠土者爾有山林爾自植之誰使爾以翦以伐致葱々之象易爲濯々之觀者爾有犁鋤爾有黍穀爾爲可用則用之誰使爾自生自

(0977)

死於古人陳法之中而不思改造。一新式擇種。嘉種者彼爲之官者。爾所衣之一絲一縷。何一非農人之汗。血爾所食之一米一粟。何一非農人之脂膏。以今日可憂可痛。可驚心。可動魄之荒涼世界。即得神其剝削。敲吸之手段。一遇鎗林彈雨之來。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剝削敲吸之過多。恐適以爲後日自伐自煎之導線也。西人之於民事。也有學以爲之教。有農會以爲之偶。有調查員。巡行國中。記其豐歉。有實驗場。究其類別。列爲報告。有全國人民戶口冊。有全國歷年收入表。吾不責爾以沾鹽塗足。親歷此細雨斜風之境。吾不責爾以荷蓑負笠。下儕於求田問舍之夫。試問爾立之學校。安在爾倡之農會。安在爾所飭之調查員。安在爾所設之實驗場。安在爾農大綱。必先於農產收入之數。合以人口增加之數。又必於本年農產收入之數。證以往年農產收入之數。誰爲其戶口冊。誰爲其收入表。且雍冀各州旱害頻仍。而黃河一決。非數十州縣之土地。淪於汪洋。即數十百萬之生靈。化爲新鬼。東南地近豐饒。現又苦於人口衆多。地租而外。捐款賠款。出於斯京餉。釐出於斯王公大臣之錦衣玉食。出於斯歐美各國之財源利藪。出於斯戊戌湖北荒庚子辛丑山陝荒廣

(0978)

西一地。數年間。幾數千里。無一舉煙火者。天災尙有法可避。況此乃渾々噩々之人。民與無心無肝之官府。所自種植之而自收穫之者也。百年來歐美民族。由自由之競爭而有法律。由法律之競爭而有權利義務。權利義務之界限既明。則人人欲得權利。一分自不得不盡義務。一分權利義務者。無精粗鉅細。而要人人皆知以擔任國家抵禦外族爲之母。至人人皆知以担任國家托禦外族爲權利義務之母。則既不能舉全國上下盡以之作軍事談政治。自不得不趨於實業。一途實業之力。既充又不得不廣。寬植民地以爲尾閭之洩。據白人十九世紀百年間。其總數不過一億七千萬。而近已增至五億一千餘萬之多。準此比例推之。更經百年。勢不至躍至十億五億萬不止。苟不預籌一絕大資本。開一不盡銷場。區々歐美應無復有立足處矣。此十九世紀民族主義之所以終場。此二十世紀民族帝國主義之所以開幕。南米非澳之紅人。黑人。棕色人。皆羈之。使之供牛馬奴隸之役。而西亞東陸更有勝於南米非澳十倍之一大博覽會場。又當鹿失中。原於是英俄法德美日本各實業健兒。不禁掀髯大笑。揚旗擊鼓。挾其飢鷹餓虎之欲。乘潮直進。共圖一大嚼焉。危

(0979)

乎殆哉。今日之中國也。以生利分利之例繩之。女學不興。纏足禍烈。已去四萬々人之半。而其餘之無業遊民。雖其數難盡悉。當亦兩三萬有奇。所謂生利之農。及他實業家。不過十之三四。分利者幾及十之六七焉。夫此十之三四之生利家。豈別具有拔山蓋世之氣力。以當此重任。耶。況外人所持以窘我者。不徒以我所未有之農而並傲我。以所不能之工。不能之商。楚歌四面。追魂攝魄。勿自以爲地。大羅馬未分裂以前。其疆域不下我。今日勿自以爲人。衆印度人二萬々。皆踟躕於英吉利大蠱之下。以數千餘年之極樂世界。一變而爲狗馬生涯。民族與經濟兩線相接。挾之以作掠土適商之妙用。澎湃震撼。我國民適當其衝。故雖自神農氏作耜。耜即翹出於世界萬國之先。而終不能起九原。既死之祖宗。盡羣黎而遍相告語。望前途其蒼茫兮。正不識我四萬々人之子々孫々其將何所托命也。

(0980)

實業(商學)

國際商業政策(承前)

自由貿易主義。集大成者。始於亞當斯密斯。自千八百十五年。拿破倫戰爭之後。乃於英國見諸實行。先是拿破倫戰爭之際。英國困於財政。課稅極苛。其輸入稅率。採用區別之法。因輸入地而異。其稅率。其甚者。乃至值百抽四十。及值百抽百八十之多。此其用意所在。蓋爲保護殖民地之貿易。及農業之生產計。一時激而出此。自工業漸次發達。需用之原料。品不得不仰給於外國。而關稅之苛。實業家莫不起其不便。不利之感。於是千八百二十年。有名之倫敦商人陳情書。遂使自由貿易主義。至是放一綫曙光。於英倫三島。及至哈斯奇遜爲商務大臣。汲汲以輕減輸入稅。則爲務改正航海條例。使英蘭及愛蘭間。得以自由貿易。英國自由貿易之基礎。實立於此。千八百四十二年。羅拔爾特內閣時代。改正稅利。凡七百五十品。第一廢止禁

(0981)

止稅或輕減。第二、廢止原料品之輸入稅。第三、輕減粗製品之輸入稅。第四、精製品之輸入稅。以值百抽二十為定率。與以競爭之餘地。自此改正之後。功效大著。千八百四十五年。廢止輸入稅者。增加四百五十品。當時英國以農業國一變而為工商業國。人口繁殖之影響。一切食料品。不得不以己國之不足。仰給於外國之有餘。於是。有名之可布爾非穀法。同盟遂成功於千八百四十六年。自是以來。自由貿易之商戰。術所向披靡矣。

英之自由貿易政策。開於哈斯奇遜。成於羅拔爾特。至古拿德新頓氏時代。始達於完全之域。千八百五十二年。古氏為大藏大臣。第一、廢止粗製品之課稅。第二、製造品之課稅。減為值百抽十。第三、改從量稅為從價稅。第四、廢區別稅。第五、改正消費食料品之課稅。後經若尼密亞戰爭。古氏之政策。雖不能永久見諸實行。及至千八百六十年。竟毅然決然。減少課稅品。僅存四十八品。而政策又一新矣。嗚呼。英以前後四十年之力。無數之政治。經濟。家。絞腦。耗心血。合其國民進步之高度。僅乃成之自由政策。豈易言哉。拔斯帖布爾曰。打破保護主義者。哈斯奇遜

(0982)

之力也。建設自由主義者。羅拔爾特之功也。完全自由主義者。古拿德新頓之賜也。吁。亦大難事矣。

今世界中。環球萬國。其經濟之進步。達如茶如火。令人艷羨。不置者。莫不曰。英美。英則近。日猶有以。為漸即於衰運之趨勢者。美則如日之方中。光輝燦爛。不可逼視。究其貿易政策。則與英實處於反對之地。英則主自由。美則主干涉。二國者。對峙於大西洋左右。各行其反對之商策。以利其國。而富其民。而其成功。卒不相軒輊。此不可謂非經濟界之一大奇觀也。且自由平等者。美人之生命。而其國政治上。實行之主義。也。至貿易上之主義。則不惟自由。而惟保護。不取平等。而取干涉者。何哉。蓋歷史上之關係。與經濟上之原因。使之然也。美自獨立戰爭之後。其對於英國之敵愾。心與因其殖民政略。久傷疲弊之產業。保護之策。所不待言。且建國之初。諸凡待理國庫之收入。財源亦當時之一大問題。大藏大臣哈彌爾頓。遂主張保護稅之策。然稅率甚輕也。千八百一十二年以後。自與英國戰端既開。英之製造品。不得輸入。於是國內。勃興製造業。千八百十四年。締結平和條約。其國內之製造業。英國以

(0983)

其蓄精養銳之全力。相見於競爭之場。美大困。千八百十六年。遂不得不增加輸入稅率。以為保護產業之計。千八百二十八年。原料品之輸入稅。平均幾達於原價之半。

然美國南部諸州。多從事農業。其農產各物。供給歐洲各國。或極力反對此保護政策。於是南部諸州。遂以低減稅率之說。制勝。南北戰爭以前。時有改正稅法之舉。其方針。蓋取於低減者多。迨至千八百六十一年。南北戰爭。破裂。遂各行其是不相統。一。南部諸州。取自由政策。北部諸州。取保護政策。至千八百六十五年。戰雲全收之後。南部諸州。向所主張之自由政策者。以軍費支取之多。其逐漸增加之保護稅。卒亦不能如其低減之說。自由政策。至是遂失其勢力矣。自是以後。新建國之國本。既固。經濟組織。日即完全。新工業陸續而起。徧國從風。對外競爭。益熾。然於保護之不容。以已然及其貿易上之現象。日即於膨脹之域。稅金收入之額。充盈國庫。無復慮財用之不足。於是改正稅則之議。起矣。改正之議。分為兩派。甲之說曰。凡輸入稅。則以國庫收入為目的者。宜廢勿存。以保護產業為目的者。仍宜存。勿廢。乙之說曰。凡

(0984)

輸入之原料品。宜勿稅。即輸入之製造品。亦當主輕減之策。二者互相激論。爭持不下。至千八百九十年。卒以甲之說為基礎。而麥利來之案。遂見諸實行。此美國之改正保護主義之結果也。

試更轉眼而觀歐洲大陸之貿易政策。前世紀之初。英法構釁。英則發閣。令務以禁阻法國之貿易。藉以困法。拿翁傳檄。快其報復之意。凡英國商品輸入歐洲大陸者。至垂為厲禁。大陸諸國。交易阻絕。其需用之品。至無所仰給之處。於是幼稚工業。相繼而起。及至千八百十五年。締結平和條約。交易如初。當是時也。老練發達英國之工業。品向歐洲大陸奔發。而來者。直如水之潰堤。如矢之赴的。諸國萌芽時代之工業。遭此大敵。幾何不撲滅淨盡也。將欲免此撲滅之慘禍。舍保護政策。其奚以哉。法國經拿翁戰後。首注意於紡織織毛。二大工業。自千八百二十六年。至五十年。無非取保護主義。增加輸入稅。則及拿破倫第三世時代。乃始取減稅之方針。以定其對外商畧。至千八百六十年。經英之哥布爾頓法之栗拔李二氏。極力斡旋。乃與英國定通商條約。此條約締結之結果。解去輸入禁止例。而以值百抽三十之保護稅代

(0985)

之。其特色則有最惠國條款。分爲國定稅率。與協定稅率二者。行之於條約國間者。則取最低之稅率。此例一開。歐洲諸國。轉相倣效。互以最惠國條約相結合。自由貿易主義。駸駸乎有風動歐洲之趨勢矣。

德國則自千八百三十二年以來。守關稅同盟主義。聯邦互相關稅。課稅從輕。李斯特。出漸倡保護之稅。千八百四十二年。稅率增加。及英法訂通商條約。德亦卒歸於輕減主義。

由是觀之。拿破崙戰爭以後。各國均以保護政策維持於一時。千八百五十年以來。自由政策漸得勢力。英法締結條約。益以促自由主義之進步。然則鑒於已往之歷史。觀於天下之大勢。自由貿易派。實行於商界中。其勝利之可豫期也。固不待言。然而理想之與事實。其不可以一概論也。比比而然。自由貿易將有一致實行。一日而列國之反動。力生矣。察其原因。略得如左。

一近來歐洲各國。均以擴張軍備爲唯一無二之政策。歲入不足。不得不藉助於關稅之徵收者。勢也。

(0986)

一近來經濟上之變動。影響最大。各種產業。當此激戰場中。幾不可支。農工業者。不得不賴保護政策。以爲競爭之豫備。

此其反動之現象。實發生於普法戰爭以來。法國以戰敗之餘。須以滋補大劑。蘇復其元氣。以致歲出頗加。國用不濟。於是不得不破棄英法條約。而稅則重頒。千八百八十五年。法以牧獲大款。乃徵牧農產物輸入稅。以爲救濟之策。千八百七十二年。凡外國船輸入貨物。百基洛課稅三佛郎。以維持其國內之航海業。惟德亦然。以財政上之關係。發布新稅法。大施其保護手段。近年尤甚。伊大利千八百七十七年。加增稅率。千八百八十七年。以再加稅率之故。遂與法國起稅率之戰爭。兩國之貿易。均爲之大減。澳大利千八百七十八年。八十二年。八十九年。改正稅法者。凡三。製造品之輸入。課稅特重。俄國自前世紀以來。始終一貫。實行其保護主義。千八百八十五年。復加增二成。斷然行之。而不疑。最近二十年間。大陸諸國之貿易政策。無以保護主義爲唯一無二之方針。雖以自由貿易之母國如英近。亦取報復主義。而恍然於課稅之不容以已也。然則理想中之自由貿易。不及事實上之保護貿易之爲

(0987)

切實可據。亦經濟發達之程度。使之然也。



(0988)

普通經濟學

論價值 Value

貨財對於吾人之慾望。既有其效用矣。而此効用者。大小強弱所由分。即價值所由異。夫價值 Value。豈貨財天然固有之性質哉。必其對鏡吾人之慾望。而比例其有此貨財時所費之勢力及其他貨財。而此貨財之價值。乃出是所謂貨財之眞價也。故知貨財所以爲貨財者。實由吾人主觀的識別之力。一稱何貨財。而其貨財價值之觀念隨之而生。其無價值者。皆不足當貨財之稱者也。

夫吾人之慾望。之不能強同也。故其主觀的識別。對於千岐百異之貨財。既各異趣。付與貨財之價值。亦難一致。苟評論甲貨財時。無乙貨財以相比較。則甲貨財之價值不顯。如蜜可作甘而蔗汁則得味之。正是蔗汁之價值勝於蜜矣。膏可繼晷。而電

(0989)

氣之光更豈則電氣之價值貴於膏矣。不精確比類之何足得物情之真價哉。況同爲一物。亦視其存在之數量。而有全部效用部分效用之分。故謂價值者。實吾人與貨財相關係而成者也。

自斯密亞丹以後。學者多分價值爲二類。

(甲) 使用價值 Value in use 有爲人類利用之性質。經社會之公認者是前者效用之說也。

者效用之說也。

(乙) 交換價值 Value in exchange 以甲之貨財。易乙之貨財。其所得適當之物。即其交換之價值也。夫交換價值之成立。有三要素。

(一) 使用價值之存在。

(二) 得此貨財時必用勞力。或費他種之報酬。

(三) 實買讓受。必爲法律之所不禁。

由是觀之。交換價值之大小。必視其使用價值之多寡以爲衡。使用價值之生也。雖不準交換價值以爲斷。而往往藉交換價值之助。以定其數量。而廣其需要。二者如

(0990)

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得益彰。相待而成者也。乃有時強爲分之。謂何者。僅有交換之價值。何者。僅有使用之價值。其舉例曰。一水者。人類所賴以資生。有使用之價值。而隨在自足。無交換價值者也。金銀貨幣者。不可以爲衣食。無使用之價值。然本之爲易中。則有交換價值者也。鐵之用繁於金。而金之值。乃高於鐵。使用與交換有時各得其一。偏二者豈常合而不離者哉。夫仰知一掬之水。以勞力而得之。持以授人。必有所以償其勞力者。況水道之工。費資巨萬。豈無直接爲交換之時。貨幣不能衣食。而可以之得衣食。況碎之爲潰。金鑄之爲寶器。亦有直接使用之時。其間大小強弱之分。則固根據於全部效用。部分效用之理。與其得之難易而定。如竟不能使用之物。或竟不能交換之物。則并價值而無之也。二者之名不同。由於觀察者之方面而異。夫固非一物而二性也。

當社會幼稚之時代。交換之事不行。即使用之價值亦不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果腹嬉遊。餘則若糞土。無間接自他人得財之道。有智者出。餘粟餘布。交易之事興矣。文明日進。則慾望愈難。而分業愈密。往往一技之微。而養欲給求之具。仰事俯

(0991)

畜之資。胥賴於是。始猶以物易物。爲直接之交換。久之。一貨財出。必經易數手。始得歸於消費之人。其專習此業者。則商也。而此待易之貨財。則商品也。凡文明之世。其足以充人慾望之貨財。不爲一次之商品者。蓋鮮。交換價值之爲用。亦大矣哉。

雖然交易之事。繁而價值與價格。已不能無所異。價值者。謂得此貨財時。所費之勞力。與其他之貨財。又對鏡吾人之慾望。相加而得之真值也。價格者。必取一種之貨財。與他之貨財。相易始得成立。故甲之價格。即所易得乙之分量。乙之價格。即所易得甲之分量。如一牛當二羊。交相爲易。一牛之價格。則二羊也。二羊之價格。則一牛也。故價格者。實比例關係而成。決非單獨存在者也。

夫比例關係之間。則亦有道矣。如有一牛之甲。以之易乙之二羊。雖一牛之值。高於二羊。而甲得羊之心。切直易之。而不疑。如有二羊之乙。以之易甲之一牛。雖二羊之值。高於一牛。而乙得牛之心。切亦易之。而無悔。蓋價格之成立。實關於彼此之合意。而非法律禁令之力。所得參與於其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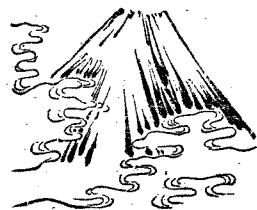
然而牛羊直接之交換。則固不能御萬有之繁賾也。使無一物焉。足以量萬物價格

(0992)

之尺度者。立於萬物之間。司易中之專職。將凡人生需要之品。按物物之真值。本人人之合意。詳列一相互之表。易之。必按圖而索之。且也。一牛苟易二羊。僅有一羊者。即無術足以得牛。不便孰甚焉。文明日進。必取一可珍。可久。可析。可合之物。以爲易中。於是牛易羊者。不必直接易羊。羊易牛者。亦不必直接易牛。先易乎易中之物。遂無時無物。不可以相易。夫此易中之物。則貨幣是也。此貨幣對於物々所名之。價則爲市價。貨幣價格。騰貴之時。則購物力強。而凡貨財之市價。皆下落也。貨幣價格。下落之時。則購物力弱。而凡貨財之市價。皆騰貴也。徒以物價之貴賤。瞻人國之貧富。是昧乎貨幣與貨財之關係。是足與論價值之真理哉。

(0993)





(0994)

拒性之事實。就吾人日常親見者。舉其二三言之。如机上載一部書。即存留不滅。假机無拒性。則不能安定於其間。此固拒性之一端也。又如水油充滿之器。以彈丸投入其中。而水油即為之溢出。是彈丸與此水油。不能同時占有於一處。有以排除之故耳。此液牀拒性之一端也。又若盛水之盃。以一小木片。浮游於上。樹之以燭。燃火而以玻璃鐘覆之。雖漸推入於水底。而火光之明瞭。不減其初。是因鐘內之空氣。與水相抵抗。而水不能入於鐘內故也。此氣牀拒性之一端也。

分性

一物牀可化為無億萬數極微細之部分。為目所不能見其形狀者。此名曰物之分性。物之香。即其物之微細部分。布散空中之所致也。香氣薰人。以麝為最。置諸室內。雖空氣新陳。時相交代。而其氣終瀰漫滿室。莫或稍衰。縱經時過久。其麝之重。無減於初。由是香氣之微細。可理會而知。又如一小銅片。溶於硝酸。取其液一滴。注於一升水中。復以安謨尼亞少許加之。則水即呈青色。頓失前觀。是即銅之存在之證。且水全牀之色。因銅而變。又可見銅能分為極微細部分。無疑。金屬之銅如此。其他物

(0996)

理
科

物理學

物牀之性質

物質與物牀之別

物質之思想。由視聽或感觸而生。向難下一定義。如酒銅水熱氣等。皆物質也。若此等物質。集合若干之量。則物牀之思想生焉。如一瓶酒。一塊銅。一袋水蒸氣。皆物牀也。

(0995)

拒性

凡百物牀。必有其積。一物牀之實質。既占於一定之空處。則他物牀不得侵入之。故兩物牀不能同時。填充於一物牀占有之空處。是名曰物之拒性。若甲物牀占有之位。欲移之以置乙物牀。則不得不先去其甲物牀。此斷然也。

體可知。

孔性

大凡物體。皆由無數分子組織而成。其分子間。必有空隙之處。首尾不相連續。此名曰孔性。但非寔驗不克知之。銀空球中。充塞之以水。為之密閉。自外而以重物擊之。以減小其容積。而水恰如露形。溢於球外。是即孔性之徵也。

變容性

大抵物體。受有外來壓力。或逢劇冷之時。因其強弱之度。其容積必減。若去其壓力。或遇劇熱之時。則膨脹而大之。其結果雖兩相反。要不外變易其原形。此名曰變容性。如甲銅球。其在常溫度時。決不能自由進退出入於乙銅環之中。若冷其球。或熱其環。則進退出入自易也。是即球因冷而收縮。環因熱而膨脹大之一證。

彈性

受外界之壓力。或為之延長。或為之縮小。變失原形。別呈一觀。去之則復其舊者。此其性質名曰彈性。如橡皮之球。壓之則大變其形。去其壓力。則直復前觀。又象牙之

(0997)

球。自高處而擲下之一着於堅實物面。即躍揚於上。此皆富於彈性者也。若鉛之球。壓之以力。不易變其原形。但既變矣。復之殊難。此為弱於彈性之故。然彈性實有極限。即富於此性者。若壓而踰其極限。復之亦不易矣。

慣性

萬物無原因。不能自行變化。已定之物體。欲使之動。已動之物體。欲使之息。非有特別之作用。以動之。以息之。則定者永久靜止。動者終無已時。不惟於靜止運動之物體為然。即增減其速度。變易其方向。與固形物之成為流動物。流動物之變為固形物。非有變化之原因。以安排之。以調製之。則必永久保持其舊態。如此性質。名曰慣性。

物之慣性。日所經驗者。其例甚多。如疾行之人力車馬車火車船舶等。欲使之突然停止。其勢若有所不能。即勉而為之。其上立之人。均倒於舟車進行之向。是由人與舟車。同為運動。舟車及其體之下部。雖止。而上部猶以前之速度。接續其行故也。至人之疾走。其步亦不能驟止者。同此理矣。若乘者佇立於靜止舟車之上。當卒然進行之際。必顛覆於其反對之向。是下軀雖得與舟車以等速度。而進於前。上軀尚依慣性。保守其舊位故也。又於疾行船中。取球而上拋之。復落於其手中。是亦慣性使之然也。蓋球與船有同等之速度。其上昇下降之間。猶有以此同等之速度。進而行之之勢故也。

原子及分子之說

前言物軀。可分為極微細部分。然依學者研究物質。其結果寔不然。有終至不能再分之部分者。此部分名曰物之原子。分子者。寔此原子。互相結合而成之一小部分也。

物軀中如金銕水素酸素等。不能再分為他物質者。名曰單軀。或元素。此等物之分子。皆同一原子相集而成。又有所謂複軀。或化合物。可得而分為二元素者。如水可分為酸素水素是也。此二元素之性質。與水之性質。絕不相同。故物理學上物質之最小粒子。為之分子。化學上物質之最小粒子。為之原子。

物質之三態

理 科

物質因分子集合之狀態。分為三種。固軀液軀氣軀是也。固軀之分子。堅而寔。形狀與容積二者。均難變易。如金銕木石等是也。液軀分子。互為流動。寔無定形。從方則方。從圓則圓。如水油酒等是也。氣軀分子之流動。較液軀更甚。易於發散。如空氣水蒸氣等是也。

(未完)



算 學

新算學續第二期

設如甲乙兩種人甲種人四萬々乙種人五百萬甲種人受壓制于乙種人計二百六十年今欲以乙種人受壓制于甲種人問須若干年始足抵償

按題言甲種人四萬々乙種人五百萬較其倍差甲種人八十倍于乙種人今欲以乙種人受壓制于甲種人應八十倍甲種人受壓制于乙種人之年始足抵償演式如左

足抵償演式如左

命	甲	乙	丙	天	倍差	甲丙	甲乙
甲種人數	==	乙種人數	==	260年	==	所求之年	甲乙
則	==	開方程得	==	即	==	以真數入之得	天
260年	==	20800	==		==		

答曰乙種人受壓制于甲種人須二萬零八百年始足抵償
設如上題以二百六十年為限問壓力須加若干倍始足抵償

命壓力應加之倍數為天依理得相等式

$$\begin{array}{rcl} 260 \text{ 天} | 260 & = & 20300 \\ 260 \text{ 天} & = & 20540 \\ & & 79 \end{array}$$

答曰須加七十九倍

日本學堂與支那煙館之比例

學堂者國民之製造廠煙館者死人之製造廠日本五千餘萬人學堂二萬餘所平均計之大約二十人即互一學堂以一家八口計之二十家即有一學堂支那四萬萬人煙館之數適與此成正比例試列其式如左

(1002)

算學

二

一率	日本人數
二率	日本學堂
三率	支那人數
四率	支那煙館數
	50000000
	30000
	4000000000
	240000

$$\frac{30000 \times 4000000000}{50000000} = 240000$$

據右式觀之支那製造死人之廠如此其多宜乎為世界第一死國翹然特出于印度朝鮮之上然猶有起死人而肉白骨之術以製造死人之者改而製造國民則製造之廠八倍于日本國民之數所八倍于日本日本有國民五千萬即可以蹶強大之

算學

三

(1003)

俄以彼例此支那有國民四萬々安知不為世界第一活國翹然特出于世界各國之上哉嗟乎同胞其勿自棄



(1004)

算學

四

詞藪(楚風集)

哀湖北

粵自明社將屋胡虜潛闖烽驚燕北鼎沸荆南獻忠逆行武昌失陷義紳罹于戈矛愚民遭其屠戮元氣彫喪于茲極矣重以自成再來飽恣凶饑三桂復燃摧殘大軍天禍未厭人心欲盡石勒北出居民無敢抗顏金亮南來書生為之獻策對駐防之奴羣為折節拒削髮之令不聞同聲三百年來民安于不識士習于無為為異族立勳材乏曾胡增同鄉光寵人皆絳灌凡此庸俗之品評都為同胞之幸福然而友諒不生誰驅韃靼澤南雖死無濟洪揚況美兩歐風挾霹靂而東至蜀山粵海洩劍氣以南冲愛國之聲發于海上排滿之帑遍諸國中事懷擊楫我聞士雅之難詩詠同仇人倚太白之馬抱義憤而振興沅湘有拔地山岳受風潮之鼓盪江淮為近水樓臺乃望極楚

楚風集

(1005)

雲空傷。蔽日流窮。漢水誰起。怒濤盼十郡之人。士如魚游。釜歎九死。於我生有鳳空林。某家近綠林。身泛黃海。當子胥吳行之後。正宏範南下之期。舉目河山。同于周顒。懷身世不似。傳變艾求三年。畏強憐之逼。我仇復九世。嗟予懷其語。誰隨顧鄉關。倍增情緒。未能亡秦。何須人誇三戶。儘多惡楚。常聞鳥噉九頭。覽粵人新廣東之書。無不奮袂讀。庚子哀江南之賦。我欲效。晨登大別。望窮南。國鶴杳樓空。洲寒草塞。轉漢東而漢西。極江南與江北。劇感情之新添。悲大陸其無色。此情此景。我心我志。恨空夫五千餘年。事起于二十世紀。不似庚信之悲世。臣不似袁安之念王事。維歐學之東來。警漢民之昏昧。命去天歸力爭。人勝傷國。無魂判種。誰智悠悠。我生蟬蟬。羣類自治之根。基貴先文明之淘汰。可慮匪省界之區分。實獨立之序。次靜焉屬目。中心如醉。則見游學異域。觀風外邦。熱心數子。少年同鄉。非不半姿軒舉。衣冠堂堂。皇頭削豚尾。眼撐金眶口。頭亞傑。名下楚狂。然而言皆無物。勇不知方。其或浮沉與世。淡泊無爭。手隨衆舉。聲應掌鳴。身若置于局外。事無問夫功成。又或軍營選卒。宦途私人。菽麥僅辨。亥豕難分。形擬牛角。某學生在

(1006)

羅湘鄉。爲非命。斥唐瀏。爲富誅。又如齊民總。羣生蚩蚩。非無人。工心計。戶擁身。賞而工。無製造。商鮮公司。以據夏口之位。置猶遜。粵人之等。差況夫人。來村豎家。住山陲。足不戶出。天未管。窺觀大江之水。而色變。觀噴烟之筒。而心痴。是皆五官徒具。一事不知。大誇耳。朵披。任人皮絕。無普通之識。將有生計之悲。無怪乎聞影戲之演。說而厭聽。某等在漢口。以影戲事開演。話教育之強迫。而怨咨。某君在荊州。開學堂。農人含之刺骨。然者也。若乃在籍鄉官。簪纓世族。付公事于等閑。安已身于庸碌。視農夫理。始始。然者也。若乃在籍鄉官。簪纓世族。付公事于等閑。安已身于庸碌。視司牧如龍尊。見長官而龜縮。即名譽而不專。豈忌諱之敢觸。議政無權。承命維難。更若鄂江散客。漢上勇標。山間嘯聚。獄裏私逃。空有吳門之學。未聞梁山之豪。會鮮秘密。力怯風潮。雖有白蓮。黨衆紅教。威驕而不足。語于粵之三合。充之。大刀。湘之哥老。皖之鹽梟。則皆縱覽楚風。暢論鄂俗。抒我餘思。資人忠告。一則習狃逸安。性喜屈伏。足跡常接鄉隅。歌聲不離巷曲。雖黃州誇有遠志。而思想皆根于清奴。咸甯號稱能商。而勢力僅及于楚屬。身未周遼廓之域。者則忠氣必卑。目未極遠大之觀。者則趣向必局。一則隨俗是非。因人可否。無志鵠翔。安心牛後。食伴姚崇之餐。樽滿曹參之

(1008)

成城學校時見粉牌上牛字不能識。教習隨地以兩手作牛角狀。乃知爲牛字。勒認馬勤。某學生充教習。寫馬勤爲馬勤。衆學不曉。問系出其不識。何責任之能。膺更有服膺師訓。默識諺文。名雖入會。志在敗羣。報無館而遇出。某學生每禮拜必上草于探非騎而秘聞。逐蠅頭之微利。攀龍尾以成雲。可參觀湖北學生。其有錚錚顯顯。佼佼出庸。目空電警。筆挾霜鋒。而意見歧出。議論突衝。血遇涼而化碧。顏無酒而醉紅。事論彼此。費判私公。若夫三年業竣。八月課全。聯翩返國。昌言爭權。師範之生。廿餘陸軍之人。倍焉似足。以同聲共濟。救弊補偏。乃跡方離海島。而望已斷于江天。三聲狐假。七十龍圓。無耻者赴衙。稟謝隱忍。者委身苟延。壯士長吁。漢渚失色。畸人一去。琴台無絃。徒見夫妓樓到處。長醉學生之酒。公館幾家。高懸教習之銜。至于學堂羣士。餐舍諸生。科列文武。班分舊新。聞拒俄之議。而託故手禁報之論。而自明減月費。則閱轅堂課。爭者饒。則齊表同情。非無空群之驢。奈成露角之麟。乃有命名爲士。被服必儒。言稱論孟。訓守程朱。十府難辨其位。五洲莫識其圖。則有羣書博極。大勢能區。而墨守古義。鑽營宦途。再傳弟子。兩代門徒。一堂走狗。世襲家奴。不能判同族與異種之界。不能辨國家與朝廷之殊痛。

(1007)

酒儒以標榜爲羞。鄉以好事。取咎故居。官無建言。經生多速朽。趨時之術。不能工。流俗之譽。亦無有一則談好捕風。語多捉影。口實無根。情理罔省。事由謗生。人惟災。幸不波逐。流無電馳。警極每歸于參商。風尤甚于荆郢。慨自古而如斯。豈生性之是秉。一則自身念重。家人情長。儒者懷土。軍人吃糧。命共財惜。公爲私忘。名不禍首。罪每遠颺。故行吟空慕。夫屈父而選勇。見屏于益陽。胡文忠不用。一則事營個人。利趣私益。細人不切其感情。黠者自謝其出籍。實有其人。爭權利則引異省相攻。師範生有論學費。則區官生爲惡。同鄉之誼。如斯愛國之心。必弱。總五類之區分。成全楚之性質。有吳民之狡。而言無文。類湘人之愚。而行不實。臭誰聞。夫鮑魚香。未藏于蘭室。遐就原因。多歸古昔。蓋自江陵之家。就燬而士氣不揚。友諒之功不成。而民志遂黜。撫今長思。仰天一哭。而况翠軸再臨。黃堂秘結。抗心承嚮。效法特涅。伸忠存爲孔徒。斥民權爲康說。其行政也。聞必禁。新學不談。哲學生。繫居志士。縲紲三字。獄成一言。差撒秋泉。噴冤夏雨。洒血巡警。以捕清流。練兵以防家賊。其取稅也。膏捐房捐。異名酒稅。糖稅同載。帖無因而嚼牙。票何事而增彩。催呼則雞犬不寧。羅攔則鼠雀其殆。人

(1009)

書莫談國
是四字

楚風集

七

塘沽

岸頭荒土亂成堆。話是當年舊砲臺。多少營基都不見。秋潮猶自帶餘哀。

大沽口

大陸西風捲亞東。漢民無國枉從戎。傷心過我京津道。五色旗翻處處同。

幽燕紀行詩

恨

人

身居局中目。囑當境物華。再移衷情內。耿當燕游兮。南歸值俄事。兮東梗恨復恨。兮易水寒。去復去兮。榆關警。嗟國事之多艱。劇鄉思之踰度。魯仲連蹈海無區宮之奇。携族何處。胡笳起。故國之思。新亭下。雙揮之淚。愚公有移山之誠。精衛有填海之志。豈人事之能修。尙中心而多慮。仇痛切于東。胡事舉隅于北。楚將抒即今之哀情。用博將來之生趣。故就予意之所知。向毫端而索賦。

(1011)

楚風集

六

盡頭加地將皮解。其興學也。閱報有禁。新書必焚。民日報學宜。遵乎師說。事勿預于。國聞。議守自由之戒。人重不黨之羣。以獎銀。勵其操。以除名。警其行。施奴隸之教育。奚養成其國民。重以駐防一旅。新練數千。扼襄陽之要道。據鄂省之中樞。東學幾輩。此事爲吾鄉。西砲十尊。當道新置二大銅砲。于荊州。絃將斷而能續。灰未死而可燃。別有投身西教。自命使徒。因驚鳥之驅。倚外人爲護符。非能如摩西之救國。非能如基督之捐軀。團體形具。義憤私圖。異派相敵。同胞自屠。維網羅之張。竟將玉石而焚。俱至若姆教不昌。女學就塞。心眷念于漢皇。風遠遜于江浙。既英雄之空空。尤蓮步而仄仄。仄即荆南。學開鄂中。校設而物議方極。其沸騰。弊俗難期于遠。革尤復內地陸沉。河道幅狹。路非驛通。信難。鴻揮。購書無坊。負遠有笈。不隨江潮以海平。誰振天聲而漢接。欲文字之功。收奈交通之路。絕乃如漢口。占商業中心。武昌居兵事重鎮。英爲川藏之路。而營俄由蘆漢之道。而進鐵軌。齊通輪舟。交趁分取。勢力之圍。重構兵戎之釁。戈矛日揮。金鼓雷震。悲下級之臣奴。膏餘生于鋒刃。嗟乎。慘莫慘于爲奴。哀莫哀于無國。印度遺墟。波蘭故迹。禾黍秋風。殘陽春陌。驅車一過。我氣直逆。況

(1010)

楚風集

八

天津
津地新開八國居城。磚壘々々四鄰。儲憐他。屢歲鳩工。築留作人家。砌別廬。洋人毀津。磚悉用以修造洋房。今城磚。充塞通衢。各租界皆有之。

楊村

燬壁連椽。殆滿千居民。數里斷炊烟。塘沽而上。通於北京。村多荒落。四壁傾圮。皆庚子一完。使君莫話聯軍事。舊日揚州更可憐。

北京

身披朝服。手朝冠。僂背趨行。謁上安。戴之冠々々。裹以袂。不能辨其頂戴之顏色。惟有人寓中人云。係供職京官。臣罪當誅。君澤厚聲々。博得面團々。之代名詞也。滿街燈罩。盡如螢。妓寮中。行人往來。如織。與人出門。必送燈籠。一堤小。巷口行人。隔道停奴。種不知亡國痛。歌聲徹冷海風腥。白晝驚鴻。可當街重居北風。起霧。靈善地當爲五洲首。帝王都會本無借。客居僑語。重妨閑志。士橫罹血。尙殷。加某君爲余言。京城無論何地。言論不能自由。稍不客居僑語。重妨閑志。士橫罹血。尙殷。加某君爲余言。京城無論何地。言論不能自由。稍不

(1012)

楚風集

九

燕京

到此誰生陸沈感。管絃譟舞帝王都。韶華似此休拋却。北地胭脂絕世無。無端神女劈天開。招得聯軍捲地來。寄語賁郎輸粟客。東交民巷試徘徊。

主賓喧逐已成奇。前路茫茫何所之。莫道服從根性固。任渠牛馬動人悲。

駐劄威海

腥風吹冷。劉公島領土新租。九九年底事興亡。誰管得居民依舊。頌堯天。新陳代謝尋常事。衣稅食租亦自娛。誰話傷心亡國恨。大英文告遍通衢。

沿街張帖
大英欽命

威海衛

層臺疊壘。揮雲霄。渤海無心捲。怒潮齊魯雄風悲。往往迹碧兒。獨自負天驕。芝罘形勝。天然地博得。強鄰買笑。歡哀燕多情。啼不住。寒山愁對倚欄看。何年一雪神州恥。海角重規治外權。笑我癡情成逝水。孤懷精衛有誰憐。

煙臺

竹坪山人

以驚舉目。河山無限。痛空餘。一滴涕潛々。

(1013)

濁々塵緣一掃無。菜市街頭亦康衢。曇花幻影須超脫。莫作人間小丈夫。

讀李季秋恨有感

冰天雪窖關山通。壯士燕雲感慨多。兒女癡情君莫道。而今時調黍離歌。

和松平康國原均

滄桑世事感經年。亞海風雲結素緣。久病愧無醫國術。多情爲話採時篇。文章制作懷東土。戎馬關山繫羽天。敵愾同袍當共詠。敦槃明月好常圓。

游學日本憶耀章贈別什即次原韵

六 岳

回首中原殷夕照。倚欄長嘯碧雲高。十年好夢悲花落。三十三年落花夢日本宮崎實藏著中國近世革命史也五夜銅琶唱浪淘。浩劫沉沉天魄死。晨雞喔々劍光豪。獨憐海嶠釣鰲客。淚灑筆花續楚騷。

過江都是清談客。辜負新亭酒一觥。回首蒼茫惟有恨。強言解脫豈無情。千年遺史存游俠。八陣殘圖泣漢兵。我欲夢尋銅柱去。天雞遮莫早相驚。

紀夢

六 岳

(1014)

舊時壯志消磨盡。潦倒無成又一年。大好頭顱愁易老。無聊情緒總堪憐。中流浩々誰援楫。前路茫茫。除問天底事。衆生醒未得。憂來我亦欲長眠。三十華年付逝波。蹉跎畢竟是蹉跎。山河運歇英才盡。風雨宵深新鬼多。欲激怒濤沉禹甸。可憐我佛羅群魔。光陰一寸愁千丈。天意夢々獨奈何。

雜詩

六 岳

簾前鸚鵡能饒舌。誰教多心一卷經。一閱清平樂未半。可憐風雨滿江亭。三字獄成榜國門。兩河忠義暗銷魂。岳侯死去韓侯隱。寂寞江山嘯暮猿。

王彥章

六 岳

王鐵鎗。鐵不移。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此語沁我心。與脾丈夫立世當如斯。喋血斷頭身死名不死。萬丈光芒照青史。努力雪國恥。壯志莫中止。

鄧通

黃頭兒郎。衣後穿手。推天子上。青天銅山不崩。雪山倒至死不得名。一錢天子特權與人同。無力庇一餓死翁。那能造命奪天工。君不見鄧通。

(1016)

雷爲車兮雲爲梯。手挽蛟龍作杖藜。群仙競前相携手。一日游遍歐美亞。非南北與東西。八千子弟從我後。自由旗幟五色迷。叱咤風雲賴山岳。單于匍匐樓蘭啼。九十九刀寒光激。被殺不異犬與雞。黃龍城下漢馬驕。胡骨纍々北斗齊。殄肉飲血一長嘯。捷書十丈紅綾題。堯封舜壤腥膻滌。仁城壽域同躋。快哉此樂真無極。壯氣壓天天欲低。更鼓聲沉燈魂死。遠々巨蝶迴前溪。壁上雙龍出劍匣。彷彿猶聞戰馬嘶。吁嗟乎丈夫作事動千古。安能委化隨塗泥。相對莫作楚囚泣。君不見七殺斷碑。炯炯騰虹霓。

同人有將歸國者詩以贈之

六 岳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前人遺句今相贈。且作旗亭餞別筵。過江名士多於鯽。潦倒新亭濁酒樽。我效石婢皮相法。書屏深處看王敦。海上看羊不計年。漢臣風度雪中天。而今歸取黃金印。故節曾無壁上懸。夢魂夜々法蘭西。憔悴阿儂心欲迷。今日放歌還縱酒。國民花下聽黃鸝。

除夕感懷

六 岳

(1015)

新樂府十八章

六 岳

井底芙蓉。殉帝妃。瀛臺夜月幽。皇兒順我者。生逆我。死滿洲。世僕壽金。厄涓埃。報無已時。慈。

新政推翻。百日裏。志士一去。國魂死。八股先生。樂不支。天其未喪斯文矣。桂榜開賀聲。起禮。

區々廢立。何其難。中西飛電。日往還。可憐欲立不得。立即把滅洋。壓漢官。義和團。大領班。端。

黃蓮聖母。血胤胃。手持紅燈口念咒。神拳一奮。鬼子愁。眞命天子百靈助。拜元壇。祝天后。佑。

螟蛉豎子。太猖狂。聯結朝臣倡。保皇呼嗟吁。嗟英吉利。使我快劍無鋒。鈍鞭屍。慘須隄防。康。

龍旗鳳旛。夾道馳。馬兒護得乘輿歸。紅騎飛奏好消息。天顏有喜。近臣知。封半啓。字迷難。頤。

(1017)

南北富戶多於毛。忍令頤和生蓬蒿。小民何妨惡作劇。一紙空票入籠牢。好奴僕新計高昭。山河破碎不必慮。儘有大家托足處。旗分八面到秦州。偏安局早成。鐵鑄再蹉跎。更借箸豫。蓮花不及工部郎。朝々估工入昭陽。宮主旁趨侍。兒避潮烟染得口。脂香謝慈眷。拜龍床莊。弓刀石廢八股停。朝廷從此言維新。臥薪嘗膽詔天下。母子同心利斷金。非撒謊聲淚迸誠。欽天監精皇極數。五行生剋詳陳奏。四百萬兩且乞隣。移癸作甲。天不妬勿失時。及早做壽。宮中宴客情何隆。洋夫人聲振耳聾。夫人意氣驚四座。天子旁侍瞰空鍾。日已夕。無倦容恭。總管家破殊可矜。總管之姪少。且貧報捐郎中出。內帑老佛爺特錫鴻恩。速差委莫。

(1018)

黃帝子孫盡龍準。忍教大陸陷腥膻。千秋學術空秦漢。兩字攘夷是聖賢。省識金刀符赤帝。好憑鐵血慰蒼天。笑他野老消愁語。獨立還須五十年。萬八千日恰一瞬。韶光如水復如烟。繞聞竹馬送春去。又見桃符比戶連。殺運分陰雨。羸縮東力西漸日。喧填胡人落淚漢人笑。獨立而今又一年。錦瑟寥寥五十粒。一粒一調做華筵。蚩尤旗見枯星海。黃帝魂歸託杜鵑。叱咤風雲驅劫運。掃除烟霧奏鈞天。而今悟徹昔人語。胡虜從來無百年。讀鄭延平傳。中原西望淚滂沱。胡運炎々可奈何。隻手難扶明社稷。一隅猶是漢山河。天心竟厭軒義胃。故國空餘禾黍歌。咫尺孝陵呼不應。英雄能禁幾蹉跎。史閣部。六。岳。乾坤正氣久消磨。貽誤無如馬阮何。末造將才聯四鎮。處堂時局閱羣冤。中興竟屬廣陵散。人事難揮落日戈。異代同悲文少保。孤臣報國總頭顱。

(1020)

留停欽

四百萬々何足戀。十八行省分攤墊。但求莫壞安樂窩。便是洋兵恩。一線降表成恭肅電獻。

君死社稷真愚蒙。識時務者爲英雄。大俄銀行饒積貯。投降仍是富家翁。何必效太痴公崇。

大厦一傾不可支。皇陵掃色旗滿州。舊是發祥地。子孫零落今如斯。風雨急。故鬼啼漚。

龐然大物頭角殊。振蹄一鳴牝牡趨。群處聞之暗胡盧。此物真相今研出。驢々々。胡運消沉殺運盛。黯然無語甘椰掄。尊稱無乃太紆徐。簡截何如傳家寶。奴奴奴。

癸卯秋七月。端方語東游志士曰。朝廷景運方隆。爾曹日昌言獨立。抑何不度。量。俟爾曹羽翼豐滿。還須五十年。噫。斯言也。其真有灼見乎。抑亦椰掄我乎。雖然。此非惡聲也。吾願吾黨共記此言。吾願吾黨無辱此言。吾尤願吾黨共鑒此言。勿令賜不幸而言中也。詩以誌之。

六

岳

政治小說

燕子窩

第一回

詩詠麻雀聖喬手醜

窩奪燕子小鳥揚威

一窩二窩三四窩五窩六窩七八窩。食盡黃梁千鐘鳳凰皇。何少爾何多。

這首詩傳說是我們國裡大教主孔老先生第七十二代的派孫子做的。我們國裡年々到了八月二十七。都要做聖人會。因爲那一天是孔老先生々々下來的日期。所以後來讀書的人。都要替他做會。那個會裡的事情。無非是猪羊祭禮。磕頭作揖。不像現在什麼國。會社會青年會。同志會。口々聲々。甚麼民權甚麼自由。甚麼革命。流血講着這些話。把一羣官府。嚇得屁滾尿流。要竭力的去禁止他。去解散他。所以那些會不是有大々力量的。開得必不長久。這個聖人會。與那些絕不相同。我們國裡的官府也樂得去做々會。散々心。那一日正當做會的日期。山東曲阜縣的大小官。

(1021)

兒。一清早起來。穿了補服。掛了朝珠。打着二把紅傘。坐着四人大轎。齊々整整。都到了聖廟孔老先生的派孫兒。叫奉祀生的。也預先就到了。大家會齊。磕了頭。行了禮。就將那些豬羊祭品。撤下來。讓大家喝酒吃麵。備一杯。我一盞。好不熱鬧。後來吃到高興的時候。大家想出個行酒法兒。快活快活。恰好這個時節。正是廟裏祭田收租的時節。小々麻雀。一陣一陣的飛來飛去。趕着吃穀子。曲阜縣裡的縣官。他就見景生情。請大家以麻雀爲題。做一首七言四句的詩。大家聽了。都拍手稱善。『且住。現在凡有一個會。不都是喜拍手的嗎。每見人家在演說臺上。演得痛快。那些听的人。就都拍起手來。彷彿我們國裡叫好一樣。但是他們這個拍手。不是像我們听人家演說演的好拍手。他不過快活極了。跳起來。拍々手。是最野蠻的事。列位不要看他也在做會。就把這個拍手認錯了。』閑話休題。可巧那個奉祀生。雖說是個翰林出身。却是世襲的。不是八服試帖做得好。用功夫換來的。所以不大會做詩。大小官兒。久已知道他的底細。却故意要捉弄他。推他先做。他拗衆人不過。只得想了一會。想起了起頭兩句。是（一窩二窩三四窩。五窩六窩七八窩。一窩出來。就把大家笑得

(1022)

裡頭。他們雖說是個奪我的窩。我奪他的窩。爭々攘々。鬧個不休。却還是自家和自家相殺。沒有他人來干涉的。到了三千九百一十九年。燕子山的北邊來了一個麻雀。王他盡見燕子的性兒。又純良。嘴尖兒。又不鋒利。且窩兒做得光滑。滑々的。糧草兒。備得齊整。齊整的。就起了不良之心。帶領着他那一些賤種。闖進燕子山。來合那些燕子廝殺。燕子雖說比他多些。却自三千多年來。從沒有見過這種野蠻樣子。因此就把窩兒讓給他了。他看見燕子這般無能。這樣可欺。就任着他的性兒。欺負燕子。遇着母的。就任意奸淫。遇着公的。就百般指使。可憐把個燕子。直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還不背放手。幸喜得只過了九十幾年。那燕子裡頭。就出了一個最有志氣。的要替大家報仇雪恨。大家這個時候。也正是恨他恨到極處的時候。只是沒有法子。可以奈何他。所見他們裏頭有了這一位。可以替大家出々氣。就樂的了不得。也是那個麻雀子。惡罪滿盈。合該命盡了。他們一擁而上。直把那一些賤種殺得個狗血淋頭。不敢做聲。一直把那殺不完的。都趕回他的原窩兒裡去了。那纔回到燕子山。重行整頓。有舊窩的各找各的舊窩。沒有舊窩的。也重新做起窩來了。從此

(1024)

個前仰後合。支持不住。他的兩臉。臊得飛紅。若不是深秋天氣。天道涼快。幾乎把汗珠兒都急出了。孔老先生的靈魂在上頭。看得着實不像樣子。怕自己的孫兒把臉丟完了。趕忙教子路夫子。下去幫々忙。遮々醜。那底下的兩句詩。就是子路夫子偷地裏在奉祀生耳邊頭當的鎗手了。詩裏的意思是。罵着大小官兒。只會吃公家的飯。不會做公家的事。好比麻雀兒白糟蹋了糧食一樣。那些官府們。看見這兩句詩。更心發見。自己抱愧。也就再不作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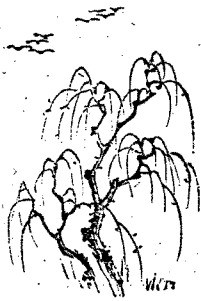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是做麻雀子詩的一段故事。見得這個麻雀子。合我們國裏官府一樣。是人々可恨的。如今要說一樣極可惡的事。給大家听々。纔曉得這個麻雀子。他可是惡的地方。比官府還要加一萬倍呢。列位莫要性急。听我細々講來。却說我們湖北省城西邊。離有一百多里路。一個地方。是漢水極大的所在。靠漢水的旁邊。有一架大山。那山名叫燕子山。山下有一排人家。名叫燕子村。因爲這裡的燕子極多。所以纔有這個名字。那一群燕子。老的小的。死的生的。在這個山村裡。來々往々。也有了三千多年了。他的子孫。越傳越多。到了日後。也差不多。算不清。楚了這三千多年的

(1023)

太平。無事。安々逸々。過了二百七十六年。『看官自古說得好。安則忘危。存則忘亡。這不是人的常情嗎。假若是安逸的時候。常々想着以前的苦處。那就不敢怠慢了。只是這樣事情。人都難得做到。却怎麼能教責備燕子呢。』這些燕子。們以爲從此以後。再沒有他人敢來干涉我們。所以一天樂似一天。不到幾年。把奪來的窩兒。仍舊被別人搶去。自己的兒子。兒孫。幾乎把種都絕了。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列位如不厭煩。待我下次慢慢講來。

未完

(1025)





(1026)

我想三百年前蒙古窃位的時節殺戮之慘人恨入骨離今還不多遠呢。
 (醉花間) 聽故老走相告說韃靼橫暴懷着虎狼心也下聖明詔

這樣事量大家都是知道了。

(斷雲照) 既然知道就應該把精神抖擻振起熱腸一片同衆生謀把冤來報。磨刀隆隆鑄鐵滿地妖氛一齊掃九世復仇三年蓄艾也趁個十分早……就是不能這樣也得把大門兒哦……學閉關緊々攪好……把異族呵……逞餘威將黨援暫推倒。縱不能除根斬草也得顯赫國威教野心不敢窺堂與大地光明異族潛伏免待後人憑弔。

果真是照這樣我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就可以無恨了只是偏看現在的景象呵。

(前腔) 一場熱鬧到今日仍圖着大家歡笑臥榻儘人酣睡喚不醒百年長覺……一般有點作爲的人呵……赤手空拳傷心短氣淺水蓼花學垂釣……就是那爲國爲民的人呵也只得……報國捐軀闔家盡節算完全忠孝(淚介)……衆生醉臥大地陸沉

(1028)

陸沉痛傳奇

楔子一齣

(生扮史閣部冠服上)

(點絳脣) 如許中原神州淪陷誰曾料微臣不肖拚把丹心照

周德雖衰命豈移。天南胡馬又長嘶。縱云將相無周召。甯遽乾坤倒夏夷。自家明閣部大臣史可法是也。少負異才。長膺重任。欲効綿薄。盡力疆場。怎奈民命多艱。胡氣不靖。羣妖方驅。於漠北逆師旋起。於遼東天子聖明。煤山殉國。諸臣愚惡。大海飄蓬。山河已碎。英雄幾無。用武之場。華夏疎防。胡虜竟作中原之主。(唉介) 咳。偏看這錦繡江山。竟被那野蠻種蹂躪。大半剩得我們幾個孤臣。一介弱主。奔走江左。翹企河陰。手無斧柯。心如荊棘。天胡不弔我勞。如何只是據我想來。民雖鮮。禮尺寸土當可。中興灰且復燃。小朝廷豈難光復。用是糾齊敗卒。緊守揚城。且圖少休。以謀大舉。這就是我史可法的素志了。

(前映) 遍地腥羶直弄得江翻海擾。鼠偷狗盜大劫何日了。

(1027)

悠々蒼天曷其有極。血海湯々復浩々。問將來種福孰能力保。更何望太平影嘯。禹跡湮淪。哀我同胞。人聲悄悄。我逆料後來必到一個最可恨的地步。是唐代衣冠漢家威儀。無復有人計較。

假若是我的勢力遠不如他々的文明遠過於我。那就是爲他所滅。我也是死而無怨的了。偏看我們的同胞呵。

(喜遷鶯) 赫々然四百兆又是那世界文明。先導黔黎氣象。豪復豪多青春年少。偏看那野蠻種呵。

(前調) 兵不精。民無教。日々酣嬉。飽低垂豚尾。說天驕。天實何曾曉。往古來今優勝劣敗。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了。那知我們國裏却又不然。

(前調) 閨沉沉。烟霧罩。又是雪虐風凜。刺水殘山。可憐少原壁難歸趙。偏看這個樣子。還能有濟麼。

(沈醉東風) 我待要困守呵。揚州城也不是兵家險要。我待要力戰呵。莽平原更可恨賊蹤森森。我待要歸隱呵。違背了君父恩。我待要先死呵。怕

(1029)

政治小說
 賄了賊人笑(起行介)具一副英雄懷抱。領着數百殘兵。天師征討。信國亮節。武侯忠貞。事雖不成。原可白我。亦猶人何甘多讓呢。小也麼小。看前賢未遠。芳蹤豈渺。

這幾日揚州安靜。未見逆兵前來攻打。待我上城巡視。撫勞士卒一遍。

(尾聲)金甌缺了。待把那胡兒滅盡。獻俘告廟。豎雄心何必再向蒼天禱下。

第二齣 城溫

(生戎服上)

(孤鸞)民心不附。歎孤臣難作。撐天玉柱。敵焰。滿目河山。一炬為問守陣將士。可甘心盡力保護。試摩歷長刀。劍算老臣歸路。

(嘆介)咳。俺史可法死守揚城。冀圖恢復。初到之時。到還安靜。不料逆賊忽來。攻城太急。也曾督率將官。分門緊守。怎奈民力既不能支。民心又已大解。照這樣看起來。多半是敗定了。咳。俺看這怎麼得了也。不信。天公昏沉。如許好乾坤。又被那逆胡佔去。我的一些同胞呵。欲報君父恩。

(1030)

怕逢賊人。怒做憤奴。顏婢膝。又俛首帖耳。朝新主。不到幾日。偏看我這揚州城呵。定換却一番氣象。做他人領土。

(維扮探子急行上)清師豫王。又領兵十萬。四面攻打。城中十分緊急。請主帥作速定奪。生搓手作急狀介。這便如何是好。

(花犯)聽說罷。滿腔熱血。添許多淒楚。噉聲四面看。一介孤臣。怎生擇拒連天烽火。更有何人肯將難。赴只索要隄防。盡力莫被敵兵誤。

說是這樣說。偏看那守城的士卒。一個個提心吊膽。力盡精疲。可還支持得許久麼。左右無法。不免上城巡視。極力鼓勵一番。場上列四卒生且行且唱介。

(前腔)願諸君同心協力。把危城保住。君王蒙難。問我曹臣子。將來誰撫深仁累世。受皇恩。須趁今日補。卒應介。我等誓隨主帥。死守此城。合。只索要提防。盡力莫被敵兵誤。

(急行介)

(前腔)急忙々。努力前進。將雉堞細數。沿城一望。看賊營疊々。矢石如雨。衆將呵。

(1031)

政治小說
 偏須萬衆一心。助軍威。擡起三通鼓。合。只索要提防。盡力莫被敵兵誤。且喜一切兵士。皆踴躍聽命。想來可以僥倖萬一了。內作喊殺聲介。咳。那邊攻打之聲。又是十分緊要。只得前面看來。虛下。淨穿靴戴帽。箭服馬掛。掛豫王騎馬上。

(滿江紅)牧馬中原。攪翻一片乾淨土。偏看俺猛將如雲。雄兵似虎。長驅萬里。北而南。掩殺三年。朝復暮正。待要奪此好河山。草露布。燕京破。嘉定屠。府庫空。金帛虜。偌個小揚州。焉能力阻。費盡孤臣一片心。落得他人雙手取。偏看俺呵。到今日再整頓軍威。餘勇賈。

俺豫王便是一路殺來。逢州過縣。勢如破竹。那知到了揚州。被那明朝大臣史可法。緊々將城門關住。連日攻打不下。好不令人焦燥。望介。偏看那揚州西門。十分險峻。把守得十分嚴整。想必是合城的要害。了衆家兒郎。須聚齊精銳。抵死攻西門一面。內應聲介。城內外礮聲接連轟擊介。賊兵中飽死尸堆積城下。衆賊藉尸登城。々々內大亂介。渾戰下。生丟盔騎馬急行上。

(1032)

(長亭怨慢)大明宗社。今已矣。孤掌難鳴。獨立無助。種族淪亡。竟把那君恩辜負。老臣氣沮。痛煞故宮禾黍。回首憶當年。那知道眞作沉丹。破釜待捐軀。報國羞見列宗列祖。夜臺試問說。當初怎生分付。沒來由醉臥昏昏。落得個功。末路跪對了無言一片孤衷。難訴。

事到如今。除死之外。再無第二法門。恢復事業。只索要屬望後人了。

(前腔)望他年怨氣重吐。振起天聲。廓清故宇。好々少年何妨。作亡秦三戶。老臣不武。祝諸君須早悟。不信小逆胡逞貪殘。邀得天心眷注。胡運無百年。莫再遲回。猶豫。義旗高舉。眼見天兵來處。々々須記取。同日興兵。胡兒首尾不能顧。今日呵。試抽出長刀。放俺孤魂歸墓。

追兵將到。走也無益。不如就在此地。望闕謝恩。自盡了罷。下。馬望北跪拜介。(尾聲)恕微臣未能將力。努囑胡兒。莫久據天府。留取俺忠魂。一縷起義兵。定作陰靈助。胡兒呵。管教偏領取俺大刀。濶斧。

(抽劍自殺下)

(1033)



(1034)

雜俎

蘭心樓史話

記朱舜水先生

予長夏遊日本福島縣。應石川郡中學校校長森君種德之邀。論舜水先生遺事。出先生手跡二紙。曰此石川中學校珍藏也。題詞云漢土西看白日昏。傷心滿虜據中原。衣冠誰是先朝制。東海翻然認故園。廿年家國今何在。又報東胡設僞官。起看漢家天子氣。橫刀大海夜漫漫。更舉陽明學傳。隱朱陸講道論。中年流離記數種。見示曰。吾國今日得陽明學之結果。皆先生所賜也。翌日邀謁先生墓。在水戶侯陵園內。距石川約七十里。墓石刊「明遺老朱舜水先生之墓」大字。巍然故國何在。朱明不祿。韃靼竊符當時。遺臣志士憤漢種人失。馭蹈東海而去。而死者尚不知幾何。二百餘年後。吾種人士無人識先生苦節。並不樂傳其姓氏。亦今世所謂奴隸性質深者。

(1035)

雜俎

雜俎

152

雜俎

二

歟先生名之瑜。字璦。亦字楚瑜。號舜水。餘姚人。滿清入關。踐江左一隅。從黃梨洲乞師日本。後往來暹羅安南日本間。終不得援兵。明年再入日本。講學長崎。傳王學。弟子萬餘人。水戶侯師事之。終身不娶。為國喪也。後依水戶侯終。葬水戶家陵。藩主春秋祀焉。今江戶芝區公園道行碑。記先生事蹟最詳。先生丁祖國之憂。忍親鄉。滿地重以五王。祖敗無恢復。望遂淒然。寓籍日本。時明永曆十三年。即日本萬治二年。讀太息中原無漢土。愁看禹域盡胡塵之句。不競為先生抱亡國痛也。延平王鄭成功大舉北征。以書招先生入廈門。金陵一敗。舜水以書責成功曰。遠近傳聞。藩臺不以推賢進士為務。則是光復之志不堅。而立業之基不廣。志切光復。而棄賢才。是涉大川去舟楫也。何以濟哉。故遂慨然欲從思明復來祖國。因歲冬歲春。時有不測。擬於夏間附舟。後藩前有三四故友。遣舟東迎。亦緣滿。虜與盜充斥。思明故至盤石。聞林門亦有洋船。僻不得達。一入營中。遂住其舟。櫓。去駐數月間。雖日與藩臺艦舳相銜。誼不以一刺通名字。或有美言勸行。瑜必婉辭謝却。自安愚分而已。六月七八入南京。兵圍瓜州十七早。即破城。滿東斷脛折股。虜

(1036)

漢

漢

153

雜俎

三

馬截傷驚馳。浮屍積野蔽江。束手就縛。遠近稱快。驢關若雷。逆虜扼江而守。列炮如星。馬王老撥甲直衝。一鼓登陣。虜騎所稱驍悍驍雄者。殲夷略盡。滿大西管效忠最為桀黠。啄息鼠竄。惟恐不前。廿三日鎮江開門納降。市肆不易。然而紀律時有未嚴。上情不能下究。有識蚤已憂之。從陸無救焚之策。候風有師老之虞。藩臺以謂虜在目中。徒使英雄頓足耳。七月初八九至南京。其下驕而不戢。渙而不萃。中有一二要人。剛愎貪忌。狃於小勝。不用上命。舍其瑕。攻其堅。不離而使分。反慢而使合。徒效姚萇之覆羗羯。不念符堅之潰合肥。遂爾一敗至此。雖死何足以贖罪。上遊則豫章江黃迤邐。北則淮陽盧鳳。蓄目以待王師。拔於水火。輸糧運米。會同有繹。送印納款。懼於後期。民心思漢之誠。於茲大驗。一旦辜負之若此。真可大慟。今退守舟山浙閩。意在重來。若能自怨自艾。深思前過。則轉敗為功。直唾手間耳。幸總督忠靖伯陳燦老老成持重。鎮定周詳。提督馬玉老雄豪激烈。吐氣吞胡。況復謙雅和衷。剛柔相濟。分陝猶與文武同心。豈不足以復漢土哉。瑜欲附船。仍還祖國。往見主者。馬玉老一見。奮辭責成大義。瑜十五年間困苦。原有本情。遂乏一

(1037)

觀豈天亡吾種耶。蓋奴性深入，不可解脫。方孝儒先生正統論曰：「胡元竊位，殆如禽獸。犬羊服冠冕而南，向呼中國士大夫曰拜士大夫，即拜豈禽獸犬羊真爾主耶。元時人士廉恥道絕，其陽九之運歟。」為吾種真影，良不愧云。

說奴度

檀香燒華屋後，美國再禁華工。加拿大重收華工入口稅。澳洲禁華船入口。非洲又申華工禁令。中國欲為奴于外洋者，不得美鴉存工黨報謂中國奴隸程度太低，只可為本國異種主人之奴，不可為文明國主人之奴。吾工黨非嫉視華工也，野蠻人奴隸例不得登文明國也云云。吁，欲為直接奴隸，尚宜脫間接奴隸。中國其有全破奴界而起者乎。爾文明遺傳之祖先將淚眼望爾也。

中國人之種族思想及滿族之暗亡
數年以來我國士人思想發達，民族主義為立國之原素，稍讀西史者類皆知之，而能言之其所以不敢聲罪致討驅除異種者，不過以其勢力之可畏也。特草此以破其惑。

(1042)

歐美人訴中國人無種族思想。中國人習聞不察，亦自謂無種族思想。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夫中國人種族思想之發達，以視歐美誠有不逮。然歐美人之有此思想也，胎之於學，說中國人之有此思想也，出之於天然。胎之於學，說者愈發明而膨脹力愈大，出之於天然者愈淘汰而不滅，性愈存，奚以明其然也。自五胡亂華以至蒙古竊踞大率不數十年，我族必有扣保種之鐘，建排外之旗，掃除而廓清之者。歷史具在，可攷而知。天不祐明，流賊肇亂，東胡賤種乘隙入關，始之以殺戮，使我黃帝子孫不敢存種族之見，繼之以牢籠，使我神明胄裔不致生種族之心。彼固以為雖千萬世亦可相安無事矣。然而「生降死降，男降女降，殺種殺子，殺種殺子」，狐（胡）死豬（朱）來」之說，自我高我曾我祖我父遺傳以至於今，我四萬萬同胞殆無一人不聞之道之太息而痛恨之，亦可以知我同胞之種族思想出於天然。（各國種族思想皆導源于歷史及國語，中國史界腐敗，龍門而下，不序種族，國語又無一定，故中國人種族思想純然出于天然）海雖有時而枯，石雖有時而爛，而此永傳性終不能滅矣。夫既有此思想，則宜謀所以達其目的，乃何以洪楊革命而後除廣西一

(1043)

股外（中如庚子之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目的，不得稱為革命，竟無有號以志士起而與異種為難者，母亦異種慘殺之禍，有以墮其心，同胞畏死之念，甚於保種之思乎。同胞々々，亦誤甚矣。彼種當繁盛之時，總計其數不過五百萬，洪楊革命，誓清中原，各省駐防僅有子遺，後乃召集漢族養為螟蛉（聞荊州駐防某留學東京，自言其先係沔陽沙湖人），蓋各省旗籍我漢族早已潛移而默易之，假設一旦有事，據理而言，彼必表同情于我，施反噬于彼矣。加以滿州巢穴既已傾覆，遼瀋棄又將盡死于強俄，蠢茲小醜，其何能恃手執金刀滅此朝食。我同胞儻亦首肯斯言，距躍三百乎，我將拭目俟之。

日人支那風俗論數則

社會訓一段曰：支那人種族不一致，言語不一致，失其立國之要素，宜其愛國心不一致，彼等上下一致者，齊集兩點於形式上，則豚尾髮於精神上，則重利心。又社會進化一段曰：支那社會中有微菌，有微生物，凡日本人由支那返國者，皆染支那惡俗，又與支那留學生長處者，亦為其所化而不自知。

(1044)

又黃禍辨一段曰：支那人有特別之守舊性，彼於頭上之豚尾髮，明知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肯改良，望其變法，豈非夢々。又滑稽談一節曰：世界怪物莫過於支那人，女則有自斷其肢之腳，男則有長戴其尾之頭，怪絕支那之男女，怪絕支那之男女之頭脚。

讀鄭成功傳

虎山先生

齊州靈淑之氣，天奪之耶。何明季之無人，也曰有之。鄭成功是也。何為其然。曰夫成功之精忠偉略，雄峙明季者，以我平戶妓產之也。平妓雖賤，亦我神國中之一人耳。宜其所生精忠雄節，爭光日月，英謀偉略，出入神鬼，醜虜外夷，皆知其不可當也。而曲學阿世之徒，或誣其沈魯，監國於海中，奚其妄也。蓋賣國奸臣，媚世儒夫，攫美官懷顯職，甘心於辨髮腫脛之俗者，使精忠雄節如成功，蒙無實之誣耳。其矣哉，其無忌憚也。夫朱明至隆武永曆之代，其危如一毛懸九鼎，孽閹老奸內攻，粵盜闖賊外侵，加以勃然欲起之愛親覺羅氏，二京十三省變為豺狼蛇蝎之巢穴，舉九州之大億兆之衆，不降流賊則歸滿，滿不歸滿，則為老奸逆閹之鷹犬，方是之時，提朱明

(1045)

就盡之殘卒當勃然歛起之愛親覺羅氏所恃以勝之者獨有奉魯王之赤心以收拾朔山決河之人心而已矣乃棄其可以收而收其不可以收庸人尙不爲而謂成功爲之耶康熙帝嘗曰鄭成功明室遺臣吾待之如田橫故事帝之於成功其仇也乃稱之如此而阿世之徒嘵々多言誠何心哉嗚呼成功真我國一點靈淑之氣猶能得精忠偉略雄峙明季使夫愛親覺羅氏不能食下咽矣設使當其乞援兵於我邦之時遣如加藤小早川二將者提精騎數十萬同心戮力以振其全鋒手則齊州之兆面於我者惡知不在朝鮮琉球藩臣之列吾豈無癡視於是哉

鄭成功傳叙

宮崎來城

(1046)

鄭成功傳叙
 瑯琊之諸葛河北之顏鄭大木何嘗讓之耶當朱明之末路士節不見天日之時滿腹之誠心能鼓青電白虹之氣磨刺犀斷蛟之利所謂以隻手支大厦於將倒者實二十有七年凜々義烈千載以下聞其風者不覺正襟亦史家所宜特筆大書者也然而其傳之者多出於清朝之盛時以前朝爲僞朝以忠臣爲亂臣曲筆舞文顛倒輕重以爲自身飾匿之地後世果何所考信耶下略

又一節

冠帶之國變爲左衽指紳之士改節易操致身富貴翻々於大豕之朝廷獨鄭成功一片忠義之骨埋於瘴煙蠻雨之村沿々天下豈復有一士弔之云吾國近日種族學說實爲日本學哲所提倡錄此可見一斑而沈痛懇至使亡國人不忍卒讀

敵愾鎖談數則

敵愾鎖談數則
 東京市有小學生年才九齡母以勸學心切約每月校中課試優等即給獎銀二元以爲一月襍費會前兩月連課優等二次竟將所得獎銀四元送警察局陳辭慷慨略謂童子年齡太稚不能執鎗與俄羅斯人相見敬備國鈔四元以助軍士戈袍之費警察奇之詢諸其母始悟其前此節衣縮食不肯濫使一錢之由此事傳播全國一時聞風而起輸軍費者巨款碎金絡繹不絕未幾而有神戶村姬之事

距神戶西北四十里之淡水村有姬年四十餘其夫以甲午之役戰死姬以所得恤金置備一赤金戒指日前呈警察願助軍餉警察長查冊以姬故無子又俘戰死者之妻慮其後日艱於衣食婉言却之姬故朴訥推讓再三變色而起即拔警察佩刀

(1047)

雜組

十三

自斷指曰我指已斷蓄此戒指胡爲警察大警納其戒指爲途洒血淋漓略無窘狀見者無不詫異吾國留學生有因事至神戶者適遇之云
 有橫濱妓寓居旅順風姿豔麗露將惑之每謂妓曰日人惟卿可愛異日戰勝回國當以卿正位一品妓笑而領之由是出入營中頗與聞軍謀秘密之事妓故通露文露將繪有旅順海口防守圖魚雷鐵艦措置極有條理妓一日乘露將外出袖卷而逃星夜搭漁車至天津使人以此圖獻海軍大佐由是盡得知其虛實比露將回路追尋妓已買舟回國矣日人此次海軍之功妓實與有力焉
 熊本上野次津者以甲午庚子二役積功至中佐有知兵名此次戰爭參謀本部以中佐細實置不調中佐慚憤剖腹而死
 近日本各鎮市青年皆創立體育會練習兵操分爲男女兩班昔日女子不過柔軟體操器械體操兩門近則加課兵式體操列陳射的儼成勁旅嗚呼西望祖國泣不成聲出遇東人笑之以鼻走筆略記數則冀吾同胞稍分亡國之痛且以知日人敵愾之心

(1048)

雜組

十四

外事

日俄之戰爭如何

戰爭之原因如何 交涉之斷絕如何 兩國之政體及國民如何 海戰如何 陸戰如何 各國對於戰爭之態度如何 中國之中立如何 戰爭之結果如何

打破人間之和平蹂躪滿韓之原野搖動東亞之大局惹起全球之注目爲老大帝國之提耳警醒鍾爲二十世紀之劈頭大紀念者非日俄之戰爭也乎日俄戰爭之勇猛激烈令我壯極日俄戰爭之慘憺慘令令我悲極日俄兩國各出其全力造戰爭之舞臺演戰爭之活劇則又令我羨極而妬極雖然大嚼屠門何足快意旁觀呆望知者不爲然則我須返而求之於我々果能如此之勇猛激烈與否我果能如此之慘憺慘與否我果能造如此之舞臺演如此之活劇與否撫心自問應亦汗顏

(1049)

外事

一

而何爲發生無謂之感情以至於壯極悲極美極而妬極耶母亦有所不得已之理由。伏藏於其間者乎嗚呼日俄之戰爭其關係於我中國者何若而我同胞乃如聾者不聞盲者不見酣歌嬉笑猶享太平回顧祖國我心悉碎此所以如狂如癡觀察日俄之戰爭於壯極悲極美極而妬極之餘書其原因論其結果以使我同胞知有日俄之戰爭以使我同胞知日俄之戰爭如何

戰爭之原因如何

凡國與國之衝突其原因大都出於自衛所謂自衛者保護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是也譬之甲國漁業乙國來侵害其利益則甲國必講相當之防禦是爲保護自國之利益更進一步而伸手足於他海上謀漁業之自由於其處是爲擴張自國之利益夫保護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謂之國是甲國國是與乙國是相衝突則必生紛議紛議之輕小者或由甲乙兩國自爲協商或由丙國據公理和解至於國是之根本的衝突則兩國是斷不能兩立既不能兩立勢必出於戰爭而以炮雨硝煙爲協商初解之場矣今日俄之戰爭蓋亦原因於國是之根本

(1050)

的衝突而各謀其保存自國之利益擴張自國之利益也茲就日俄兩國戰爭之原因略述於次

(一) 日本之保存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

(一) 保護自國之利益 一國強大則其隣國必不能全一發達而國力失其平均即使免於衰亡亦不過踟躕於自國之土地圈內而欲伸張其勢力於國外不可得也俄國佔據滿州吸收朝鮮與日本隔一衣帶水耳日本若任俄國自由行動則俄國勢力所漲日本雖不至失國家之獨立而其勢力上又必蒙數多之損害可斷言也故日本欲存自國之利益勢不得不與俄國有戰爭之事

(二) 擴張自國之利益

日本國民人口之增加商工農業之發達非常迅速區々三島將何以位置乎則惟有收他國之土地於其勢力範圍圈爲人口之流出地爲生產業之銷售場庶幾其可以生存矣俄國扶植其勢力於滿韓遮斷日本之擴張路日雖最爾其能隱忍坐視虎狼之俄而橫行乎

(一) 俄國之保存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

外 事

三

(1051)

(一) 保存自國之利益 俄無不凍港則不能保存其國蓋俄處窮北嚴寒之地風霜冰雪無時或消人民生活異常艱苦長此景況其不至於困蹙而滅亡也幾希故俄欲保存其國必須求不凍港占領海岸爲保存自國之計始陷巴爾幹將出地中海而歐洲各國阻之繼侵中央亞細亞將出印度洋而英國又阻之而其求不凍港之心猶未已也遂掉頭向極東而來侵略西比利亞沿海州於其南端開巫拉覺斯德即海參崴港爲根據地又設一最大鐵道貫穿西比利亞南下之勢殆如江河大瀉一般於是租借旅順口矣不凍港已獲得矣然以其地距自國之土地尙遠聯絡猶多不便遂逞大野心仗大蠻力進一步而占領滿洲使本國與旅順呼吸靈通滿洲既據俄民自寒地而來居者殆不下數十萬俄於保存自國之利益計誠得哉

(二) 擴張自國之利益 俄人既以出海岸得不凍港爲國家之大目的而欲占領肥沃佳良之土地掌握充足之富源發展商工農鑛業於極點則必澎漲其勢力於旅順滿洲四顧一望之傍近地此亦勢之所必至者也而日本以東方新

(1052)

興之國與之比隣將來之爲其障礙爲其妨害俄人蓋籌之熟矣故惟急速殄滅之壓迫之則一切經營庶免受日本之反抗戰雲擾々遂由此生焉

觀於此而日俄之戰爭其原因於保存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也明矣夫日俄兩國各因以保存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而犧牲財產犧牲生命從事於鎗林彈雨之場豈非以立國於今日之世界既保存必擴張欲擴張宜保存而其保存擴張之計畫斷不能自和平中而輕易得來者歟且日俄兩國各因保存自國之利益及擴張自國之利益而犧牲財產犧牲生命從事於鎗林彈雨之場是亦有國者所應爾爾而不足怪者也獨怪滿州者滿清政府之滿州也其存保滿州之利益擴張滿州之利益滿清政府所宜亟爲承認者也乃俄人據之日人爭之而滿清政府反問不及之此其故何耶蓋滿清政府固無能力以保存滿洲也而遑問其擴張哉嗚呼滿清政府既無能力以保存其祖宗舊巢之滿洲則他日各國各以保存其利益擴張其利益互相爭競於十八省界內而滿清政府亦猶今日以滿洲委之日俄而不問此可豫測而知者也而我十八省界內亦將如今日之滿洲爲各國

(1053)

外 事

五

外事
六
保存利益擴張其利益之大場也。嗚乎。吾言至此。吾滋懼。吾滋懼。吾國民其猛省。國民其猛省。

交涉之斷絕如何

甲午之役。日據遼東。而俄迫之歸。還庚子之役。俄占滿洲。而日促之退出。兩國之交涉。至今日蓋已忽々十年矣。然俄迫日歸還遼東。日即從命。日促俄退出滿洲。俄若不聞兩國之交涉。至今日則又不得不斷絕。而以炮火相見矣。今將日促俄退出滿洲之重要交涉揭於下。日本因滿洲問題欲與俄開協商滿韓之議。遂於明治三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小村外務大臣電致俄公使栗野。使向俄政府開交涉於兩國利害之觸接點之滿韓兩地。互相調理其利益。是時俄政府亦表同意於是日政府提出條件。為協商之基礎。其大要如左。

- 一 互約尊重清韓兩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
- 二 互約為各國在清韓兩國之商工業。而維持其機會平等之主義。
- 三 俄國宜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日本亦承認俄國在滿洲鐵道經營

(1054)

之特殊利益。又以不違背第一項之主義為限。而因保護以上所記之利益。而執得必要之處置則兩國應互相承認。

- 四 為韓國改革及行善政。而與以助言及助力者。其專權應屬於日本。而俄國承認之。
- 五 今後日本若欲延長韓國鐵道滿洲南部。以接續東清鐵道。及山海關牛莊線。俄國應不阻礙之。

當時日本政府欲便於交涉之進行。期速解決。故欲於俄京直接與俄國當局者商議。而俄政府以種々之理由拒之。乃決議於東京。協商於東京。而俄政府至十月三日乃漸提出其對案如左。

- 一 相約尊重韓帝國之獨立。及其領土保全。
- 二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日本若不違第一項之主義。而與可為改良韓國民政之助言及助力於該國者。俄國亦承認日本之權利。
- 三 俄國約明不阻碍日本在韓國商工業之企業。又以不違背第一項之主義

(1055)

外事
八
為限。為該企業所必要之措置。不反對之。

- 四 照會俄國。而以上條之目的。送遣軍隊於韓國者。為日本之權利。由俄國承認之。惟軍隊之員數。不得超過實隊必要者。且日本須約明其軍隊於任務既畢當即召還。
- 五 相約於韓國領土。即一部分。亦不得以軍略上之目的。而使用之。併不得於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而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 六 相約以韓國領域在北緯三十九度以北之部分。中立地帶。日俄兩國。俱不得使軍隊入之。
- 七 日本當承認滿洲及其沿岸為全然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

觀日本所提議協商之條件。着々侵入滿洲之利益。而俄國所提出之對案。之第七條。則滿洲及其沿岸。全然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其餘各條。大概。關韓國。悉與日本以種々之制限。其交涉之不可以平和了結。識者早已知其萌芽於此矣。然日俄兩國之海陸軍。備是時尚未充實。故雖有戰機。猶無戰事也。至十月三十日日本政府

(1056)

乃以對於俄國對案之確定修正案提出於俄公使。其條項如左。

- 一 相約尊重清韓兩國之獨立及領土保全。
- 二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併以可為改良韓國行政之助言及助力。(但含軍事上之援助內在)與於韓國者。屬日本之權利。
- 三 俄國約明不阻碍日本在韓國之商業的及工業的活動之發達。及因保護此等利益所當採之一切措置。不反對之。
- 四 俄國承認以前條所揭之目的。及以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之目的。而送遣軍隊於韓國者。為日本之權利。
- 五 日本約明不在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 六 於滿洲韓國之境界設。一中立地帶。其兩側各亘五十啓羅秘達。於此地帶內。兩締約國。非得互相承諾。不能使軍隊入之。
- 七 滿洲在日本特殊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韓國在俄國特殊利益之外。俄國承認之。

(1057)

八 日本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特殊利益。若爲保護此等利益。而採必要之措置。是屬俄國之權利。

九 因與韓國立條約。凡屬於俄國商業上及居住上之權利。及免除日本約明不妨碍之。因與清國立條約。凡屬於日本商業上及居住上之權利。及免除日本約明不妨碍之。

十 相約今後韓國鐵道及東清鐵道。延長至於鴨綠江。不阻碍該兩鐵道之連續。

(1058)

就上之確定修正案。觀之日本。似有讓步之勢。而滿韓交換矣。而俄國於十二月十一日回答日本之確定修正案。似亦略爲認可。惟其關於滿洲之條案。則全然削去。一若專爲韓國而出於協商者。其條項如左。

一 相約尊重韓國之獨立及其保全。

二 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及以可爲改良民政之助言及助力與於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三 俄國約明不反對日本在韓國工業的。及商業的活動之發達。及爲保護此等利益而有採必要之措置者。不反對之。

四 俄國承認以前條所揭之目的。又以鎮定可以惹起國際紛爭之叛亂。若騷擾之目的。而送遣軍隊於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五 相約於韓國領土。即令一部。亦不得以軍事上之目的。而使用之。又不得在韓國沿岸設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六 相約以韓國領土之在北緯二十九度以北之部分。爲中立地帶。兩締約俱不可使軍隊入之。

(1059)

於是日本政府復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向俄國將上條件提出而修正之如左。

一 第二條當云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之優越利益。且與可爲改良韓國行政之助言及助力於韓國者。爲日本之權利。

二 第五條當云相約在韓國沿岸。不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三 削去第六條。

而俄政府亦於一月六日回答日本右之修正案如下所記者。

對於俄國對案第二條。日本帝國政府之修正。雖無異議。而俄國政府有維持左之二條項爲必要者。

一 即第五條之原案也。此爲日本帝國政府之業既同志者。其條文如下。

相約在韓國領土即一部分。皆不得以軍事上之目的而使用之。且不得在韓國沿岸設兵要工事。可得迫害朝鮮海峽之自由航海者。

二 爲關於中立地帶之第六條也。本條與日本帝國政府。同出一目的。即「除去可起將來誤解者之目的」也。譬在中央亞細亞英俄領地間。亦有同樣之地帶。

上記條項。若肯同意。則俄國政府當承認以左之趣意。插入一條於本案協約中。即滿洲及其沿岸爲在日本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敗俄國於滿洲區域內。不阻碍日本。若他國享有與清國現行條約所獲得之權利及特權。

(1060)

俄國上之回答。其意以滿洲爲己所有。固不必與日本有所謂協商也。其所欲協商者。惟韓國問題耳。俄之緊逼日本。亦甚矣。哉。然亦未始非日本於十月三十日。對於俄國對案之確定。修正案及十二月二十一日之修正案。毫不提及滿洲。而惟以滿韓交換之意味。相協商之原因。之所致也。至是而日本又漸有回顧滿洲之勢。其悟歟。抑窮則反噬。歟。蓋亦難解之問題也。於一月十三日遂有其結果之必要修正者如左。

一 俄國對案第五條當削去其前半。即於韓國領土即一部分亦不得以軍略上之目的。而使用之。云云。

二 俄國對案第六條關於中立地帶設定之條項。當全文削去。

三 俄國政府關於滿洲之提議。若修正之如左。則同意之。在滿洲及其沿岸爲日本利益範圍之外。日本承認之。但俄國須約明尊重滿洲之領土。保全。俄國於滿洲區域內。不阻碍日本。若他國享有與清國現行條約所獲得之權利。及特權。韓國及沿岸爲在俄國利益範圍之外。俄國應承認之。

(1061)

四 於俄國對案。加以左之一條。
日本承認俄國在滿州之優越利益。又爲保護此等利益。而採措置者。爲俄國之權利。

此日俄協商最終之一條項也。日本提出此個修正之條項。雖促俄政府回答。而俄國一以許多延緩之辭。搪塞之。暗則增實海陸之軍。備固將以大挫日本。而日本海陸之軍。備是時亦甚充足。足日俄戰線。殆日接而日近滿韓風雲。勃々起矣。二月五日遂有日本外部大臣至電駐俄公使。使送協商決裂之公文於俄國外務大臣之事。其文如下。

日本國皇帝陛下之特命全權公使某。遵本國政府之訓令。對於俄國皇陛下外務大臣閣下通牒如左。

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因保全韓國之獨立。及領土。爲自衛本國之康寧及安全所必要。而不可缺者。是以不論如何行爲。但有使韓國地位不安者。帝國政府則不能默視。乃俄國政府對於日本關於韓國之提案。(即帝國政府所用以確

(1062)

實韓國之存立。並恃以擁護帝國在該半島之優越利益之提案。

而提出其終無可望妥協之修正。執拗以拒絕我。又俄國之於滿州。雖曾與清國訂立條約。及當對於各國有利益於滿州地方者。再三與以保障。而今因欲長久占該方。遂至執拗以拒我。相約保全滿州領土之議。則是使我帝國政府爲自衛計。不得不慎重考量其可採之手段也。且俄國政府既無故屢延回答。又不愛念平和。妄從事於軍事之活動。而帝國政府。猶容忍以至今日。自此點而觀之。帝國政府。固欲與俄國政府。俱除去關係上。可爲將來一切誤解之真意。亦已明矣。然其結果不過使帝國政府。自悟其穩當無私。及凡關於絕東平和之提案。皆不得見容於俄國政府而已。事至今日。雖開談判。依然徒勞。故不如決意斷絕之爲愈也。自是以後。帝國政府爲鞏固防衛。其受人迫害之地位。與保護帝國之既得權。及正當利益。當有可採。獨立行動之權利。是以預爲通知。

日本既以上文通知於俄國外務大臣。又令駐俄公使。率其館員及留學生退出俄京。蓋至是日俄外交之關係。已無價值。固不必俟二月八九兩日之旅順仁川之砲。

(1063)

聲。一轟而其外交乃斷絕也。而日俄兩政府之宣戰詔勅。遂同以二月十日宣布。日本之宣戰詔勅

保有天佑踐萬世一系之皇。踐示汝忠實勇武之有衆。

朕茲對俄宣戰。朕之陸海軍宜極全力。與俄國從事戰事。朕之百僚。有司。宜各率其職務。應其權能。努力以達國家之目的。凡於國際條規之範圍。期盡一切之手段。使無遺算。

惟是求文明於平和。與列國篤友誼。而以維持東洋之治安於永遠不損傷各國之權利。益。永確立保障帝國之安全於將來者。朕夙以是爲國交之要義。且暮不敢違也。朕之有司。亦能體朕意。以從事與列國之逐年關係益赴親厚。今不幸而至與俄國開釁端。豈朕志耶。

帝國之置重於韓國之保全。固非一日之故也。是非但因兩國累世之關係。蓋韓國之存亡。實帝國安危之所繫也。然俄國亦嘗與清國明約。及對於列國之累次宣言。而乃依然占據滿洲。益々鞏固其地步。終將欲併吞之。若歸滿洲爲俄國領

(1064)

有。則韓國保全。莫由支持。極東平和。亦無可望。是以朕際此機。深期由於妥協以解決時局。維持平和於恒久。使有司提議於俄國。亘半歲之久。屢次折衝。而俄一不以交讓之精神。迎之曠日彌久。徒使遷延。時局之解決。陽則倡導平和。陰乃增大海陸之軍備。欲使我屈從。是俄國自始。毫無好愛平和之誠意也。俄國既不容帝國之提議。則韓國安全。方瀕危急。帝國之國利。將被侵迫。事既至此。帝國欲求依平和交涉之將來之保障。則今日惟有求之於旗鼓之間而已。朕依賴汝有衆之忠實勇武。速克復平和於永遠。以保全帝國之光榮焉。

俄國 宣戰詔勅

朕原以維持平和爲目的。是以竭力以鞏固東洋之靜謐者。於茲有年。因是目目。故朕於日本所提議。謂關於韓國事件。將欲改訂兩帝國間之現行條約。朕亦肯同意。不意該問題之商議。尙未了結。日本不待我政府最近之回答。遂發照會。謂與俄國之商議及外交之關係。全然斷絕。夫外交關係之斷絕。非必有軍事行動開始之意義。而日本政府。竟使其水雷艇襲擊朕之艦隊於旅順口砲臺之旁。朕

(1065)

外 事 十八
既得極東總督之報告。亦不得不直下令。使以干戈而應日本之挑戰。朕之為此決意也。深禱上帝之救護。凡朕之臣民。悉宜奮起。以赴朕命。防護其祖國而勿疑。

朕尤期望上帝加佑於朕之有名譽之海陸軍。

日俄兩國宜戰之詔。既下。忽而海戰。忽而陸戰。海水成赤。野草添膏。此度戰爭。殆不知何日了結也。吾通日俄之交涉。而總觀之。俄國大概抱其狼吞虎咽之志。而張大口。攫東亞以爲食。日本乃以東亞新強之國。適當其衝。則日俄此度之交涉。出於保存自國及擴張自國之目的也。必矣。既以保存自國及擴張自國爲目的。則有蹂躪其目的者。亦必反而蹂躪其目的。其交涉之不至於斷絕者。焉有此理。此即日俄交涉斷絕之所由來也。

日俄兩國之政體及國民如何

日俄戰爭之原因如何。及交涉之斷絕如何。既已述其大概於前。今轉筆而就日俄兩國之國民言之。凡兩國之戰爭。其勝敗。因其國民而定。故欲知兩國戰爭之勝敗。

(1066)

如何須先知兩國之國民。如何蓋戰爭者表面上雖似爲國與國相戰。而實國民與國民相戰也。據是以談。則日俄兩國之國民。如何是爲日俄戰爭最大源頭之一大問題。而陸海軍之強弱不與焉。

雖然吾言日俄兩國之國民。吾必先言日俄兩國之政體。建立如何之政體。即誕生如何之國民。此確不可易之定理也。夫日本爲立憲政體。國家之事與國民共之。俄國爲專制政體。大權獨攬於政府。不使國民與聞。國事則兩國國民。果有以異乎。抑無以異乎。今將加藤弘之以進化學觀察日俄之運命之比較兩國之大要。而採擇其有關於兩國政體及國民者。譯述之如左。然後本其理而論日。

(1067)

日	本	俄	國
臣民一致忠君愛國其外殆無餘念	人民動則破壞政府倒滅皇室而企圖自由者不少	行立憲政治取輿論爲要旨	行專制擅亂之政拋棄輿論
貴賤人民悉同其權利義務	貴族之權力壓倒平民		

外 事

十九

教育之利器優	教育之利器劣
故今後文明之時代適者永得隆盛	故今後文明之時代不適者遂不得不斷滅

外 事 二十
嗚呼專制國與立憲國之相去。乃至如此之霄壤。則今日之世界。爲適者生存之世界。專制國幾何。不被天演所淘汰。而無立足之地。以至於漸滅淨盡也。取夫立憲國之取輿論及貴賤悉同其權利義務。專制國之拋棄輿論及貴族之權力壓倒平民。此固人人而知之者也。而由取輿論及貴賤悉同其權利義務。拋棄輿論及貴族之權力壓倒平民之原因。其所施於國民之教育。的宗旨。亦自岐異。若此者。未必盡人而知之者也。孟的斯鳩曰。立憲政以名譽爲教育之宗旨。專制政以畏懼爲教育之宗旨。持此二語以觀日俄兩國之教育。幾如鐵板注脚。毫不可動。夫日本。每千人有九十一人之學生。俄則千人不過有三十二人之學生。俄較日本。蓋不及遠甚。然猶曰。此爲教育之普及。與否之問題。今勿論也。試就其宗旨而言。日本則使學生心志活潑。一以認國家爲己所有爲目的。故其國民因而化之。婦女兒童無不唱

(1068)

帝國萬歲。自呼三島大國民。有光榮於國家。名譽於自身者。則犧牲一切。以從事其自尊自大之態度。殆無時而或稍稍過東瀛者。類能道之。至於俄國之教育。不講自由。不言平等。一以養成純良馴謹之好奴隸。觀聖彼得堡大學之校長坡釐朵特斯夫氏之著書。大反對代議政治及自由平等之說。此雖個人之意見。而固可以代表俄國全國之教育者也。俄國教育如此其劣。則直謂之無教育也。可雖其國民有講自由言平等組織黨會出其激烈之手段。欲破壞政府。倒滅皇室。而熱心要求代議政治者。與日本國民之忠君愛國。迥異而實同。此固可嘉可敬者。而惜乎其僅一部也。且俄政府悉以嚴刑。恫喝臨之。非送之斷頭臺。即投之酷寒地。遂使其全國國民。匍匐於專制政府之下。而不得一見天日。以揚眉吐氣。高視闊步於競爭旋渦中。是故人民心志。日就卑屈。平居懼禍及之。不暇何暇有所謂愛國心哉。夫既無一點愛國心。則其從國事也。若無嚴刑。由後驅策之。其避逃惟恐後矣。西比利亞之半途逃兵。衣中國衣帽。而遁之旅順。將官蓋見可俄民之一斑也。以視出征得死所戰地。即墳墓之日本國民。果奚若哉。

(1069)

外 事

二十一

西歷二月十三日。聖彼得堡市中學生千餘。揭國旗。唱愛國歌。往復路途。無數居民。相隨於後者。凡三日。以爲愛國之示威運動。而旅順受第一次之攻擊。敗衄後。全國皆一時激昂。如負創而怒之巨熊。大有欲戰不止之氣概。則俄民之熱心戰爭。其較日民亦何多。讓而不知此。乃一時觸動之客氣。使然。究何足爲戰爭後勁之準備。耶何也。俄國之主戰者。不過數個武斷派之軍人。固未嘗以戰事謀及國民也。夫日本國民於未戰爭之前。則有對外同志會。對俄硬會。主戰之論。遍噪國中。將戰爭之際。則忍租稅之苦。痛甘公債之負擔。甚至七八歲之孩童。識之無之。僕婦盡其所有。悉獻納以爲軍資。當戰爭之時。則居留者於戰勝。則揚旗祝捷。稍有挫衄。憂即形色。而遇敵之將官士卒。惟以死爲樂。天的快活。家室顧慮。殊不足以擾亂其心。嗟夫。日本其何故養成如此之偉大國民。耶。夫亦曰。此固立憲國之國民。認國家爲己所有之原質。而發生此強健之精神而已矣。而何足怪歟。以如彼之俄國國民。敵如此之日。本國民孰敗歟。孰勝歟。請觀察時局者爲我決之。

嗚乎吾今而後知專制國之國民不能立足於今之時代也夫今時代之二大專制

(1070)

惡魔一爲俄國一爲中國甲午之役專制之中國既爲立憲之日本所敗遂成東割一塊土西賠千萬金之國勢今專制之俄國亦與立憲之日本戰其必不至於與我中國甲午之役先後一揆此則有心時局者未能遽決之一大問題也吾嘗謂立憲國可與共和國較優劣專制國決不可與立憲國角勝敗何則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國民同專制國與立憲國之國民異也今之時代共和立憲幾遍全球專制國之國民觸之立敗蓋亦天然之真理維持主宰於無形使專制國亦得昂然生存於今之時代則古今來嘔盡無數文人之心血拋棄幾多志士之頭顱或鼓吹或實踐所求得之共和與立憲之政體以造出共和與立憲之國民而仍不過與專制國並肩而立不相上下彼所謂文人所謂志士亦何其愚而多事歟然自天然之真理觀之是乃必無之事也加藤弘之謂今後文明之時代適者永得隆盛不適者遂不得不斷滅此天然之真理已被道破無待煩言矣嗚乎吾今而後知專制國之國民不能立足於今之時代也不誠可懼哉雖然我不必爲俄懼我必爲我中國懼俄民知專制國之國民不能立足於今之時代於是乘此次戰爭之機會因之復有破壞政府倒

(1071)

滅皇室之舉。動新聞紙上。時々見之。其得爲立憲國國民。或共和國國民。吾知其必不遠矣。而我中國以不同種族之滿清政府。專制於上。我國民乃安心息氣。屈伏於下。其不爲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國民。所支配所宰割也。吾不信矣。然則欲不爲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國民。所支配所宰割。其必自爲立憲或共和而後。可雖然。滿清政府不可與言立憲也。以彼抱寧送鄰邦。斷不肯落家奴手之宗旨。其尙能與我國民一時安耶。嗚呼。我國民宜速持定主義。破壞倒滅滿清之政府。而自建設政府。毋待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支配之宰割紛紛而來。乃始悟也。吾言日俄之國政與國民。因連類及之。而不自知其辭之贅焉。

海戰如何

旅順口之第一海戰

日俄之交。涉既斷絕。日俄之戰。爭即繼續。旅順一戰。遂爲開始之攻擊矣。二月五日。日本司令長官東鄉中將。奉進攻俄國艦隊之命。於是集各艦長於旗艦三笠。議軍事。徹夜。六日黎明。分全艦隊。陸續進發。七日捕獲俄艦名俄羅斯者於

釜山沖。午後一時。更分部署第四戰隊。護送陸兵向仁川。乃於午後四時出發。瓜生少將爲之司令官。他諸隊亦次向旅順口。大小艦艇舳舻相啣。而進。各艦員鼓勇奔馳。進偵敵狀。是時俄艦猶完全。雄鎮旅順口外。八日拂曉。日艦隊因避俄艦之指目。故迂回向圓島。其第三戰隊離本隊稍遠。從事偵察。第一第二戰單縱成陣。逐航路而進。驅逐艦從其左右。日既暮。於是日之驅逐。決定夜襲俄艦。乃分驅逐艦隊之部。署第一第二及第三之驅逐隊。直向旅順而進。第四隊向大連灣。四隊分道而發。本艦隊嚴警戒。待驅逐艦隊之吉報。其第四隊以大連灣無俄艦。遂返。而向旅順而進之艦隊。見旅順口外俄有大艦隊。立於砲台下。如得其擁護而欲戰者。乃巧潛其警戒線而進。與俄艦相距三千秘達。齊施水雷。發射俄艦而歸。然命中與否。尙未知也。翌晨日本本艦隊。使千歲艦偵察俄艦被水雷隊夜襲之後狀。見俄艦有半沒於水者。有傾斜而檣影曾入水者。遂知俄艦被水雷者達三隻。東鄉司令長官得報。以爲總攻擊之機至。乃結束各艦進航。時巳午。望旅順之黃金山砲臺俄艦十數隻。列於山下。而吐煙而動者。僅五六隻。是固前夜水雷艇之奇功也。由是日本艦隊。變針路。

(1073)

滅皇室之舉。動新聞紙上。時々見之。其得爲立憲國國民。或共和國國民。吾知其必不遠矣。而我中國以不同種族之滿清政府。專制於上。我國民乃安心息氣。屈伏於下。其不爲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國民。所支配所宰割也。吾不信矣。然則欲不爲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國民。所支配所宰割。其必自爲立憲或共和而後。可雖然。滿清政府不可與言立憲也。以彼抱寧送鄰邦。斷不肯落家奴手之宗旨。其尙能與我國民一時安耶。嗚呼。我國民宜速持定主義。破壞倒滅滿清之政府。而自建設政府。毋待今時代之立憲國與共和國之支配之宰割紛紛而來。乃始悟也。吾言日俄之國政與國民。因連類及之。而不自知其辭之贅焉。

海戰如何

旅順口之第一海戰

日俄之交。涉既斷絕。日俄之戰。爭即繼續。旅順一戰。遂爲開始之攻擊矣。二月五日。日本司令長官東鄉中將。奉進攻俄國艦隊之命。於是集各艦長於旗艦三笠。議軍事。徹夜。六日黎明。分全艦隊。陸續進發。七日捕獲俄艦名俄羅斯者於

釜山沖。午後一時。更分部署第四戰隊。護送陸兵向仁川。乃於午後四時出發。瓜生少將爲之司令官。他諸隊亦次向旅順口。大小艦艇舳舻相啣。而進。各艦員鼓勇奔馳。進偵敵狀。是時俄艦猶完全。雄鎮旅順口外。八日拂曉。日艦隊因避俄艦之指目。故迂回向圓島。其第三戰隊離本隊稍遠。從事偵察。第一第二戰單縱成陣。逐航路而進。驅逐艦從其左右。日既暮。於是日之驅逐。決定夜襲俄艦。乃分驅逐艦隊之部。署第一第二及第三之驅逐隊。直向旅順而進。第四隊向大連灣。四隊分道而發。本艦隊嚴警戒。待驅逐艦隊之吉報。其第四隊以大連灣無俄艦。遂返。而向旅順而進之艦隊。見旅順口外俄有大艦隊。立於砲台下。如得其擁護而欲戰者。乃巧潛其警戒線而進。與俄艦相距三千秘達。齊施水雷。發射俄艦而歸。然命中與否。尙未知也。翌晨日本本艦隊。使千歲艦偵察俄艦被水雷隊夜襲之後狀。見俄艦有半沒於水者。有傾斜而檣影曾入水者。遂知俄艦被水雷者達三隻。東鄉司令長官得報。以爲總攻擊之機至。乃結束各艦進航。時巳午。望旅順之黃金山砲臺俄艦十數隻。列於山下。而吐煙而動者。僅五六隻。是固前夜水雷艇之奇功也。由是日本艦隊。變針路。

(1073)

於老鐵山砲台之方面。通過黃金山。開右舷之砲門。以當俄艦三笠。先發第一砲。各艦繼之轟發。俄之砲台及軍艦應之。砲彈如雨注。俄艦兵氣沮喪。漸次逃於港內。而日本艦隊。無一受傷者。午後一時。罷戰而歸。死傷約五十八名。據俄總督亞歷塞夫之公報。則八日夜俄艦受水雷之三艦。二戰團艦。姐羅列威取舷部破傷。列德與山水線下部之唧筒邊被破。一巡洋艦。巴兒拉達。傷中央機關之傍。下士官及水兵死者二名。溺死者五名。負傷者八名。又九日之海戰。死傷者士官二名。下士及水兵五十一名。負傷水兵九名。戰死在陸上要塞之死者一名。負傷者三名。戰團艦坡兒克瓦。巡洋艦維亞捺。亞斯哥兒德。抑威克。四艦。其水線皆受傷。因在淺水。僅免沈沒云。

仁川之海戰

二月八日。日本分本艦隊屬於瓜生司令官之第四艦隊。護送運送船十二隻之將入仁川港也。與俄艦瓦里鴉谷。哥列志。二隻遇於月尾島附近。俄艦為攻擊日本運送之態度。向日本水雷艇開砲。水雷艇亦應之。二發皆不中。俄艦復返仁川碇泊。瓜生司令官。乃俟護送之陸兵登陸。致語俄艦。令其九日正午退去仁川。否則必攻。

(1074)

速鳥亦於是日午前五時。暗中發見俄艦二隻。俄艦驚發砲火。速鳥乃直對俄艦發射水雷。見其爆發。遂乃安然而返。速鳥朝霧之勇敢襲擊。雖因暗夜無由知其效果之確與否。而俄艦亦已懷戰慄之心矣。

旅順口之第三海戰（第一次之閉塞隊）

俄國之旅順艦隊。受二月八日之夜襲以來。更敗於十四日之水雷艇。戰團艦巡洋艦損傷殆無完膚。乃蟄伏於港內而不出。於是日本司令官決議閉塞港口。使港內俄艦不得復出。以牽制海上之權力。乃命特別運送船天津丸。仁川丸。報國丸。武州丸。及武揚丸五隻。急來艦隊之所在地。乘員等遂先積載硬炭。發門司。更迴航於佐世保。修理其破壞。如命而至。乃選閉塞隊之勇士七十七名。使分乘之。以二十二日進發旅順口方面。二十三日之夜。五隻閉塞船。衝暗肉薄旅順口。二十四日午前二時。日本驅逐隊。搜索旅順口外。而襲擊亞母兒形之俄艦一隻。是時閉塞船已近旅順口外。午前三時三十分。猛然突入口外。俄砲射擊。殆如雨下。而閉塞船突進不少屈。天津丸因誤其針路。坐礁於老鐵山之東海岸。武揚丸距天津丸約四百秘達之。

(1076)

旅順口之第二海戰

擊於港內。該港碇泊之列國艦船。瓜生亦命其避地。列國俱不為動。而瓜生司令官欲決行其所計畫之目的。於九日午後四時。正午。俄二艦出仁川港。日艦隊乃邀擊之於月尾島以西。砲戰三十分。俄艦全失其戰鬥力。遂再退反仁川。止於小月尾島之陰瓦里瓦谷。其前艦橋及右舷後艦橋並左舷。大受損傷。又因水線下有破損。左舷遂傾。至六時十五分。乃全沈沒。哥列志自放火於火藥庫。亦埋身於仁川港焉。俄艦二隻之死傷者。凡六十名。而哥列志之水兵。一部向小月尾島。一部將上陸。多為捕虜。其遁於法艦巴斯牙兒者。亦有之。而日本艦隊。無一負傷。且艦體無一受損者。

(1075)

他處。亦自沈沒。武州丸則自沈沒於港口燈台下之南東海上。仁川丸則坐礁擱岸於饒頭山下之南岸。惟報國丸直至港口燈台下。被俄砲轟沈。是丸之乘員。為廣瀨中佐以下之十六名也。是役也。日本雖沈沒五船。而乘員皆坐分備之小艇。由驅逐隊護衛而歸。惟死者一人。傷者三人而已。先是船艦之出入港口。僅費三十分鐘。自報國丸沈沒後。則須費百二十分鐘。報國丸其功亦可謂不渺矣。二十五日午前九時。日本艦隊。再進航旅順口外。俄艦。巴洋。羅威克。阿斯可爾三艦。在港外。乃自遠距離砲擊之俄艦。列港外。與要塞相應。戰約二十分。須臾轉軸。前後入港。內蓋欲陷日本艦隊於要塞之十字砲火。與水雷敷設處之海面也。俄艦既退。日艦亦不追躡。止砲擊而去港外。日本當其主力艦隊砲擊方酣之際。其巡洋艦隊在港口之南方。遇俄驅逐艦二隻。自老鐵山之南方而來。將入港口。因砲擊之。追其一隻。至鳩灣遂擊摧之一隻。僅得入旅順口內。被摧擊之俄艦遂擱岸於鳩灣之北方旅順口之第三海戰。於此成一段落。

海參崴之砲擊

(1077)

旅順口之俄國艦隊。被日本數次摧擊。戰艦以下。殆全失戰鬪力。亦無出而戰者。黃海朝鮮海之海上權。悉歸日本掌握。而尚未一掃。自朝鮮海峽以北。日本海上之全海面者。則以俄艦猶有四隻。遊弋於海參崴之方面也。於是日本司令長官遂有分派七隻組成之一艦隊。砲擊海參崴之舉。三月五日。自韓國沿岸進航於北方。是日天氣酷寒。各艦甲板悉為冰結。淺間艦因排泄煤灰之處。結冰塞之。全艦機關。幾為所累。眾皆茫然自失。不知所為。有二等機關兵。濱崎慶三郎者。挺身而當破碎結冰之任。直躍舷外。眾以為危險。殊若不聞。立於波浪摧山之間。及冰已碎。而是時大濤如雷。崩來。直捲其身而去。日本男兒其壯烈誠可畏哉。各艦衝風破浪。犯嚴寒。取豫定之針路而進。至六日正午。乃達亞士可兒特島。午後二時。距海岸砲台約若干秘達之附近處。而北風怒號。寒威如刀。眾指欲落。各艦悉為冰凝。離陸岸五千秘達之海面。亦結冰。一帶極目。山海四望。一白。惟得見亞士可兒特島之黑色燈臺而已。先鋒艦隊破冰前進。各艦隨之。漸近海參崴港。四圍皆砲臺。不易入也。而有一方最薄弱。是夙昔所偵探而知者。乃向之前進砲擊之。而砲台直似僅築台而未置砲者。並

(1078)

不發砲以應戰。惟見砲員往來於砲台側。互以無線電信通信號。於是日本艦隊。乃進而至若干秘達。隔山砲擊街市。俄若依然不應戰。各艦更進而至若干秘達。接續砲擊街市。俄皆仍不應戰。午後二時四十分。砲擊乃止。相率退出港內。是時坡加爹兒形之俄艦出港。如窺動靜者。日本艦隊慮水雷艇襲擊。乃轉至某々方面。此夜游弋其附近。七日午前六時。日本分艦隊為二。第二小隊緩其速力。偵察亞米利加灣之方面。本隊快其速力。為各方面之偵察。九時頃。兩隊相合於亞士可兒特島附近。再向俄艦進行。而俄艦毫不應戰。各砲臺亦沈默。與前日無異。因不加砲擊。乃偵察俄領沿岸而就歸途。此時又一俄艦尾來。然未逼近。但見其艦影而已。由是日本艦隊偵察俄領沿岸及滿韓沿岸之要地。安然而歸與本艦隊合。

海洋島之占領

旅順閉塞隊之後二日。日本命四隻組成之一艦隊。占領海洋島。二十八日午前八時。進向大同沖。直達海洋島。先使編成之陸戰隊。躍上島中。島之周圍。僅二三十里許。山秃無樹木。而耕地則甚多。在此居住者。有中韓兩國民五百餘名。如全不知今

(1079)

日有日俄之戰爭者。詢以有俄兵與否。則答以二月九日皆去云。因搜索島內。果不見俄兵隻影。唯發見信號機及多量之石炭。約一時間。占領全島。若是島為歸俄所占有。則日本艦隊之進擊。必有許多之阻礙。今乃不用一兵。咄嗟之間。占領黃海之一要島。殆非天之所賜。是亦俄國戰略之笨拙。早棄該島而去。以拱手讓之於日本耳。

旅順口之第四海戰

日本以旅順口之俄艦。雖敗殘無幾。而據其金湯之天塹砲臺。巍然猶存。且港內之殘艦。往往出浮於港外之海面。若不擊碎其砲臺之堅甲。則旅順口之摧破。殆未有期。至是復有旅順口第四次之攻擊。三月九日。日本艦隊部署既定。十日午前甲乙二驅逐隊。先達旅順口外。搜索其附近。且窺襲擊之機宜。夜未明。乙驅逐隊。沈置水雷於各所。是時俄要塞處向日艦。加砲擊。日艦隊則犯砲火以達其目的。甲驅逐隊。亦於午前四時三十分頃。進迫老鐵山之南面。適俄艦六隻。兩々相近。遂以砲火交接。距離益近。縱橫奮鬪者。約二十分。而日本日朝汐日霞日曉之三驅逐艦。肉薄俄

(1080)

艦。舳將相摩。俄有三四艦受猛烈之砲火。或破壞汽罐。或起火災。或揚悲鳴。負多大之損傷而敗走。日艦亦大被損。露艦負傷一名。曉艦破壞汽罐之補助汽管。一時因漏汽機。關兵四名以熱傷死。乙驅逐隊。於是日午前七時。將去港外。偶見俄驅逐艦二隻。自洋中將入港內者。直遮其前路。而攻擊之。戰鬪約一時間。逸其二隻。而追躡其一隻。日斯鐵爾孤機號者。將獲之。日艦連號之一等水兵。躍入俄艦。是時俄之艦長。自室內方出。船面。乃大喝一聲。揮帶劍斬其頭。艦長仆。將復起。更舉足蹴之。艦長因之飛身入海。遂捕獲其艦於要塞砲火之下。而艦損破不堪。漏水殊甚。因捕虜四名。放棄其艦。至午前十時沈沒海底。是役也。日艦亦損傷連號二艦之戰死者二名。曙艦則負傷四名。是日俄艦羅威克。巴洋二隻出港外。欲擊日本乙驅逐隊。適見日本巡洋艦隊在港外附近。遂返歸港內。當驅逐隊之激戰方酣也。午前八時。日本主力艦隊。及巡洋艦隊。共進達旅順口沖。巡洋隊直向港口外面。為驅逐隊之掩護。乃駭走羅威克。巴洋二艦。既而主力艦隊。進及老鐵山附近對港口。為間接射擊。俄要塞亦時々應戰。而旅順口之威遠蠻土兩砲臺。則大被破壞。港內之驅逐艦。繫泊於德

(1081)

與山者。不揚縷煙。艦上亦無一兵。黃金山砲臺之大砲及老虎尾之砲台。悉破壞不堪適用。日本主力戰隊砲擊開始之時。其巡洋艦隊之一隊。進大連灣外。砲擊港口三山島。上之建築物悉被破壞。而高砂千早二隻。則別搜索旅順口半島之西岸。不見俄兵。惟見二月二十五日被擊破之俄艦巫爾西鐵利雷之橋。及四本煙筒之上部。浮於水面而已。日本艦隊。遂於午後二時。集合於豫定地點。船艦相叩。引歸韓海。

旅順口之第五海戰

二月二十一日夜。日本兩驅逐艦隊。在旅順港外。行其所負擔之任務。不無受俄之多少砲火。然無損傷者。二十二日午前八時。日本本艦隊。及巡洋艦隊。進達旅順口。乃使他一隊往鳩灣。復令富士八島對港內。為間接射擊。至午後二時。俄戰艦五隻。驅逐艦十隻。巡洋艦四隻。漸次駛出港外。然但運動於砲臺附近。以間接射擊應戰。日本富士艦受彈最多。午後二時。日本艦隊。乃合而向南方駛去。是戰也。俄軍之在陸上者死五名。負傷十名。而日本則一無所損云。

(1082)

旅順口之第六海戰 (第二天之閉塞戰)

二月二十四日之第一次閉塞戰。雖曰壯烈。其功究不完全。故閉塞之目的。殊未達到。於是日本第一次之閉塞員。後有再試閉塞之舉。是以將校及機關士。則仍第一次之閉塞員。其下士以下。則以新志願者代之。遂以二十七日午前三時三十分。乘閉塞艦四隻。進行。而驅逐艦及水雷艇。則為之掩護。直進達旅順港口。約行二海里。為俄所見。兩岸要塞。及哨艦。施砲彈如雨。閉塞隊益進不屈。遂闖入港口。水道閉塞。艦之曰千代丸者。在黃金山之西面。距岸若干秘達。下錨爆沈。曰福井丸者。駛過千代丸左近。將下錨。而俄驅逐艦。施水雷一發。遂為所中而沈沒。曰彌彥丸者。亦過福井丸左近。下錨爆沈。曰米山丸者。雖至港稍遲。與俄國一驅逐艦之艦尾相突。而仍得至已沈沒之千代丸與福井丸間。當下錨時。為俄魚雷所轟。遂爆發。此次之閉塞。較第一次之閉塞。則大著功效。所遺憾者。彌彥丸與米山丸相距尚留空隙。而不能完全閉塞其通路也。日本閉塞隊之戰死者。中佐廣瀨武夫。兵曹長杉野孫七。及下士二名。受重者中尉島田初藏。受微傷者大尉正木義太。大機關士栗田富太郎。及

外 事

三十五

(1083)

下士六名。餘悉無恙。為其水雷艇隊及驅逐艦護送而歸。先是水雷艇隊與驅逐隊。以掩護收納閉塞隊為務。屹立於俄軍砲火之下。中有蒼鷹與燕兩艇擁衛閉塞隊。進港口。約里餘。與俄驅逐艦相遇而戰。大破損之。俄艦乃退。閉塞隊甲板退出時。則見其艦於黃金山下。進退頗失自由云。日本水雷艇隊與驅逐隊。雖飽吃砲火。而一無損傷。驅逐艦十一隻。曰白雲。曰霞。曰潮汐。曰曉。曰雷。曰曙。曰龍。曰電。曰薄雲。曰連日東雲。水雷艇隊六隻。曰雁。曰蒼鷹。曰鶴。曰燕。曰真鶴。而閉塞隊死者之最壯烈者。惟福井丸之廣瀨中佐為最。早丸將下錨時。杉野兵曹長。因欲發爆沒藥。乃下船艙。而為俄之魚雷所中。遂死。廣瀨中佐不知也。中佐使乘員下甲板。以杉野兵曹長失所在。因入船搜索之。以船體漸次沈沒。始下甲板。離本船而退。不意一無情砲彈。飛來中其頭部。全體悉墜海中。僅留一片壯士之肉於艇內。嗟夫。日本男兒。其壯烈誠可畏哉。

旅順口之第七海戰

四月十一日晚。日本第四第五兩驅逐艦隊。第十四水雷艇隊。及新造之漁船日蛟

(1084)

龍丸者。裝為巡洋艦式。亦附載機械水雷。俱向旅順口方面而進。至十二日夜半。乃達旅順口外。是時天氣殊寒。士卒手為之凝者有之。而俱鼓勇前進。至豫定處。沈設水雷半時而畢。十三日午前一時。各艦艇齊進。至砲台下。向探海燈。而砲擊之日本艦隊。雖迫近砲台。然每發一砲。則以全速力而退後。故俄砲不能中其一部。無何日本艦隊相率退至豫定地點。會合第二戰隊。當各艦之沒埋水雷時也。第二驅逐隊遊弋於港外。鮮生角附近。天將曉。有俄艦比士特刺志捏者。自大連灣方面而來。將入旅順口。第二驅逐隊乃邀擊之。砲火相加。約十分許。俄艦即被擊沈。而日艦亦負傷二名。比士特刺志捏沈沒之際。舉起乞救助之信號。而日本第二驅逐隊以俄艦巴洋由旅順港駛出。欲回頭擊之。竟不往救。隨巴洋而出之俄艦。則有羅威克。亞斯哥兒德。雞亞捺。坡必搭及東洋艦隊司令長官馬加羅夫之坐艦。比安羅。武羅斯五隻合巴洋。而與日本艦隊相攻擊。日本第三戰隊。以其計之可成也。乃誘俄艦隊至東南方約十五海里之外。而以無線電報。促相距三十海里之第一戰隊速來。將合攻之。是時屬於第二戰隊之第四第五驅逐隊。乃由第一戰隊率之。與日進春日

外 事

三十七

(1085)

兩新艦。用全速力。駛而前進。以迫俄艦隊。俄艦隊見勢不敵。乃急回艦而返。日艦隊追躡其後。俄而觸於日本所沈設之水雷。白氣紛々。直衝霄漢者。則是俄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馬加羅夫之坐艦。比安羅武羅斯也。馬加羅夫。與乘員六百餘人。悉葬海底。惟俄皇之弟堅里兒。與兵士數人得逃餘命。嗚呼不亦慘哉。俄國各艦大驚。向日本艦隊勉發數彈。即紛亂狼狽退入港內。以偷喘息云。

旅順口之第八海戰

俄國東洋艦隊司令長官馬加羅夫死。俄軍奮氣。自不待言。日本復以十四日午後四時。使第二第四第五驅逐艦隊。及第九水雷隊。乘其勝勢。向旅順口而來。時砲台之砲聲隆隆。而日本艦隊則儼若不聞也者。惟此行其所豫定之任務云耳。至十五日午前三時。日本第三戰隊出沒於旅順口外。而俄艦則無片影單形。至九時。第一戰隊亦至。十時春日日進兩艦至老鐵山之西面。向港內為間接射擊。砲發如珠連。俄亦極力應戰。惟黃金山砲台最堅砲亦最猛。其聲如雷。而春日日進兩艦。或進或退。或左或右。以當之。其靈活態度。亦是為觀戰者添一奇劇也。午後一時三十分。老

(1086)

外 事

三十八

鐵山西面之新砲台。默々不語。兩艦亦相繼而退。是時俄艦隊之堪戰鬪者。惟伯列斯威特一隻耳。雄偉艦隊。而今安在哉。

旅順口之第九海戰

(第三次閉塞隊之大成功)

旅順口受兩次閉塞。船艦出入。殊多阻礙。旅順之死命。已在日本掌握中。然日本猶以為未足制其死命也。遂有第三次之閉塞隊。夫所謂閉塞隊者。是明々送之死地也。其第一次之閉塞員。一無所傷。蓋亦幸矣。故第二次。則有死傷者。雖然送之死地。而日本將卒。毫不以死為可畏。一次不成。則繼之以二次。二次不成。後以三次續之。至三次閉塞。而俄國之巡洋艦。遂不能通航矣。乃知天下事。惟患不為。不患不成。區々身命。何足惜耶。嗚呼日本男兒。其壯烈誠可畏哉。今將其第三次閉塞之顛末。而叙述之。五月二日之夕。日本閉塞隊之三河丸。佐倉丸。江戶丸。遠江丸。小樽丸。相模丸。愛國丸。朝陽丸。七隻。及護衛閉塞隊之赤城島海。與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驅逐艦隊。第九第十第十四艇隊。遵預定航路。向旅順口進發。至三日午前二時。各艦先後達旅順口。三河丸先突入港口。佐倉丸繼之。砲臺以探海燈及砲火相防禦。而三河

(1087)

外 事

三十九

丸。則冒砲火破壞其港口一部之防材。遂入其奧深之水道。於中央之好位置。處下錨爆沈。而佐倉丸於港口尖岩之附近。亦下錨爆沈。是時遠江丸江戶丸小樽丸相模丸愛國丸朝陽丸五船。陸續望港口而來。不意愛國丸於距港口約五里許之方面。觸俄之水雷而沈。其指揮官附內田弘機關長青木好次等。俱不知其下落。想亦與船偕葬海底矣。朝陽丸亦因舵機損壞。不能至港口。於黃金山下爆沈。其指揮官則菊向太郎也。至於指揮官本田親民所率之遠江丸。則因衝突港口之防材。船頭望東而沈沒。遂閉塞港口之半部。江戶丸將拔錨時。其指揮官高柳直夫之腹部。被中俄彈而死。而指揮官附海軍中尉永田武次郎代之。下錨爆沈。指揮官湯淺竹次郎所率之相模丸。與指揮官野村勉所率之小樽丸。俱入港口沈沒。是役也。俄之防禦力亦猛烈。閉塞隊員死傷者多。其執收納閉塞隊員之任務之水雷艇隊。收納閉塞隊員。不及一半。餘悉杳無踪跡。且艇隊亦小負損傷。如第六十七號艇。俄彈中其汽管。兵卒負傷者三名。進退殊失常度。得其第七十號之僚艇救之。乃免於難。又如蒼鷹被俄彈傷其左舷機兵卒死者一名。隼艇下士死者一名。至其驅逐艦及他則

(1088)

外 事

四十

俱無恙。而第三戰隊及第一戰隊。於三日午前。相次至旅順口外。掩護驅逐水雷隊。至各處。搜尋閉塞隊員之未被收納者。而大海漂流。求之何處。是亦徒勞往來而已。於是相率整旅而歸。

日本金州丸之轟沈

四月二十六日。日本金州丸被俄艦隊轟沈。金州丸者。載偵察俄騎出沒咸鏡北道情狀之元山守備隊之陸兵一中隊。與第十一艇隊偕向咸鏡道利源方面而北航者也。中隊屬於大阪師團步兵第三十七聯隊。第九中隊畢其利源地方偵察之任務。於陸海共同之下。以廿六日午後六時半。乘金州丸就歸途。與自利源出發之艇隊相偕。時天氣險惡。將大風雨。是夜艇隊遂假泊連湖浦。而金州丸則獨向元山津。午後十一時。進航新浦浦。遇俄軍艦三隻水雷艇二隻。金州丸遂被轟。是日濃霧漫空。咫尺不辨。其轟沈之真相。不得而知。然依廿九日日本大本營之報。則當日俄艦放空砲以恐嚇之。監督將校溝口海軍少佐飯田大主計。八木船長外一名。即降於俄艦。十二時頃。陸軍々人之外。船中殆如無人。陸軍々人。依上官命。不出甲板上靜

(1089)

外 事

四十一

以鎮之。二十六日午前一時三十分頃。俄發射水雷。且裝置爆發藥。如將爆發者。其水雷貫船室。於是陸軍兵登甲板。對俄射擊。死者甚多。其曹長有割腹於甲板上者。下士以下。又多有自殺者。午前二時。俄復將水雷二發。金州丸之機關部。破壞二個。遂漸次陷沒。其在甲板射擊者。捲入水中。有浮上者。則乘船面之端艇。漂流幾無定。以極力西向。午後五時三十分。得達馬養島。下士以下三十七名。又他端艇乘卒八名。二十七日正午亦到拉伊約加西島。後共集新浦。其人夫傭人。則為俄艦所虜。然海軍兵雖有逃免者。而陸軍人。悉戰死。僅有五名携武器而歸云。而依俄海軍之報告。則將校二十八名。卒二十名。人夫八十五名。及乘組海員六十名。以降伏而收之於艇內。其他拒絕者。則與船俱被擊沈云。兩報異同難辨。然要之金州丸之轟沈。有被虜者。有戰死者。則無可疑也。

俄艦之襲元山

海參崴之俄國艦隊。乘港口之結水溶解。南下而窺日本第二艦隊警備之隙。四月二十五日。突如其來襲元山。是日午前十一時。水雷艇二隻。突入元山。擊沈日本汽

(1090)

船五洋丸五洋丸者。商船而非戰艦也。俄國不能與日本艦隊相敵。而乃擊沈商船。以快意。其可憐可憎之狀態。蓋畢露於此矣。五洋丸擊沈後。海參崴之艦隊四隻。出現於元山沖。尋與水雷艇二隻相次退至海參崴方面。

日本大連灣附近掃海及宮古初瀨二艦之沈沒

四月十二日午前七時。日本第三艦隊。達大密口。而解列嚴島。日進。宮古。三艦。行陸上之威嚇。砲擊第二第六第二十第二十一之四水雷艇隊。行掃海之任務。第十二水雷艇隊。十二日早八時。自了却旅順口之封鎖。亦來會於大密口外。直從事測量。午後三時完結測量。第四十七號四十四之水雷艇。沿大密口內西岸。偵察敵壯。且行掃海。用端舟上陸。奪通過大孤山半島八百卅呎之北北西山麓之俄國電線。而歸。更進航於煤密之東方。約二千五百秘達。砲擊陸岸徐山家。與五百五十呎山之中間。有俄步兵約二百。前進。欲待其近接而砲擊之。俄兵據距海岸數百秘達之地。物。而不前進。移時遁去。宮古進入深灣。於勒濱孫角之北西八百呎山。發見有俄之哨尺砲擊。破壞之伏於其後面之俄兵。約十小隊。因之遁走。第四十八號第四十九

(1091)

號兩水雷艇。沿大密口東岸而掃海。午前八時於黑嘴子之南面。發見俄之機械水雷。雖百方爆沈之。終無効。午前二十七分。復試爆沈。該水雷俄然猛烈炸發。切斷。第四十八號艇。即時沈沒。他艇盡其救助。僅出十四名之死傷者。又於黑嘴子與砂砵之結線上。發見三個機械水雷。即爆沈之。第三艦隊午後六時中止作業。歸港於集合地。至十四日辰。第五戰隊及第二水雷艇。達大密口沖。放聯合掃海艇隊於第三艦隊掩護砲火之下。續行掃海。先是俄於十二日在勒濱孫角九百呎之高地。撤去監視哨。乃於太沽山北東六百三十呎山之北東側。新設砲台。備野炮六門。又於同山之側。設掩堡。配置步兵。約一中隊。努力防備。是日日本掃海艇隊。終日往來於俄敷設機械水雷之方面。冒砲火而行其任務。破沈水雷五個。且其艇隊之砲火。亦損害多少。陸上之俄兵。午後四時收掃海隊而歸之際。其宮古艦之左舷艦尾。觸俄水雷。轟然爆發。艦體大破。出死傷者廿四名。三十間。艦即沈沒。至十五日。第五戰隊第六水雷艇。又至大密口。而行掃海。俄國陸上之防備。則增加野砲二三門。屢以野砲及小銃。一齊射擊。日兵一無所傷。且破壞其機械水雷八個。而是日日本初瀨

(1092)

一等戰艦。及敷島。八島。笠置。龍田。等艦。午前十一時頃。監視旅順口沖。初瀨忽於老鐵山之東約十海里處。罹俄水雷。瞬時沈沒云。

旅順口四次之強行偵察

第一次強行偵察 五月二十日。日本砲艦一隊。及驅逐艦水雷艇數隊。以午前一時。迫旅順港口。冒要塞之猛烈十字砲火。試第一回之強行偵察。達其目的。至天明乃引還。砲艦隊受多少之砲彈。而亦無損傷。唯驅逐艇中曉艇。被破裂。彈戰死者海軍大尉末次直次郎以下廿四名。

第二次強行偵察 五月三十日。日本砲艦四隻。驅逐隊二。水雷艇隊二。午前一時。達旅順口外。行第二次之強行偵察。該偵察中第三號砲艦。受俄彈。戰死下士一名。負傷下士卒三名。損砲一門。其他艦艇。一無所傷。該偵察發見俄於老鐵山頭新置一探照燈。其山腹復新二砲臺云。

第三次強行偵察 六月六日。日本續行三次偵察。以砲艦四隻。至旅順港口。外俄以猛烈之砲火擊之。第四號砲艦蒙彈八個。死者一名。負微傷者二名。其他俱無恙。

(1093)

第四次強行偵察 自六月七日夜。至八日晚。日本艦隊於艦載水雷艇八隻。更爲旅順口之第四次強行偵察。俄對之加多少之砲擊。惟八雲艦載水雷艇之下士卒各一名。死者云。

夫冒十字砲火。迫港口而強行偵察。其勇猛不讓閉塞諸壯士。其危險亦不讓閉塞之任務。而日本男兒。慷慨赴之。而無所縮。一次不已。繼之四次。其壯烈誠可畏哉。而日本人謂此四次強行偵察之諸勇士。皆從事於第三次旅順閉塞。因途逢風濤。傳命中止。是爲諸勇士之終。天遺憾故聯以此四次強行偵察以補足其壯烈之本懷云。

(1094)

外 事

四十六



附

錄

荆州同鄉追悼朱君蘭陔文

維年月日。國殤朱君蘭陔既死之彌月。同人等耳之惋惜。乃共開追悼會於東京。而次叙其崖略曰。嗚呼。歐洲人之恒言曰。維彼蒼天。何物皆以予人。惟須納其代價。故披十八世紀歐洲之史冊。法蘭西之大革命。美利堅之離英獨立。國民効其全力於戰爭。殺運方隆。老壯婦孺。搏鬥以殲。暨殪於無故者。巴黎之城十三州。之城尸骨。闐路及其成功。遂產育今日之富盛。強國。爲持籌算其文明之直。何一不以無量之生命相質。而來即左顧近鄰之日本。三十年前。國政素錯。外患乘之。英美之巨艦。麤集於海。置志士躍起以死爭。嗚於國中。蒲山月照之。倫憤鬱。自殪者。不可算數。彼豈憎生避福。好爲無益之死。當國事墮。墮不可收拾。而向以瞻顧遲迴。謀後計前之徒。願身其間。委蛇以當。既衝議論未定。而國爲戾虛矣。吾國數十年來。振鐸以徇國亡。

(1095)

者聲震朝野。而區區七尺之軀。以相徇者其數寥落。尙不建於晨星。滅亡無日。迺起朱君蘭陔。乃粹然一死。以大嘯旂江陵。舉衆人不爲之事。毅然行之。於一身其魄。力豈復恒。常又豈不根素養。而可以俄頃之間。勿卒倖致。然則不曉君之夙行。寧足與論其今日之死。君少磊落坦闊。不好文章。不墨守章句之學。戊戌己亥間。尙居家。斯時江陵風會未啓。故君亦不瞭於世界之大勢。居平於百年來之前賢。獨以曾國藩。黃真固。疆殺富羣疑衆。謗蜚騰。叢集屢挫。仍振奮而任事。故心儀而口揚之。厥後以天津士民於同治七年。攘教屏外。焚法國領事館。法人聯英美以脅中國政府。國藩時爲直隸總督。乃降志相從。殺入罪二十餘人。猶不克止。法入之餓。自後各省教案。輪戮民債。金不憚自屈。長乃臬官吏以順外。入大挫國威。原其禍首。則皆奉國藩以爲模範。貽害靡窮。乃深情而痛。言之維君之意。亦豈欲以一青睞大德。忽銷其平日愛慕之情。前後相盾。且不諒國藩以臨亂初夷。無能外競其曲。抑又在我因而推移。遷就之苦。衰特以後。此三十餘年。猶復不教其民政之排教。一旦事起。則草薶禽。

(1096)

附 錄

二

。以從事外戚。日張瑣瑣。餘子何足責。憤憤於閼。不可遏。乃推姑而突洩於曾國藩。此亦驅於痛悼時事之熱中。所由發也。君既性傲。不樂下人。人亦不敢于以私。而於鄉中。頑紳武斷。張威以漁。齊民者。見輒擊齒。怒憎。奮拳擊之。常挫其陰謀。頑紳束手。志不獲逞。將羣起以毆君。思中傷之者。半於其鄉。王癸之歲。以外執黨迫。而省垣學堂是時頗著名。乃如武昌赴試。倔彊之性。終不能馴。不喜千人。乃至報名見客之事。皆他人代任。未始自往。圓鑿方柄。宜不相入。故一歲嘗三四往。卒未一合。而歸。當癸卯春三月。東三省事。風潮大揚。舉國皆震。省中諸學堂休講。開會謀阻俄約。君方旅鄂。俄前會之夕。兩湖書院。偕來相邀。翌晨。同寫者早起。已不知君何往。時加已未。見君垂首快懷。自外歸。乃環相詢。君則憤述學堂學生有乘是日停講。以觀劇者。言之大痛。君以爲篤舊者。流逆時執。以與之大戰。彼試苦於不知。即有瑕疵。尙猶可諒。自命既爲開明。揭櫫新黨之徽。旌以排革。爲弊身之楯。而聲色私慾。盤樂遊。遊乃至有朝登演說壇。夕作狹邪遊者。當茲創鉅痛深。禍懸眉睫。非殉其萬有之嗜好。以愛國家患孰與。弭乃曾不能忍其一身俄頃之歡娛。而坐視國民奴僕。永劫之苦痛。豈復。

(1097)

附

錄

一

附

錄

三

能。忱。慷。捐。軀。甘。爲。國。殤。此。日。愛。國。我。則。不。信。雖。其。家。族。中。有。關。達。通。兒。踰。閑。檢。者。亦。痛。責。切。詞。不。少。假。借。君。既。痛。鄂。中。學。堂。學。生。之。無。狀。遂。決。志。不。復。就。試。旋。里。後。友。朋。諄。勸。乃。復。至。鄂。居。十。日。以。歸。自。後。即。不。復。適。省。遂。家。居。思。振。地。方。之。自。治。君。既。深。觀。環。球。之。大。執。知。諸。國。之。強。咸。因。民。能。自。治。英。美。之。民。自。治。尤。善。則。國。執。允。隆。故。欲。拯。中。國。莫。若。先。鞏。地。方。自。治。之。下。基。漸。讓。而。高。運。各。地。完。全。之。力。聚。而。爲。新。政。府。見。之。精。確。持。之。尤。力。於。年。少。踴。躍。之。士。空。譚。排。革。者。則。瞠。目。語。難。詰。以。不。克。實。行。君。則。自。於。鄉。中。振。興。蒙。學。以。播。國。民。教。育。自。夏。及。秋。三。月。而。建。蒙。學。堂。五。女。學。堂。一。學。生。殆。及。百。七。十。人。自。任。學。堂。一。講。師。大。暑。熏。蒸。每。日。往。返。之。程。十。里。其。族。之。伯。叔。兄。弟。囊。斯。舉。者。或。少。懈。惰。君。則。愈。奮。並。責。其。伯。叔。兄。弟。不。勇。於。公。舉。皆。感。其。惻。摯。而。忘。其。懣。卒。以。鄉。村。僻。壤。開。化。難。且。皆。貧。困。籌。費。不。易。其。族。人。氣。皆。沮。喪。君。猶。彝。走。號。諄。晨。出。夕。歸。牖。啓。鄉。民。用。終。不。濟。秋。冬。之。交。復。欲。於。其。鄉。團。練。村。衆。俾。知。尚。武。以。應。全。球。之。大。勢。援。國。家。急。家。貧。遺。產。不。盈。百。畝。開。年。已。售。其。四。分。之。一。被。債。已。及。數。百。金。友。朋。姻。婭。勸。彝。走。於。衣。食。君。則。一。切。不。顧。尚。欲。輸。百。金。以。營。團。練。將。助。者。勉。事。復。無。成。惟。

(1098)

不。獲。申。志。於。地。方。乃。以。今。年。春。就。聘。於。安。陸。之。巨。室。弟。子。五。人。束。脩。頗。豐。君。之。三。三。同。志。友。朋。暨。其。昆。弟。亦。於。是。時。渡。東。瀛。留。學。夏。初。得。家。書。知。君。辭。歸。尚。疑。其。性。剛。齟。齬。彈。究。其。實。則。君。自。內。謙。敦。育。不。完。牖。導。其。徒。游。學。東。邦。其。徒。大。動。而。父。兄。不。之。許。君。以。其。平。日。敬。愛。敦。隆。懼。相。倚。賴。乃。固。辭。館。而。以。學。俸。資。弟。子。之。出。以。爲。勸。勵。及。歸。則。嚙。嚙。同。志。風。颺。雲。散。地。方。之。事。終。不。遂。志。觸。目。接。耳。莫。非。羣。盲。而。國。執。彙。卯。朝。不。逮。夕。稍。有。智。識。猶。用。震。悼。矧。乃。肝。腸。內。熱。如。君。者。寧。能。以。旦。夕。安。拂。懣。懣。莫。可。告。語。歷。年。層。積。之。愁。痛。一。朝。大。會。憤。火。中。然。心。焦。肺。灼。冥。惘。大。狂。綿。十。餘。日。悲。歌。大。涕。無。端。而。環。觸。或。憤。恨。奪。拳。以。毆。其。家。人。家。人。以。其。狂。病。乃。環。以。慰。君。而。不。俾。外。出。益。無。聊。賴。則。痛。飲。冥。酣。既。醉。且。狂。其。憤。愈。熾。大。闕。攪。於。家。突。舉。鳩。向。唇。淚。皆。汎。瀾。謝。四。萬。萬。同。胞。以。別。斯。世。我。國。自。古。弊。習。士。夫。率。皆。畏。死。斬。生。雖。今。茲。羣。彘。騁。虐。振。其。暴。力。以。相。摧。壓。中。國。已。爲。狙。上。之。肉。猶。不。速。割。而。乃。霍。霍。淬。刃。以。相。向。操。其。生。死。榮。辱。以。爲。恫。喝。肆。厥。玩。弄。嗟。吾。國。民。甘。爲。僕。隸。牛。馬。弗。以。爲。痛。者。則。可。生。耳。若。猶。識。恥。則。吾。國。若。此。之。生。涯。固。死。之。不。若。然。而。林。林。之。衆。終。不。忍。於。一。決。復。知。報。顏。苟。活。之。不。

(1099)

可。則。漫。以。自。尊。必。得。一。當。大。裨。國。家。以。死。卒。乃。日。靡。月。延。相。率。而。歸。於。無。用。髀。肉。空。生。黎。首。頓。白。徒。使。鄉。閭。里。巷。之。中。增。無。量。老。死。牖。下。之。鬼。於。斯。蓋。棺。之。時。寧。有。可。死。者。存。其。嚙。昔。之。自。命。利。國。者。乃。終。不。可。觀。此。亦。我。國。振。古。以。還。謬。種。沿。傳。建。今。日。而。餘。風。未。沫。者。也。君。乃。舉。其。悸。慄。逃。死。之。情。自。誑。自。娛。之。語。靈。擊。電。掃。空。厥。所。倚。何。然。以。一。死。爲。警。喝。俾。咸。捐。身。瘁。力。以。捍。吾。國。病。夫。庶。其。有。瘳。君。以。裏。斯。苦。衷。冥。然。長。往。計。聞。東。京。同。人。等。撫。時。痛。君。五。內。震。裂。乃。相。彝。走。嘯。告。開。追。悼。會。弔。君。孤。憤。章。君。夙。志。觀。述。因。原。以。箴。後。死。者。英。英。之。靈。儻。其。鑒。茲。

(1100)



荆。州。同。鄉。追。悼。朱。君。蘭。陔。哀。辭
列。缺。霹。靂。隱。麟。東。大。陸。兮。風。雨。飛。灑。神。州。以。縱。橫。羣。狼。閃。閃。談。牙。爭。擇。肉。兮。衆。蛙。困。乎。大。鯨。燕。堂。載。焚。兮。大。厦。將。傾。白。哲。人。種。聯。翩。闔。逼。臥。揚。兮。睡。夢。濃。騰。以。瞿。衆。士。譁。鉤。其。振。起。兮。分。途。揚。乎。微。旌。繫。君。之。產。于。南。都。兮。先。鄉。士。而。盡。醒。瞰。環。球。大。勢。之。日。蒸。兮。惑。斯。土。衰。陵。而。志。不。平。瞻。四。方。其。靡。聘。兮。家。室。遑。遑。又。弗。處。式。奮。厥。力。兮。孔。武。且。侯。關。山。林。于。僻。壤。兮。思。將。牖。其。室。敷。建。學。校。俾。迪。新。智。兮。團。鄉。氓。使。振。厥。武。臚。新。制。其。次。張。兮。鞏。分。權。之。砥。礎。苟。斯。志。一。往。而。不。蹶。兮。又。何。虞。乎。外。侮。何。蕩。浩。劫。之。永。枯。兮。聲。神。靡。之。而。不。去。籲。衆。生。令。同。度。兮。群。蚩。曾。不。悟。一。人。涕。兮。萬。人。舞。一。語。倡。兮。羣。言。聳。恨。復。恨。兮。獨。支。苦。難。復。難。兮。將。伯。助。贊。用。不。濟。兮。事。算。具。舉。時。不。我。俟。兮。病。國。嚙。愈。豈。藍。蔚。高。高。禍。猶。未。悔。兮。何。與。情。警。警。之。不。想。廢。積。薪。而。謂。安。兮。火。燃。眉。其。猶。未。覩。支。那。輿。圖。今。其。易。色。兮。寧。斯。言。之。誑。汝。顧。瞻。吾。土。其。信。美。兮。高。原。塊。以。以。膾。膾。左。阿。江。淮。布。護。其。漫。流。兮。右。皖。我。岷。男。則。而。蟠。怒。蒼。天。賦。茲。瑰。奇。雄。麗。之。河。山。兮。胡。拱。手。持。勝。而。無。悟。元。元。四。億。環。以。萃。處。分。豈。羣。力。之。不。足。苟。奮。翼。而。雄。

(1101)

飛兮大地萬邦其誰禦振古威稜忽竟銷沈兮羣倫誰撥乎重雲霧異族權力摧以壓迫兮舉國會靡藩籬之固紛總總其嬉遊兮一士修震以惺寤肆胼胝勤勤以拯群兮罹衆議之以猜猜雖蜚謗其亦何傷兮哀群生之多淪淪巨災而魂慄兮爰瞋恚以怒號號譁聲咽兮衆萌罔聞萬斛熱血兮不戢自焚右驂接輿兮左轡屈原風蕭條兮白日噓雲霏兮天地昏五內撐塞以紛拏兮若亂緒蟠紉而不可分群氓惟睹茲冥顛兮嗜識羣君心之殷殷維睡獅方迷曹于大夢兮曉前途之叢障匪堪一死以大震兮衆終昏昏以瞋瞋諸國之政變兮咸死士之浩穰殄一身以利群兮又君心之夙想涕泣汎瀾顧茲大衆兮揮手訣辭以神槍摧肝絕腸以永別兮銜憂飲鴆而自喪君之死兮何尤巨萬世兮恆留維左輔日本之維新兮振高風其颺颺志士競殲兮骸骨相蹂躪蒲山自殲兮月照沈流矧吾國之阨危兮匪東邦之所僑邦人視顏無一憤死兮斯赤縣之鉅羞君今其振茲鴻響兮驅東瀛而匹休顧瓜分慘禍其日逼兮嗟喪亂其猶未已群智齊聘其尙靡濟兮又弱一个其焉倚陰四萬萬阨困之衆生而獨躋天國兮累萬世而不視豈獨吾儕情之不恕兮君心

(1102)

附錄

八

其紆軫以屏營啓重棺雙眸兮我知其不瞑排闥闔余上訴兮告以震且病夫之劇苦靈其歸來拯羣元兮迪吾鄉振其勤勤帝愛呢牽挽而莫舍兮降之塵寰又弗許籲天不響兮我心傷悲式表余情兮遺以蘭芝維山之顛兮維河之湄國勢岌岌以日非兮吁嗟禍至之無時日露戰雲橫蔽棕櫚之野兮指神州以爲憐英狼法豹厲牙羣起兮萃力搏乎睡獅臺城日蹙兮膏髓日削敲膚巨痛豈猶未極兮慘禍沛乎日滋國民終古以奴僕兮觀青天其何期生我如此兮譬彼行尸胡不睢眦腐齒愧憤以殛兮俯首諱諱以何爲君獨慨慨以奮決兮寧玉碎齏粉而不全雖爲鬼其猶雄兮振國魂之萎延庶拯邦夙懷其一摠兮民氣震蹕以軒軒前奮恥而播威稜兮凌大圓以高騫吾儕澳忍倪仙以生存兮及今茲其猶未殲不奮趨迅猛濟君志兮死何面目下覲于九淵重曰赤縣陸沉帝天醉兮邦之云亡衆氓睡兮憤火熱中獨狂癡獨軀軀昂群振茲墜兮訇然一死衆睨睨兮民志其蘇疆國勢兮懦士銳兮整夫悸兮累百世兮氣彌厲兮

(1103)

附錄

九

附錄

十



(1104)

東洋通史

價未定

是書爲日本文學士久保天隨所著新州蔡匪東所譯著者研鑽既久蘊蓄又深譯者文筆亦復雋偉書分四大時代(一)漢族生育時代(二)漢族繁榮時代(三)蒙古優勢時代(四)歐人東漸時代上自漢族之移動三代之興亡下至中日之事變北京之攻圍而以黃禍之豫測結之上下五千年縱橫二萬方里治亂興廢之跡必考原委綜始終鉅無不囿細無不函連章無慮數百字數不下百萬光焰萬丈燭人眉目誠史學界必要之書也書分六冊中歷八月出第一冊以後陸續出版今之學者動曰中國無一完全史書今得此書其亦可以償夙願矣

發行所 昌明公司

神州歡夢記

現已付印
不日出書

(1105)

育圖書儀器

里華東路

泰西教育史四角
師範講義二角半
偵探新學三角
生理衛生學三角
舊理化概要一角二
正則英文教科書每冊六角
清俄之將來五角
十九世紀革命時代五角
東洋治安策三角
特種教科書六角半
小學校教育法三角半
最新化學問題解六角
聯語改良一角
其餘兌賣各種不備舉

昌明公司

支店

宜昌城內
鼓樓正街

圖書儀器各種
物理學器械
化學學器械
動物學器械
植物學器械
礦物學器械
各種顯微鏡
各種繪圖器
各種運動器械
各種標本圖說
各種新出圖書
各種學校用品
以上各稱均每日日本東京各
大會社立有持約選物盡美
定價從廉

(1107)

昌明

發售各種教育馬四海上

本公司為湖留學外洋同人及內地同志創辦蓋以歷年以來中國教育界中漸有一綜曙光新出圖書儀器坊間亦間有售者但其目的專屬營利或收昂其價值或年當於實用故影響之及於內地學人動多憾遺本公司未成立以先皆因國人及各同志目擊心憂於各地無圖書無儀器又其目擊心憂於授之圖書儀器非粗率即與非駁雜即簡單徒徒學人之腦力因公舉同人中之曾留學外洋飽飭教育者總理大綱所有債實各種皆親為之檢定此其特色一新出圖書類皆同人中留外洋受授數道以功課餘暇或撰著或編述可決無絲毫圖圖直譯之弊此其特色二近會講學與時俱進凡中國下所石能製造各件又特囑同人在東留學數人按時購送兼調查世界中所出最近最新者速以郵寄借快國人之耳目此其特色三時局之變競爭之劇輸入文明學人商人皆與負有責焉今將本公司所有版權各書奉列於次

(1106)

游學本日要路

白告部待招北湖

自漢口至上海各公司火輪船二等艙客每人約數圓江行三日
上海招待所現集同人綿力於老北門城河濱法工部局間壁六十九號租有大房一間並另請有專人照料新來者兌換日銀買海船船票一切無論老成少年均可免異鄉人情之感
自上海至橫濱日本郵船會社火輪船二等艙客每人三十餘圓洋行六日
未請上海招待所函知東京同人者船開上海之時即自作一書交日本東京支那留學生會館言某日自上海起程投入郵筒船中皆備或交船中分印花一紙信由火輪車居日船至橫濱會館有幹事前往招待一切凡招待員不取費於來游者
自橫濱至東京火輪車費等九角車行一小時即三十分鐘
東京居住每月約十餘圓除學陸軍外不用咨文皆可入學

(1109)

最大植物圖

植物之與人生相關規空氣無軒輊者也羣芳譜本草綱目諧書言之殊詳學者亦多能讀之並能指其某種產何地係何性質若真有一物質諸其前往々弗克舉其名此是蓋

由其圖之不精故每蹈指掌設兵之弊本公司特請精於斯學名家別類分科其為四幅敢決言其為中國從前所未有現已付印不日出售有志斯學者所先觀以為快

一是圖分果類肉類根用類染料類漆質類纖維類粘質類藥用類葉用類有毒類豆類花類雙子葉類單子葉類藻類稻梁粟麥稷類片有關於實用此皆搜採無遺
一是圖用潔包洋紙合成為四大幅每幅寬一尺三寸長三尺六尺勿論學校花廳書房客堂皆適於用即此是學與尋常字畫不同
一是圖視各物質本色着以顏料由七色石即而成鮮明奪目把玩一過幾忘某身在畫中

發行所 昌明公司

(1108)

[所行發總報本]

司公明昌里華東路馬四海上

[所行發各]

橫濱 山下町二百四十番慶振華
武昌 中東書社
上海 四馬路新民叢報支店
四馬路開明書店
四馬路望平街中外日報館
四馬路作新社
棋盤街商務印書局
棋盤街新中國圖書社
四馬路望平街啓文社
無錫 務實學堂帳房
南京 夫子廟明達書莊
東單牌樓啓新書局
江西 南昌派報處
武穴 朱復成
湖北 文明書室
廣東 文明書室
武昌青石橋總派報處

湖北 謙吉土莊
宜昌 南正街令原畫室
四川 成都紗帽街少年學社
北京 公慎書局
天津 李茂林
山西 太原武備學堂毛昌年先生
湖南 礦務總局
寧波 文明書社
杭州 白話報館
北京 有正書局
平湖 文海閣
洋涇鎮 兩宜齋
直隸 官書局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傅崇渠君
四川 成都桂王橋北街吳達權君
四川 成都學道街徐伯庚君
四川 成都南紗帽街安定書屋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印刷者：國
經銷處：中
央

發行者：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帳帳戶一四六一八號
文 物 供 應 社
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之一
郵政劃帳帳戶二一八一號
際 印 刷 廠
臺灣省臺北市大同街一二五號

湖北學生界(漢教)

第一期 六期

(精裝二冊)

定價：壹幣 六〇〇元
美金 一六元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藏本
中央委員會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一日影印初版